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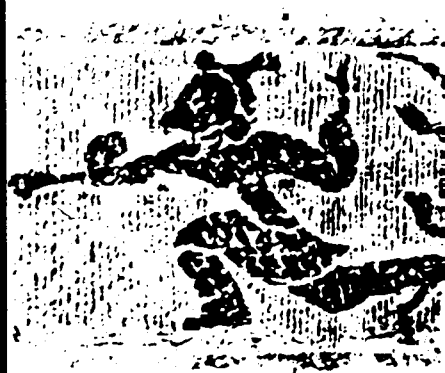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第 31 冊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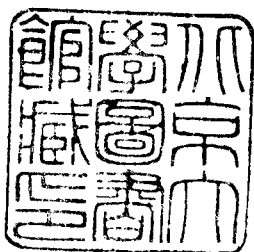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31 册



第三十一冊目錄

| | |
|--------------|-----|
| 朱子年譜綱目卷十二至卷末 | 一 |
| 張宣公年譜 | 一一一 |
| 東萊呂成公年譜 | 三七七 |
| 陳文節公年譜 | 四〇五 |
| 象山陸先生年譜 | 四九九 |

朱子年譜綱目卷十二

漢寧 李元祿 編輯

門人

先生當日倡明道學士之受業於其門者甚衆然以今考之其姓氏里居固多逸而不傳而所載行事亦有詳畧之不同無由以備悉其一時從遊之勝而盡得其尊聞行知之實今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例採其可知者節錄於篇或紀其事蹟或述其講授又或未及門而第見於答問者雖人不一類教非一術要以明先生上繼往聖之統而下開來學於無窮也

黃幹字直卿福州閩縣人受業先生時方大雪白母即行夜不設榻厲學達曙先生嘆其堅苦以女妻之寧宗時奏授將仕郎後知臨川縣歲旱勸糶捕蝗極盡心力調新淦不令而行尋知漢陽軍重庠序先教養惠撫均一民大感悅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民情震恐爲戰守備築城力均費省蕃休遞代整有成法每五鼓坐堂上授濠砦官以一日成筭然後治府事理民訟閱士卒會賓佐已則巡視城役晚猶至書院爲學者講論經史金人破諸關獨安慶屹然安堵繼而大水暴至城卒無虞士民喜曰生我者黃父也丐祠入廬山訪李燔陳宓相與盤旋三峽間俛仰先生舊蹟山南北之士皆集未幾召赴行在奏事除大理丞在位者多忌之罷歸於是涵養既久自得益深弟子往來質疑請益如先生時一時出先生門號高弟者至衆獨幹強毅

有力是任負荷及先生病革作書與訣遺以深衣及所著書曰
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恨矣先生編禮書未成幹續喪祭二禮遂
成全篤卒贈朝奉郎謚文肅學者稱勉齋先生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咸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謁先生先
生告以管子以毅之旨退以名其齋至岳州教授不因
曰古之通材文武兼焉並使習射改襄陽教授復謁先生先生
稱之曰燔進學可畏而直諒樸實處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
燔也凡諸生未達者令先訪燔俟有所發乃爲折衷諸生畏服
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名聞召辭罷守聘爲白鹿書院長諸生
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使幹辦公事會洞寇亂帥
漕議平之燔曰寇非吾民耶有司貪刻激之爲寇耳反是而行
則皆民矣帥漕問誰可行燔自請行乃駐兵萬安易置近洞隅

保之尤無負者馳辨士論以禍福茲皆服改潭州通判真德秀帥長沙府事悉以咨之史彌遠當國燔慨然告歸真德秀魏了翁薦之辭紹定五年上論當世高士李心傳對曰李燔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幹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年七十卒謚文定燔嘗言凡人功業不必任宦隨分及物即功業矣又言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王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攀躋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常不爲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贈直文華閣與黃幹齊名稱曰黃李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先生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

果名齋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推官直德秀爲守以師友禮之曰公晦學遠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與之辨論經史至夜分不倦選入宮僚或告史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既歸危坐終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埃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然常嚴憚之常語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耳所編禹貢集解先生稱許之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聞先生講道武夷欲往從而無資及先生守漳進謁得聞本原之學益自力先生亟稱之曰南來吾得一安卿先生自漳歸且十年淳復至自述所得先生曰已見本原矣所闕者下學之功耳自是所聞皆切要語淳服膺師訓日月積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其居鄉不沽名不徇

俗恬然退守而化及鄉人聲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
慨動人罷守以下皆禮重之嘉定九年以特試赴都歸過嚴陵
罷守鄭之梯率僚屬延登講座淳乃爲四章以示學者一論道
學體統次論師友淵源次論堦夫節目次論讀書次序既歸師
事者益進講解至夜分不倦以特恩奏授廸功卽主安溪簿未
上卒年六十五淳同邑王遇字子合號東湖亦事先生先生稱
其淳篤歷官皆有聲蹟多風節漳人祠先生以淳及遇配焉
劉燾字晦伯建陽人與第炳字韜仲受學於先生舉進士調山陽
主簿轉錄事擢知縣所至講求利弊而興革之僞學禁與從先
生於武夷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計後差知
德慶府修學校糾武勇及入奏言今雖和議願益恐懼修省開
言路以廣忠益振公道以進人才筭邊備以防敵患擢提舉廣

東常平春以半出貨至冬而償常存其半以備緩急又出庫贏錢以補積欠凡五十萬入爲尚左郎官因轉對首言願於經筵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政事之得失出爲浙江提點刑獄多所平反入爲國子司業時僞學之禁未弛煇請以先生所著四書之說勸講復奏慶元以來權倖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恥道喪乞罷僞學之禁又請以先生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監司務儲積禁科歛戢強暴撫善良兩淮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招集流散爲足食足兵之計規畫明備進國子祭酒兼工部侍郎試刑部侍郎時廷臣爭務容默煇首請獎忠讜以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具僚又請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訪求民瘼又請擇沿邊諸將城沿邊州廳使邊民各以什伍教閱

於鄉寓軍政於田里至如罷遣賀正使絕歲幣侃侃正言無所
 回隱會旱應詔上封事言語壅而導之使言人心鬱而疏之使
 通上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或者指為好名要譽而陞
 下信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不卹矣擢工部尚書
 每至經筵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敷陳之卒贈光祿大夫
 諡文簡

蔡元定

已見前

蔡沈

已見前

吳必大字伯豐興國人從先生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
 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為時勢所屈早卒先生甚為
 傷悼曰伯豐有才氣展托得開為學精苦看文字曉解明快方
 望此人有所成就可惜可惜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先生曰只是一箇勉強然變化氣質最難

輔廣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淳謹勤恪先生謂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戶自守味衆人之所不能味

余大雅字正叔上饒人問先生大雅不免有周羅事之心先生曰此正無切己工夫若自己會實做工夫則如忍痛然自己且忍不暇何暇管他人事

陳文蔚字才卿上饒人先生曰趨翻却舡通身下水裏去文蔚始有所悟

李闕祖字守約邵武人先生曰守約兄弟太拘謹更少放寬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

葉賀孫字味道括蒼人居永嘉少失怙恃既壯習科舉文不肯安

心於彼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不忘及從先生問初學心
下恐空閑未得先生曰才要閑便不閑才要靜便不靜因請問
語聲末後低先生曰孔子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不好
含含糊胡不能到正大光明說話須是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
是非

潘時舉字子善天台人雖在憂患之中然亦看孟子一二章先生
謂之曰凡爲學有兩樣一是自下面做上去一是自上面做下
來自下面做上者便就事上旋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
極處亦只是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大體却自此而觀事
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
會做工夫者須是從大本理會將去便好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母死憂痛無所措讀西銘見說乾父坤母

遂棄科舉家事盡付妻子世務絕無累求見先生下燕子克己
氣象先生曰如寶君說話別不用心於外讀書如煉丹初時烈
火煨煞然後漸漸慢火養讀書初勤敏着力子細窮究後來却
須緩緩推尋反覆玩味道理自出文卯病在貪多欲速問克伐
怨欲自察得却絕少先生曰克伐怨欲亦不要去尋求勝他如
此則胸中隨從者多反害事只此便是克伐怨欲只是虛心看
物物來便知是與非事事物物皆有箇透徹無隔礙方是才一
事不透便做病

萬人傑字正淳興國人氣質甚美先生曰正淳之病大概說得渾
淪都不曾嚼破殺子若是實識得便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
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此做
頭底方可無疑慮

楊道夫字仲思建寧人問人之心或爲激觸或爲利欲所誘初時克得下不覺突起更不可禁禦雖痛過之卒不能勝或勝之而已形於辭色此等爲害不淺先生曰只是養未熟耳又問處鄉鄰宗族見他有礙理處欲與之和同又不便欲正己以遠之又失之孤介不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道夫拜辭先生曰更硬着脊梁骨

徐寓字居甫永嘉人庚戌初見先生於臨漳先生曰寓讀書看義理須是開豁胸次令磊落明快恁地憂愁作甚底亦不可先責效而今且放置閑事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居甫緣是弱自說臨事而懼孔子自說行三軍自家平居無事只管恁地懼箇甚麼若只管懼了到合說處都莫說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先生曰今之學者有三樣人才一則資質

渾厚篤於道理上不甚透徹一則儘理會得道理又生得直是薄一副資質雖厚却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當不起要箇恰好底難得如公資質何不可爲只爲源頭處用工較少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及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公年既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

甘節字吉父臨川人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爲之如何先生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

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黃義剛字毅然臨川人初拜先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奈何他公自知過則講書窮理便是為學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

襲蓋卿字夢錫見先生於長沙郡齋諸生請教者七十餘人或問見教讀書要涵泳因看孟子七篇只論心如此看是涵泳否先生曰某說涵泳只要子細尋繹令胸中有所得如吾友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士友曰涵泳乃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亦不用解說所謂涵泳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某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閑說閑講全不是自做工夫使人說學是空談全無意思

湯派字叔永丹陽人先生說公讀書如騎馬不會鞭策得馬行撐
艇不會使得艇動

林夔孫字子武三山人初到命作堂長先生謂公既久在此可將
一件文字與眾人共理會立箇程限使敏者不得先鈍者不得
後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益

曾祖道慶元丁巳見先生於考亭先生曰甚荷遠來然而不是時
節今黨事方興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礙公進取時如
何曰此是自家身己上進取何足議曰可便遷入精舍

沈侗字莊仲永嘉人先生曰某常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
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會深去思量當
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敏
底人又却做那鈍底工夫方得理會這一件須是理教透徹無

些子疑滯如兩軍廝殺搥起鼓了只得拚命進前有死無二方
有箇生路更不容放慢若纔放慢便被他殺了

程端蒙字正思邵武人先生聞其死哭之哀云正思可惜有骨肋
有志操

周謨字舜弼南康人問謨於私意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
用力克除先生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
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天理在人亘萬古不泯恁甚蔽錮
而天理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只於發見
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自戕片段到天理純熟私欲自然消散
若專治私欲不能充長善端則私欲日相鬪敵縱一時披伏得
下又當復作矣

魏椿字元 建陽人先生曰今學者看文章先立私意主張亡說

借聖人言語做起頭把己意接說將去不知自孔孟後千數百年間讀書底不仔細把聖人言語畧思看是如何人一日間起多少私意多少計較都不畧畧同心轉意把聖賢思量不知在天地間做甚麼

章伯兩字蜚卿旣寧人以書謁先生有棄科舉之說曰放得下否曰欲放下曰才說欲字便不得須除去欲字公大抵容貌言語皆急迫須打疊了令心下快活口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

鄭可學字子止莆田人先生曰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可學問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泰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只是計些小利害愛些小便宜一齊昏了自家只立

得大者定其他物欲一齊走退

王力行字近思同安人先生誨之曰若是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
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
下

滕璘字德粹新安人與弟璘皆從事先生璘問在四明守官要顧
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顛忌只是拚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
是志不立却隨利害走了立志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
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
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然此是大端其間讀書考古驗今皆不
可廢

周明作字元興建陽人問事有最難底奈何先生曰亦有數等或
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

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概只是要見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是有
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
又有一等人情風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攪攬凡
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奈何有合當住不得
底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人心紛擾真箇是難把
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這箇不干別人事雖
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
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

楊與立滿城人道夫從兄先生曰讀書須是件件讀理會一件了
方可換一件若不與逐件理會雖讀到老依舊是生底如不曾
讀一般如喫飯不成一日都要喫得盡須與分做三頓喫只忌

地頓頓喫去知一生喫了多少飯讀書亦如此
鄭南升字文振潮州人先生曰看文字須以鄭文振爲法理會得
便說出待某看他甚處未是理會未得便問又云文振能平心
看文字看得平正周匝只無甚精神

楊至字至之泉州人先生與書云要須反己深自體察有箇火急
痛切處方是入得門戶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閑過日月向後無
得力處莫相怪也

胡泳字伯量南康人問每日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
靜越不靜先生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
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纏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思慮
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
便是正

吳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
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不敢對
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
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曰須將中
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仔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
掇過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着問人先生問壽昌子見
疎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
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會敢應
會先生爲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
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麼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裏許先生曰
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謾先生曰我則異
於是越明眼底越當面謾他

楊方字子直汀洲人先生曰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虛間便出
來如看書欲都了之意是也

包楊字顯道建昌人先生曰讀書須是子細今江西人皆是要偷
然自在才讀書便要求箇樂處這便不是了某說若是讀書尋
到那苦澁處方解有惺悟康節從李挺之學數而曰但舉其端
勿盡其言容某思之它是怕人說盡了這便是有志底人顯道
曰只據見底書讀先生曰聖賢已說過何待更去理會他但是
不怠地怠地都不濟事次日又言昨夜睡不着因思顯道怠地
說不得若怠地便不是自強不息處道理人最是怕陷溺其
心而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
務求博雜陷溺其心

劉砥字履之三山人問有事時須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先

生曰無事時亦只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思慮難一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劉礪字用之問應事接物未免有礙理處先生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檢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矣李輝字晦父問論孟疑處先生曰今人讀書有疑皆非真疑某雖說了只做一場話說過於切己工夫何益道理本無形象須體認之可矣

陳芝字庭秀問每常讀書須極力苦思終爾不似先生曰也無大段可思聖賢言語本平鋪說在這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所學以求人知人不見知果能不慍否至孟子見梁王便說箇仁義與利今但看自家所爲是義乎是利乎向內便

是義向外便是利此甚易見讀書是自家讀書為學是自家為學不干別人一縷事因誦子張問達一章語音琅然氣節慷慨聞者聳動又曰今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查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

黃灝性行端潔以孝友稱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從先生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先生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仕終直寶文閣

林用中字擇之先生曰此人曉事到他已分事事却暗

楊通老先生與之說讀書未能讀從後面去且溫習前面已曉底一番看一番別又謂須於事上窮理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

自然錯了

子升問遇事心不存之病曰只隨處警省收其放心收放心只在自家俄頃瞬息之間耳

蕭兄問心不能自把捉先生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問持志如何却又主張曰志是心之發豈可聽其自放而不持之但不可硬守之耳

先生語黃敬之曰文字寧是看得淺不可太深蓋淺近雖未能到那切近處更就上面推尋却有見時節若太深遠更無回頭時又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只在箇懦弱須是便猛勇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

看易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

彭尋彭蠡初見頗自言其居家實踐等事先生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人

器遠言見陳先生說只就事上理會較著實若只管理會道理少間流入於空虛先生曰若不就自家身心理會教分明只道有些病痛不妨待有事來旋作安排少間也把捉得一事了只是有些子鏽縫少間便是一箇禍端這利害非輕假饒你盡力極巧百方做去若此心有些病根只是會不好

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前枉費許多工夫先生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若理會得原頭正到得看那許多方有辨別如程先生與禪子讀碑云公所看都是字某所看都是理似公如今所說亦都是字自家

看見都是理

李周翰屢歎時文之累先生曰讀書才說要做文字使此心便錯了因舉在漳州詞訟訖有一士立庭下待詢問乃是要來從學君泉州父母遣學舉業乃厭彼要從學某以其非父母命令且歸去得請再來始無所礙然其所見如此自別

先生語陳公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攪動他別底今人讀書多是從頭向看到尾都攪渾了

先生謂劉學古曰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廖晉卿請讀何書先生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不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

閻邱次益言嘗讀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先生曰他本平鋪地說

在裏公却帖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面可知是恁地康節詩云
真樂攻心不奈何某謂此非直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
樂何嘗恁地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爾曰塗人却無許
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地叫喚來

邱王甫作別請教先生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人却
聽得頑韃了不曾真箇做如某文字說話朋友想都會見之想
只是看過只是將身掛在義理邊頭不曾真箇與之爲一須是
決然見得未嘗離不可相捨處便自然着做不能已也今學者
自不以爲飢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爲渴如何強他使飲

江元益問門人誰爲勇者先生曰未見勇者

先生曰鄭履仲之學只管從小小處看不知經旨初不如此觀書
當從大節自處看

余宗傑字國秀問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
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
於敬而無失上用工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
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
一是一二是二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
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
是箇白底虛靜而今須是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
則八牕玲瓏無不通融不然則是守定那裏虛靜終身黑淬淬
地莫之通曉也一日又問宋傑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工如兄之
子常欲愛之如已子每以第五倫爲鑒但愛子之心終重於愛
兄之子曰常欲二字即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
則所處厚薄雖有等差而不害其理之一矣

方叔弟問尋求古人意思先生曰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

先生曰看文字不可過於疎亦不可過於密如陳德本有過於疎之病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蓋太緊密則少間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開濶看

先生曰劉淳叟方其做工夫也過於陳正已及其狼狽也甚於陳正已陳正已輕薄每事只說道他底是他資質本自撈攘伯恭教他時只是權數笑云向前見他門人有箇祭文云其有能底則教他立功名作文章其無能底便語他正心誠意

先生謂杜叔高曰學貴適用

先生謂魯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

戴明伯請教先生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

之心即天下之理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道理明也道理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了一隔須逐旋揩磨呼喚得歸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某見說不會底便有長進不長進者多是自謂已理會得了如此則非特終身不長進便假如釋氏三生十六劫也終理會不得

包詳道來書言自壬子九月一省之後云云先生謂顯道曰人心存亡之決只在出入息之間豈有截自今日今時便鬼亂已後便悄悄之理聖賢之學是措措定定做不知不覺自然做得徹若如所言則是聖賢修爲講學都不須得只等得一旦恍然悟去如此者起人僥倖之心

直卿告先生以趙友裕復有相招之意先生曰看今世務已自沒可奈何只得隨處與人說得識道理人亦是幸事

季繹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決於先生先生笑而不答良久云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

先生看糊窗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繹云要好看却從外面糊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

王子台出門有礙之說先生曰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事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纒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

答廖子晦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特以自比則亦可以稍安矣始者甚昇其說以爲何

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閣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宅厮崖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母爲後人差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纏被對移宅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熹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措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長壯丁亦

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乎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幾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叅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雖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議副未盡鄙懷故復布此試反覆之當自有判決矣

答楊子願書中所說猶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爲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

更說甚克已後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粗疎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

答吳伯豐爲人繫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却費調護求寃假所屈愈多也

朱飛卿問某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避耳先生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自處矣

答潘叔昌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爲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東漢誅宦官嘗細考其事

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就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是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寶只謀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李孝述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首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

陳安卿問貧者奉寧有費財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先生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之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陳孔碩字膚仲有用度不足之憂先生曰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蓋言撙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

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

答許順之閣中安好想亦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修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又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畧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亦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陳明仲示喻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漸見功耳

熊夢兆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先生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又問待人接物之道如何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

先生曰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已見不肯自將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煨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繹之說正謂此耳

潘友恭字恭叔問驕吝二字平時作兩種看先生將吝字看得重則工夫全在吝上先生曰此義亦因見人有如此之弊故微發之要之是兩種病彼此相助但細看得吝字是陰病裏証尤可畏耳

答胡伯逢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

歟知言亦曰道存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
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
也

先生與李敬子論繼父出母曰不共戴天謂父母見殺而其人
死者耳移之於此似非其倫若果如此則禮經何爲而制服耶
夫死而嫁固爲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則爲之
制服以處其子而母不得與其祭焉其貶之亦明矣

答安仁吳生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
知志尚之高遠爲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
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爲見教
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爲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
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

使則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
鬼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
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
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
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
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遽肯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
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
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
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城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
紙簡筆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
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答路德章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詞議論上用工多於性情義

理上用工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而所向無非崎嶇逼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狗之中觀之固亦是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他人尤更重害此又咨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卽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閑說話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維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忖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恨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

德音系年 卷之二
德章而已也若只用粗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剷除
麟甲聞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更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己
而屈人也

答孫仁甫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
以爲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
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
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
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
以消磨其飛揚僥疆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
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
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月間致其下學之功讀
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寔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

隨處肯覺收歛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
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
而不得有所就也

答陳廉夫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
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
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
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
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
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日
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
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有益
也

答蔡季通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李堯卿問事來斷制不下先生曰便斷制不得也著斷不成掉了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

朱子年譜綱目卷末

漢寧 本元祿 重訂

補遺

此譜原本因福建坊友請刻版於閩汀當時屬稿未定不應輕
諾其請故其中不惟次序多有未安而遺漏尤爲不少今吾柳
復行刊刻於是再加考訂次序未明者移之遺漏者增補之較
之前本似稍完善然細閱之又復不免尙有所遺奈版本已成
不容改易乃訂爲補遺一卷以附於十二卷之末庶覽者得以
彼此參觀而詳察之或書坊後來續刊可照此卷所錄附入各

卷之中至此外不無仍有闕畧未備之處則俟異日尋究續出
蓋先生之道著見於文字者廣大精微未易悉究顧欲以膚末
之學妄爲提挈宜不免於掛一而萬漏也惟是兢兢致慎以竭
吾管窺之見云爾嘉慶壬戌冬至日元祿書

講座銘 紹興二十三年新安朱熹仲晦來爲吏於同安而兼領
其學事越明年五月新作講座以臨諸生顧其所以作之意不可
以不銘銘曰

師道絕塞以圯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師文不在茲
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嚴厥臨孔昭式訛爾瞻

先生此時不過小試其端凡有興作皆未應大書第詳列於
目以見雖年少官卑而經綸事業已見其概使得大用於世舉
而措之亦猶是爾

右補二十五歲

日

卷一

幸二十

四歲

與諸生

與李敦

後披

前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
有事焉神明厥德

右補二十七歲目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帖後

先生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
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表方外之
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
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
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
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大史談輩亦皆主之
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

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
即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老子之學知其雄守其雌爲
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
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嘗見畫
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
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
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
之術全是如此閑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此其所
以乖也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
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 列子本楊朱之學
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 老子極勞攘

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爲清淨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事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蓋他能煉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唯有那些清虛之氣故能升騰變化漢書有學神仙尸解銷化之術看得來也是好則劇然久後亦須散了 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可學云天下有許多物事想極物自入來曰然 今極卑陋是道士許多說話全亂道如佛經本自遠方外國來故語音差異有許多差異字人都理會不得他便撰許多符咒千般萬樣教人理會不得極是陋 楊墨卽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

可闢異端之教漢魏以後只是老莊之說至晉時肇法師釋氏之教始興其初只是說未曾身為至達摩面壁九年其說遂熾○西漢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老莊之說來鋪張直至梁會通間達摩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爲可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宋景文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老莊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二十四章經到東晉便有談議到後來談議厭了達

摩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概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又夾插其間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然又只盜襲莊子之說及達摩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措注之間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三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佛氏之學亦出楊氏後來達摩過來遂去面壁九年只

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
附入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
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
○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
須是與他精細理會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
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
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便
可升天 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而以
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
須要見得爲已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故一
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
時有司見渠如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

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刑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又曰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又有翻轉不如說說時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

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辨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若是專一用心於此則自會通達矣故學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泰學事畢莊子亦云用志不紛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爲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處否曰然他只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昔有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否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

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濶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
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禮者都不管矣且如
子天性也父被他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
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
自覽四家錄有些話說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
助念方始各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
正事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佛氏磨
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
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
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性人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
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識得這理一節便
認知覺運動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

之謂性之說也。倘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概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它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箇。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拾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說存心養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

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佛專門中不舍一法他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亦是只是差處便在
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
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彜無不各具
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物事無是非無分別橫底也是豎底也是
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禮而視也是此性以禮而視也是此性少
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實底
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
真只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
慚隱羞惡辭讓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
不周無所不遍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遍然眼前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遍了更說甚周遍他說治生產業者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來極濶只是其寔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矍矍說得本不如此廣濶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那箇物事沒理會捉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

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
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却請兩箇僧
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只是依自家底做
少間自見得他底低 道之在天下 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
高妙去蓋自老莊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聞闖在天地間後來
佛氏又放開說大決籓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
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爲然一
語一言可取亦足惑人况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
人便不被他惑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
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
來疎畧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没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以爲有箇
悟門一朝入得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現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

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 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禪學最害道老莊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有淺而深者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異端之害道如釋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救也

援以上三十三段言異端流傳之久愈說愈精學者所以陷溺愈深之由

右補因十六歲陸子靜來會目陸氏之學貽害不淺一按之
後

齋居感興二十首

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遠音節豪宕非當世
詞人所及如丹砂青空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
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
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
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
不能探索微眇追跡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
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昆侖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
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宜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

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
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
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
誰言混濁死劫詎驚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
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
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
珠藏澤自媚玉韜山含暉
神光燭九垓元思徹萬微
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
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
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
崩奔不自悟馳驚靡終畢
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
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
况復王風降故宫黍離離
元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
祥麟日以踣反袂空漣洏
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
王章久已喪何復嗟嘆爲
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
拳拳信忠厚

無乃逃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
乘時起陸梁當途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
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
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啟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倫
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
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述至公唐經亂周紀
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
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
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卒

微月墮西嶺爛然象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
樞軸透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
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歎嘆日躋
穆穆歌敬止戒癸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
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元渾周
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隕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
勤行當不息敬守恩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
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聞有遺歌程子晚居龍門之南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綱偉哉鄒孟氏

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再煥炳
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元享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
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
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
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西方論綠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
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躋彼榛棘途
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鬻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叙旣昭陳
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

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
雞鳴成盛櫛問訊謹暄涼
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
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
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
庸言戒癡誕時行必安詳
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
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
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
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
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
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立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
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溫清
彼哉夸毘子咕囁徒嗽喧
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
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
發憤永刊落竒功收一原

按後人以唐賢之詩可繼三百殆未明邵子自從刪後更無詩

之意求其發明性命道德之旨而合乎物則秉彛之訓其惟先生之所作乎而胡澹菴乃僅以詩人目之是欲以先生與唐人風雲月露之詞相較也今錄感興二十首於詩傳成之後以明繼三百篇者惟先生之詩爲足以當之

右補四十八歲詩經集傳成目跋同谷七調之後

易五贊

原象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義仰觀俯察竒耦既陳兩儀斯設既榦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竒加以竒曰陽之陽竒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竒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竒竒而竒初一日乾竒竒而耦兌次二焉竒耦而竒次三曰離竒耦而耦震四以隨耦竒而竒巽居次五耦竒而耦坎六斯覩耦耦而

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坤八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明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及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述旨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闢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爻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

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鈞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
流淫於術數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
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
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無
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
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仰鑽沒身奚測奚究
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
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手于几取右一著掛左小
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扚初扚左手无名指間
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扚之竒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
此掛扚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或三亦如之竒皆四八三變

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于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居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

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
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爲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
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于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通其
乎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是斯踐母寯以略母密以窮
母固而可母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
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
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
氏繼周紹孔與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啟以俟後人小子狂簡
敢述而申

右補五十七歲易學啟蒙成目啟蒙序之後

孝經刊誤成

今文孝經河間顏芝所藏漢初其子貞出之凡十八章古文孝經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壁得孔鮒所藏尚書論語及孝經皆蝌蚪文孔安國以古隸寫之凡二十二章自是以來鄭康成注今文馬融宗孔傳諸儒傳誦不知經傳之別亦無有覺其非者至先生始加刊正自經之首至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合爲一章并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爲孝經之本交其下或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而又刪其襲取增加者而易其篇章之先後然後夫子與曾子問答之言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貫通學者復見經文之舊而傳亦得依經以次明焉

熹嘗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贊之沙隨程可久交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右綱目補五十七歲易學啟蒙成後

自秦焚書經籍不全無由考較爲學次第班史雖說小學大學然不見其間節目之詳學者各執己意鮮不背於古人先生以幼不習於小學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不進於大學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故參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其綱領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明倫

之目五曰明父子之親明君臣之義明夫婦之別明長幼之序明
 朋友之交接身之目四曰明心術之要明威儀之則明衣服之制
 明飲食之則稽古則載三代聖賢已行之迹以寔立教明倫敬身
 之言是為內篇其外篇嘉言善行兩類則載漢以來賢者之言以
 廣立教明倫敬身賢者之行以寔立教明倫敬身由是以入大學
 得進乎明德新民以止至善其次第分明綱目詳備俾學者不迷
 於入德之方

右補五十八歲小學書成目

前目考據未詳當以此易之

記論性答蘖後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
 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眾賢心亦
 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為天性之妙
 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羨之善而不與惡對

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卽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卽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欽

夫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擇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
 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乎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髮一作息處夫
 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為有失而詞
 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
 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為本
 以仁配義則義為質乃無病耳此藁中間亦屢有改處今不能復
 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云壬辰仲秋日書

右補六十歲中庸章句或問成目答欽夫書之後原節錄一
 段宜刪

書臨漳所刊四經四子後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準陶謨
 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戲絜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
 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

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亂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秦誓上秦誓中秦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

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始務沉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傳會於其所難者云
紹熙庚戌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詒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

初猶矚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謹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諾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旨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感也近刻易書詩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紕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緬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寢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倣呂氏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尙有以成吾之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書

四子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
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
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
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各物訓詁凡例之
間老師宿儒尙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
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
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
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
以先後之且者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
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
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
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

於臨漳郡齋

右補六十一歲刊四經四子目告文之後

壬子三月二十七日聞迅雷有感

誰將神斧破禎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斷
答羣心

右補六十三歲目

先生曰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

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口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古禮繁縟居今而欲行古禮恐亦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合有節文制數等處足矣古樂亦難遠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嚙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製撰樂章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人主待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緣其儀皆在其具并存三千三百較然可知故論說其義皆有依據若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於上面說義是說得甚麼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合節文度數一一著實方可推明其義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此子私意便粉碎了君舉所說某非謂

其理會不是只是次序如今人須是理會身心許多聖人亦有說賞罰亦有說兵刑只是這箇不是本領 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折章句而附以傳記元來典禮淆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滾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為檢人舞文弄法迷罔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小助也 問所編禮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源流豈能一一盡行後世有聖人出亦須著變如今若考究禮須是一一自著考究教定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

右補六十五歲乞修禮目劄子之前

原劄後節錄一段宜刪

蒙恩許遂休致陳昭遠丈以詩見賀已和答之復賦一首

闌干首藉久空盤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姦黨籍向來羞辱
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閑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明
年太歲又湑湯昆澹建隆庚申距今已未二百四十年矣當記年
百八十年矣數息久之銘佩先訓於今甲子又復一週而喪病零
落無以少塞臣子之責因和此詩并記其語以示兒輩爲之盡然
感涕

右補七十歲致仕日告家廟文之後

址辰辨 帝座惟在紫微者据址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
有址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之爲樞如
輪之轂如磴之齊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
在翼天南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址距天極
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
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

曰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禮而四齊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寫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

九江彭蠡辨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址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爲是旣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寔是否爲也是以爲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爲九或曰有小江九址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

所滙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滙而出爲北江江
既會而出爲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
淺原則但以爲漢歷陵縣之傳易山在今日爲江州之德安縣而
已如是而言始爲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寔攷之吾恐其
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
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
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
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
許而數其九也况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
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
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當爲幾千百
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吞吐

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滙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於隆興府之址瀰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址過南康楊瀾左里則兩岸漸迤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址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郤而自豬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滙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曰過曰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漢陽軍大別

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之址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址會以寔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滙爲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一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渚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爲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爲病者爲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計較毫分於齒頰間以爲茗飲一時之快也嗚乎彼以是而爲說者亦可

謂童駭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溱沮涇渭伊洛灑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又九江之鑿吾既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湖口入滙之處又當各分爲二以爲出入之所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楫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賭所謂中江址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卽今之涇州古之敷淺原卽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址而今所謂江州者寔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址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

址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寔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於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廡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脉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攷者既昏憤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爲之遷就穿鑿以蓋其失者則其乃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

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國初胡秘監旦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予旣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寔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爲甚而兗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疏故河之患於此爲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蒞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深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卽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

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
 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攷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
 去東滙吐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
 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
 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澁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
 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
 路以至於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盡常竭之例也
 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他書攷之則山海
 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本注云一作鄣今按丹陽故爲鄣入江彭
 澤西本注云彭澤今彭澤縣漢志亦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吐入江蓋
 陵陽者丹陽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乃
 在徽饒之境疑與陵陽腹背相直故廬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

卷之三 補遺 五 夜參齋

址折以為鄱餘二水遂以會於彭蠡而入於江也及其入江則廬
 山屹立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為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
 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
 彭蠡安得為無原而必待漢滙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為郡領縣
 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
 八鄱陽鄱水餘干餘水艾修水塗淦水南入大江者一贛豫而湖
 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
 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
 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原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
 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
 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為一水而一東
 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即為

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緝於彭蠡而別爲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爲湖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但見其爲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爲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址象水皆會豬爲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得而專也至如鄭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址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也嗚乎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揚而見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儒乃有過爲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逾于河而以爲導岍岐荆山脉使之度河以爲壺口諾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

其謬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今論藝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脉言之則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河址諸山本根脊脉皆自代址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道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東度而反爲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亦有襲其謬者以爲衡山之脉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蓋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

者則包湘原而北徑潭袁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盡於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豈衡山之脉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爲敷淺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楊州之三江卽爲荊州之北江中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潛冒江南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它人之所及是亦巧極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變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疆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寔有二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尙可攷也因并論之以俟來者有以質焉

皇極辨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

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址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論其他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

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攷其禍福於人如孽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覲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

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
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爲爲
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
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
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
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
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
人之有能華而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
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
實也其曰無虐斃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
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利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所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循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

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
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
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彞是訓于帝其訓云者
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
天之理而不异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
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
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
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
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至尊矣是書也
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
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

言者然嘗試虚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舍宏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舍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誤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乎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始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白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攷其出於人心者又

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馮當可字時行蜀人博學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願陛下遠便佞疎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其論皇極深合鄙意然則予前所謂千有餘年無一人覺其謬而正之者亦近誣矣保野人志士無及之者而文士反能譏之豈汨沒傳注者不免於齟齬鐘訛而平心誦味者有時而得之文字之外耶慶元丙辰臘月甲寅東齋南窓記

右補七十歲命蔡沈作書傳目答仲默書之後

續補

壬寅九年五十三歲奏巡歷事件

奏狀

臣自正月四日起奏疑誤紹興府迤邐巡歷有合奏闕陳乞事件
今具下項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兩狀所奏及今所陳事理再賜官
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庶幾儲備稍豐官吏
更敢放手救活飢民其作捺湖埂亦係一縣新年農事利害之大
者并乞特依所乞早賜給降不勝幸甚

一臣初六日到三界鎮見有餓損人口頗多其死亡者亦已不
少七日至嶧縣八日至本縣清化孝節鄉所見尤多飢羸尤
甚據其稱說皆自八九月來闕食至今其死亡者不可勝數
道殣相望深可憐憫臣謹已再於昨蒙給賜錢內取撥五十

貫付紹興府通判吳津令收拾賑給嵯縣新昌及三界鎮一帶病困之人庶幾稍獲安存未至一向死損但恐錢少不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初九日入諸暨界所有縣之東南一帶山鄉所見病損人數絕少問之鄉人云是去年稍得收成去處却見令佐鄉官稱說縣北湖鄉一帶接連蕭山病死人多不減嵯縣臣亦再撥給賜錢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劉侯令收拾諸暨蕭山病困之人及根刷到勸諭上戶賑糶米未曾出糶之數尙有四千餘石已牒通判劉侯及本縣催促赴場增添人戶每戶除單丁外更與一口收糶及有人戶陳訴乞借官錢及早修捺湖埂緣臣曾與帥臣王希呂連狀奏乞給賜錢內借撥三千貫應副所有三項錢米雖已支撥尙恐數少未足支用伏乞

睿照早賜拯濟

臣十三日入婺州界以後事體續具奏聞大抵婺州災傷比之紹興府分數頗輕州縣措置亦似稍有倫理伏乞睿照奏狀

臣昨按視紹興府嵊縣諸暨縣已具事目奏聞訖續於正月十一日入婺州浦江縣界歷義烏金華武義縣由蘭溪縣界入衢州龍遊西安常山開化江山縣今有合奏聞事謹具下項

一婺州諸邑蘭溪水旱相仍被災最甚金華次之而境內馬海白沙一帶爲尤甚其他又次之惟永康一縣爲稍輕大槩通計比之紹興府諸邑事體殊不侔然諸縣措置不無乖謬以臣所見武義坊郭已有飢民而訪聞蘭溪金華山谷之間流殍已衆幸今守臣錢佃頗能究心料理專委通判一員往來

檢察請到鄉官五員日夕商議計當不至大段闕敗臣尙恐其所有錢米不足支用已於昨蒙聖恩所賜錢內取撥台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本州糴米糶濟伏乞睿照

衢州常山開化水旱最甚江山次之西安龍遊又次之通計其實不減婺州但緣當時州郡吝於檢放常山開化係災傷極重去處而常山所放僅及一分六厘有奇開化又止一厘一毫而已故文案之間但覺災傷輕可而兩邑之民陰受其害不可勝言聞得歲前死亡已多今之所見羸餓之民亦有甚於婺州諸邑者西安雖輕於兩邑而聞芝溪一源向來俞七俞八作過去處人民已極困悴加之守倅皆已逼替吏民解弛無復條貫臣竊憂之已輒行下本州所得朝廷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賑濟專委曹官兩員鄉官三

員分縣措置收拾飢餓羸困之人貌驗支給伏乞睿旨

一婺州諸邑有災傷稍重而巡歷未到處回程當一一點檢別

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飢民以下各條內奏巡歷合奏聞一條已作提綱不

錄可重

答劉晦伯書 到此半年云云

上宰相書 六月八日具位云云

進職直徽猷閣

有短先生者帝謂王淮曰云云

先生曰而今救荒甚可笑云云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淳熙辛丑云云

除秦檜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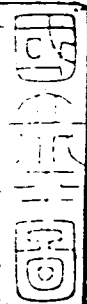
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云云

按前本叙浙東救荒事太畧未足以見當日究心之實今補提
巡歷事件并移置提綱及分註庶稍明備

朱子年譜綱目卷末終

自敘

宗林溺於俗學有年矣近始讀朱子書而篤嗜之宋
時講學之殷與朱子往還最契訢合無間者首邈張
子南軒呂子伯恭世以朱張呂三子並稱繇是而攷
三子之年譜朱有李果齋李古沖洪去蕪王白田數
家呂有門人所訂載入本集南軒張氏獨付闕如嘗
攷南軒壬辰以還學駸駸焉而底於成與朱子庚寅
拈出程子涵養二語大指始定若合符券使天而永
其年其所造詣或不出朱子下南軒致朱子書云兄
閑中得媻精於文字間殆天意也朱子亦於南軒之



述爲文祭之以至於再低徊此語而不能置學繫於
年之說不其然歟讀南軒集既竟竊不自揣編訂成
譜首事實次引證件分條繫不相襍厠學問政事出
處行誼苟有据依無不刪緝至於言關忠告雖遺議
皆所當書事類舞雩卽游觀亦所不廢後爲增錄則
以它書有涉南軒事實者入之余友葉左文之言曰
治一人之學派須求所從入之途徑因求途徑必當
攷其所自著書攷著書必當得其年月先後既得
先後則其議論雖離合錯綜而皆有途徑之可尋而
後其人其學宗旨乃得以碯定後人不能牽合增會

執前概後旨哉言乎此非媵爲年譜言而年譜之作
要不外是林之佻贅其曷能與於斯書成質諸左文
願有以譏正之無隱辛未孟秋永康胡宗楙

五言

一一

張宣公年譜卷上

永康胡宗楸季樵

公名栻字敬夫一字樂齋號南軒官終右文殿修
撰嘉定八年賜諡宣景定二年封華陽伯從祀孔
子廟庭系出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臯後九
臯始家長安八世至璘徙成都十世至文矩之夫
人往綿竹依外家遂爲綿竹人世居仁賢鄉武都
一里文矩生紘是爲公會祖官殿中丞贈太師冀國
公祖咸舉賢良方正科官宣德郎贈太師雍國公
父浚相高宗孝宗以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封魏國

公致仕贈太保公其長子也曾祖母趙氏王氏贈
冀國夫人祖母計氏贈秦國夫人母樂氏宇文氏
樂氏封楊國夫人宇文氏封蜀國夫人公配宇文
氏封安人弟杓官終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子焯
承奉郎早世女長適胡宏子大時次未行卒寶慶
二年正月詔錄張栻子孫官朱子文集後稱朱集
贈太保張公行狀後
稱行狀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後稱神道
碑宋史理宗本紀張杓傳景定嚴州續志

宋高宗紹興三年癸丑一歲
是年冬公生

按行狀云紹興改元奏迎太夫人自廣漢來聞

中又按宋宰輔編年錄稱紹興四年三月張浚
罷知樞密院事浚自建炎三年四月除知樞密
院至是自蜀還朝云云則紹興元年至三年媿
屬未它往疑卽在閩中生又按本集謝生朝啟
首句云歲晚而思益艱又有生辰謝邵廣文詩
云左弧念當辰藐此卧歲晚則公生日在冬間
可知

紹興四年甲寅二歲

六月公父魏公落職福州居住卽日行九月召還

行狀云紹興四年六月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福州居住卽日赴福州九月以資政殿學士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召

紹興五年乙卯三歲

紹興六年丙辰四歲

公受學於家庭

神道碑云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
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

紹興七年丁巳五歲

五月公祖母至建康

行狀云太夫人安於蜀未卽出上爲降旨召公兄

混俾迎侍而來五月始達建康

八月酈瓊叛報至公聞知不寐

行狀云八月八日酈瓊舉軍叛

鶴林玉露廬州之變云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寐鼻息如雷

九月魏公落職永州居住

行狀云公以九月五日得請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

紹興八年戊午六歲

二月公祖母至永州

行狀云八年二月太夫人抵永作草堂旁近以奉
版輿命以三省爲文紀之

紹興九年己未七歲

二月詔魏公任便居住尋知福州九月至福州

行狀云二月以大需復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任便居住旋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九月

至閩中

紹興十年庚申八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九歲

十一月魏公乞祠寓長沙

行狀云十一年十一月以蜀遠朝廷不欲逕歸奉
太夫人寓長沙

紹興十二年壬戌十歲

是年魏公築盡心堂養親

行狀云恐太夫人念歸卽長沙城之南爲屋六十
楹以奉色養榜曰盡心親爲之記

紹興十三年癸亥十一歲

紹興十四年甲子十二歲

紹興十五年乙丑十三歲

紹興十六年丙寅十四歲

七月魏公落職連州居住教授公易與語聖人之道
行狀云七月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
居住被命卽行自夫人以下皆留侍獨挈子姪往
日夕讀易親教授其子栻

鶴林玉露高宗眷紫巖云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
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栻年十四脫然可與
語聖人之道

是年與宋子飛酬唱於湟州

本集贈別湖南參議宋與道奉祠歸崇安詩云憶
昔歲丙寅又云酬唱寫不供

紹興十七年丁卯十五歲

是年與王元龜講學

宋史王大寶傳云大寶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其

子棡與講學

紹興十八年戊辰十六歲

紹興十九年己巳十七歲

紹興二十年庚午十八歲

九月隨侍永州

行狀云居連凡四年二十年九月移永州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十九歲

四月公祖母至永州

行狀云二十年九月移永州遣人迎太夫人以次年四月至永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二十歲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二十一歲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二十二歲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二十三歲

十月作懋齋銘

盧浦筆記懋齋銘云家君命杓以懋名其齋命栻
銘以告之栻敬問所以爲銘之意蓋取夫孔子曰
士必懋而後求智能遂退而深思以爲之銘士或
志近辯給智巧學之不知其器則小天下之理惟
實爲貴實不在外當懋乎已不震不搖物孰加之
以此操行誰曰不宜古之君子惟斯之守不可小
知而可大受故以此事親斯爲孝以此事君斯爲
忠以此事兄斯爲悌交於朋友斯爲信子其深思
而不忒維師乎懋以令子之德右銘不載集中蓋
當時此紙流落今幸寶藏遺墨先生作銘時年二

十有三實乙亥冬十月辛卯也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二十四歲

公祖母計太夫人薨公隨魏公護喪歸葬於蜀

中興遺史云紹興十六年八月張浚連州居住後
移永州丙子丁母夫人憂

行狀云以治命當歸葬雍公之兆奏請俟命長沙
繼被朝命以太夫人之喪歸蜀扶護西歸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二十五歲

是年魏公服闋落職奉祠居永州

行狀云服闋得旨落職以本官奉祠居永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二十六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二十七歲

是年楊廷秀爲零陵丞公與邂逅爲介紹於魏公

鶴林玉露誠齋謁紫巖云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

誠齋集順寧文集序云余紹興己卯之冬負丞丞之零陵

哀希顏錄

本集跋希顏錄云某己卯之歲哀集顏子言行爲

希顏錄上下篇

答胡季隨書云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等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五峯先生以書抵某云其它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爲非而削之也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

紹興三十年庚辰二十八歲

丁母宇文太夫人憂

行狀云再娶蜀國夫人宇文氏先公五年薨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二十九歲

春詔魏公湖南路任便居住遂歸長沙

行狀云三十一年春有旨令湖南路任便居住公
歸至潭

稟魏公命從胡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一見知其
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

神道碑云旣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
河南程氏學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
親切之指告之

本集答陳平甫書云始時聞五峯先生名時以書
質疑求益辛巳之歲方獲拜之於文定公書堂又
云然僅得一再見耳

鶴山大全文集後稱鶴山文集跋南軒與李季允帖云南軒受學五峯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與之

按宋元學案云初公見五峯辭以疾它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它說甚公方悟不見之因再謁之甚相契遂授業焉此言拜書堂或卽再謁時耶

吳獵從公受易

鶴山文集吳獵行狀云尋受易於陳善長元會魏

忠獻張公寓長沙太中公以易受知因得交張宣公於是年二十有三遂從宣公卒業宣公見獵弘裕疏暢喜曰吾道其不孤矣

十一月魏公判建康府命公與劉公實游

行狀云改命判建康府被命卽攜二子來

宋史劉穎傳云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劉穎白浚當蠲宿逋浚喜立予奏免命公與游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三十歲

十一月應召赴行在奏事

行狀云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

拭赴行在公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恥下憫
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
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稽古親賢
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
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
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

隆興元年癸未三十一歲

正月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
行狀云正月九日制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
江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且命卽日開府視事

神道碑云少以蔭補承務郎辟宣撫使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是時天子新卽位慨然以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

趙彥直從公游

宋史趙方傳云父棠少從胡宏學嘗見張浚於督府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棻與棠交方遂從棻學

公侍魏公盱眙軍中尋往建康迓眷至揚

行狀云方初退師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浮言洶動公獨與子棻留盱眙幾月俾將士悉歸憩而

後還維揚是時師退未幾人不自保公奉父命出
盱眙往建康挈家屬來維揚眾心始安

公復應召奏事魏公埶奏乞骸骨不許尋引見上皇
於德壽宮

行狀云上復召棻奏事公埶奏乞賜骸骨上覽奏
謂棻曰雖乞去之章日至朕決不許

鶴林玉露高宗眷紫巖云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
軒以內機入奏引見於德壽宮首問浚飲食起居
狀又問公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
對曰久失所恃上皇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

時以無繼嗣會來商量卿父會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爲信

九月公復被召入見奏盧仲賢辱國無狀詔下仲賢大理寺奪三官公引見德壽宮

行狀云棻復被旨令人奏公命棻奏仲賢辱國無狀且奏仲賢不可不明正其罰上怒下仲賢大理寺奪三官

鶴林玉露中興講和云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上皇問會見盧仲賢否對曰

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何如莫便議和否對曰臣父職在偏隅戰守是謹此事在廟堂願審處而徐議之毋貽後悔

公見孝宗於東華門孝宗與論人才公論奏久之

鶴林玉露南軒辨梅溪語云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

主張臣父以爲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
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夫
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上又
嘗曰難得仗節死義之臣公對曰當於犯顏敢諫
中求之

隆興二年甲申三十二歲

四月詔魏公判福州力辭不許除醴泉觀使

行狀云四月二十有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
度使判福州公力辭恩命上不許至五六除醴泉
觀使

七月一日魏公還長沙行至餘干避暑於趙氏養正堂

本集書相公親翰云七月朔日先公次餘干暑甚
憇趙氏養正堂

八月初旬公侍魏公於清音堂魏公手書家事付公
及弟定叟二十八日間國事數語夜分而薨

本集題先忠獻公清音堂詩後云先公書此詩去
易簣纜兩旬先是一日游清音堂步上山頂復步
下石磴略無倦意笑謂公曰爾輩喜吾強健不知
吾大命且不遠矣

行狀云手書家事付兩子且曰吾嘗相國家不能
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不欲歸葬先人墓左卽死
葬我衡山足矣仲秋二十八日日晡命子栻坐於
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夜分
而薨贈太保

九月扶匱過豫章朱公元晦登舟哭之送至豐城與
公作三日談

朱續集答羅參議書云九月二十日至豫章及魏
公之舟而哭之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與欽夫得
三日之款其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

量也

十一月葬魏公

行狀云十一月辛亥葬於衡山縣南嶽之陰豐林鄉龍塘之原

公上誓不言和專務自強疏不報

神道碑云甫畢葬事卽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向來朝廷雖亦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

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
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
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
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何功
之不成疏入不報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三歲

李金反郴州公佐湖南安撫使劉共甫破之

神道碑云盜起郴桂間湖南帥守劉公珙雅善公
時從訪問籌策卒用以破賊

朱集劉樞密墓記云乾道元年三月除知潭州荆
湖南路安撫使以平郴賊李金功賜御札獎諭
公在長沙始與諸學友過從講習

本集答陳平甫書云自爾以來僕亦困於憂患幸
存視息於先廬湘中二三學者時過講論同志之
友自遠而至有可樂者如是有五載

按公自隆興二年冬葬魏公旋長沙乾道元年
在禮廬至乾道五年冬之官嚴州是爲五年則
與同志講習始於是年可知

序胡子知言

本集胡子知言序云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
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然先
生之意每自以爲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
蓋未及脫藁而已啟手足矣或問於某曰論語一
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
於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爲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
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之
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
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

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
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
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
得已焉耳矣又說今之異端直自以爲識心見性
其說講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
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隳弛
毫釐之差霄壤之繆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先生
於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
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
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

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日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淡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輒序遺書貽於同志不韙之罪所不得而辭焉

答處德美書云知言序可謂犯不韙見教處極幸但亦恐有未解區區之意處故不得不白如云夫

子未嘗指言性子思中庸首章獨一言之此是設
或問之辭故以或日起之然云指言則謂如天命
之謂性是指言也其他說話無非性命之奧非若
此語指而言之也故於答之之辭中引子貢語以
爲夫子之言無非天命之流行發見也意則可見
矣

按此序篇末稱輒序遺書貽於同志似乾道初
間作姑綴於此

乾道二年丙戌三十四歲

正月二程粹言成

粹言序云河南夫子書變語錄而文之者也余得諸子高子其家傳以爲是書成於龜山先生龜山河南之門高弟也必得夫心傳之妙苟非其人差毫釐而千里繆矣余始見之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爲十篇篇編以目欲其統而要非求効夫語孟之書也昔文中子所得粹矣中說類多格言迺門弟子所錄後之病中說者謂其擬論語爲僭是豈文中子意哉余於是書亦慮後世有以議夫子也故輒記其始末若夫子之道日月其明泰山其高江海其大也豈後學所能形容夫子姓程諱某

字正叔夫子之兄諱某諡明道先生亦時有言行錄於其間乾道丙戌正月十有八日南軒張栻序按此序不載本集神道碑亦未載有粹言近刻二程全書後有此書

公與朱公元晦論校正二先生集誤字

按本集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第二書與朱集卷三十與張欽夫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四書皆論程集改字篇長不備錄以二先生集附錄考之內有南軒書明道先生遺文後云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宮既刻二先生文集後三年

新安朱熹復以此寄棫云得之玉山汪應辰敬
以授教授何蘊俾嗣刻之乾道乙丑四月朔廣
漢張栻謹書据此則刊二先生集在二年卽校
正亦在是年可知又按此書後未入本集

十月陳伯雄弔公於長沙取魏公手澤與之

本集書相公親翰云十月甲戌陳伯雄來弔於湘
水之上欲求字畫而歸爲子孫藏予慟哭開篋取
此紙授之

十一月潭州重修嶽麓書院成公時往講學示學者
以公私義利之辨

本集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云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而開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爲先務至於孔子述作大備遂啟萬世無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子之得傳於孔氏而發人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斃觫而不忍則告之曰

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終日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誠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之妙油然於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

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哉

朱集觀文殿學士劉公行狀後稱劉公行狀云潭州故有嶽麓書院公一新之養士數十人屬張侯棊時往游焉與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者於公私義利之辨聞者風動

按記末署二年冬十有一月

冬楊廷秀訪公於長沙居之南軒

誠齋集怡齋記云乾道丙戌冬予自廬陵抵長沙謁樂齋先生侍講張公公館予於其居之南軒

按誠齋集有見張欽夫詩二首有句云祥琴聲

尙苦知公此時尙在禮廬又有句云千里爲渠
來知卽是年訪公時作

諸葛忠武侯傳成

本集答李季修書云諸葛忠武侯傳錄呈有當刪正
及增益者不惜示及家亦有集殊不類諸葛公語
當非本書王子思所編似太草草某中間所載公
之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乃得之貞觀
政要中不知前別有處載此否

朱集答何叔京書云欽夫傳論並熹所疑數條請
求指誨幸以一言決之

又書云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
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爲然但熹欲傳未
載諸葛瞻及子尙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
欽夫却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
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
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

又書云欽夫論瞻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
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
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
論甚精愚所不及

按神道碑以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此傳不載
本集未署年月以公書傳後攷之首稱予旣作
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今按朱集答何叔京書
有云孔明傳近爲元履借去王白田朱子年譜
後稱朱譜於此書注明丙戌疑此傳亦成於乾
道二年姑綴於此

張仲欽遷靜江府學公爲之記

本集靜江府學記云某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
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
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

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

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
渴飲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
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
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
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
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
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
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
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按此記首稱乾道二年張侯維以書來願有以
告桂之士

乾道三年丁亥三十五歲

正月經世紀年脫稟

神道碑云此書欲稍更定焉未之及也

朱集答廖子晦書云經世紀年其論甚正然古人
已嘗言之如漢高后之年則唐人已於武后中紀
發之蜀漢之統則習鑿齒晉春秋已有此論矣堯
以甲辰年卽位乃邵康節皇極經世說諸家之說
亦有同者此則荒忽不可究知敬夫所說牴牾處

必是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經作十三年而編年定從序說柯國材以洪範攷之訪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初克商便釋囚而問之不應十一年已克商至兩年後乃問之嘗告敬夫以爲然其書已嘗刊行至是遂止敬夫服善如此亦難及也

按本集經世紀年序末署乾道三年正月

九月八日朱公元晦訪公於長沙

朱集與曹晉叔書云九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

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讀其語說不覺胸
中灑然誠可歎服

李本朱譜云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先生論中庸
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留長沙再閱月

朱集中和舊說序云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往問喜
怒哀樂未發之旨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
十一月偕朱公元晦登衡山林擇之從行彪德美范
伯崇胡廣仲皆來會

本集南嶽唱酬序云乾道丁亥秋朱元晦來留再
閱月將道南山以歸乃始偕爲此游林擇之亦與

焉十一月庚午自潭城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
嶽頂乙亥抵嶽丙子小憩彪德美來會丁丑渡興
樂江由馬跡橋登山戊寅入高臺寺己卯胡廣仲
范伯崇來會同游僊人橋庚辰下山

詩送元晦尊兄云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
文石陞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竭
來卧衡門無愧自日休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
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細繹心事兩綢
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甯
殊謀南山對牀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袂

風颭颭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
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
中途可停輟勉哉共無斃邈矣追前修

朱集答詩云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
寒况憚湘水深辭家仲秋旦稅駕九月初問此爲
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
高不極雪深路漫漫泥行復幾程今夕宿櫛州明
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
厚意不敢忘爲君商聲謳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
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甯有跡謂無復

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
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
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橫流吞豈知一寸膠
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斃此語期相敦

過胡文定公碧泉書堂有詩

按本集詩稱念我昔來此及今七寒暄自紹興
三十一年拜五峯先生於文定公書堂至乾道
三年爲七寒暄

是月劉共甫奏公學行材能及破賊功請亟召用報

可

劉公行狀云十一月拜中大夫辭不獲乃進言曰
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材能皆臣所不逮而栻
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
用之上可其奏

乾道四年戊子三十六歲

夏偕張安國過陳仲思溪亭

本集有陪舍人兄過陳仲思溪亭深有買山下鄰
之意因成古詩贈仲思詩

按詩有荷氣薰戶牖句知在夏間

八月張安國作牧荊州序以送之

按本集有送張荊州序于湖文集附錄陸世良
撰張安國傳以此序乃乾道五年安國致仕時
公餞行所作今攷序有上流重地暫茲往牧語
上流自指荊州而言往牧卽指送之作牧又按
于湖文集金隄記云乾道四年八月自長沙來
故列此事於四年八月

作良齋銘

本集良齋銘云良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
易良爲止止其所也某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
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

學其義一也敬爲之銘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易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它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良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繫我小子懼弗克力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朱集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
又云如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攷
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

四月記郴州學

本集郴州學記云某惟先王之於學所以勤勤懇
懇若飲食起居之不可須臾離者誠以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以至於平天下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實
生民之大命而王道之本原也然而學以何爲要
乎孟子論三代之學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
倫也大哉言乎人之大倫天所敘也降衷於民誰

獨無是性哉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
莫不知敬其兄而夫婦朋友之間君臣之際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無適而非性之所有者惟夫局於
氣稟遷於物欲而天理不明是以處之不盡其道
以至於傷恩害義者有之此先王之所以爲憂而
爲之學以教之也然則學之所務果何以外於人
倫哉雖至於聖人亦曰盡其性而爲人倫之至耳
嗚呼今之學者苟能立志尙友講論問辯而於人
倫之際審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奪則良心可
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深在家則孝弟

雍睦之行與居鄉則禮遜廉恥之俗成一旦出而
立朝致君澤民事業可大則三代之風何遠之有
豈不盛歟又豈可不勉歟學之成實乾道四年春
二月

朱公元晦來書論未發之中

朱集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
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
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
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
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

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

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
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
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梏之反覆
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
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
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
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
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又書云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

誨喻乃知尙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更望一言垂教幸幸所論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

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

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摩處也

又書云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雖或者索彊通終是不該貫偶却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卜是否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儻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會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

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
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
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
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
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
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
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
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
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
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又書云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
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尙
多未爲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
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先生之遺
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
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
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
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
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
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

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

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私誨諭淳淳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

按前二書朱譜注云丙戌童能靈朱子爲學考以依朱子中和舊說序聞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語當在丁亥後已丑前又按後二書朱譜亦云丙戌童能靈朱子爲學考以爲

或卽作於戊子今概從童說

乾道五年己丑三十七歲

二月魏公加贈太師諡忠獻公上表謝

宋史孝宗本紀乾道五年二月戊戌贈張浚諡忠獻

按本集有謝太師加贈表誠齋集有讀張忠獻公謚冊感歎詩

春朱公元晦悟以性爲未發之非以書報公公深以爲然

朱集中和舊說序云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

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
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紛
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
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
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
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
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
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
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
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

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用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

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常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

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

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
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
遂以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
爲如何

按此序末署壬辰八月序中所云以書報欽夫
則在己丑春朱譜攷異以報欽夫書不見於與
欽夫答問中疑卽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是將此書屬之己丑然此書有涵養須用敬進
學則在致知二語與朱譜攷異程氏遺書成下
云程子涵養須用敬二語庚寅始特拈出兩相

牴牾矣錄此以待詳攷

朱公元晦來書復論未發之旨

朱集答張欽夫書云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
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
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
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
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
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
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
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

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

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
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
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
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
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
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
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
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
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
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

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會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

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

答林擇之書云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尙堅未發條理亦未甚明蓋乍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

公弟定叟之官桂林餞之於湘中館

按于湖文集乾道五年有與朱編修書言定叟將有遠役兄弟不能相舍卽指之桂林事

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

神道碑云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

十二月陞辭公連論奏

神道碑云後六年始以補郡臨遣得復見上首言
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胸中之
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
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
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
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
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
原之士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
心必先有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求所以得吾境

內百姓之心者無佗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今日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所施有先後則緩急不可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取舍不可不審

續資治通鑑云十二月丙午入見公奏稱今日誕謾之風不可長至如邊事須委忠實不欺之臣又言先聽其言卻考其實此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按本集答柳嚴州啟有云蒙恩易郡更叨桐水之除又云秋律旣深霜飈愈厲又按嚴州圖經賢牧題名張栻下稱乾道五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以右承務郎直祕閣權發遣是除命在九月
陛辭則在十二月也

虞丞相彬甫遣人於公致慤公不答

神道碑云時宰相雖以恢復之說自任然所以求
者類非其道且妄意公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
慤公不答

公蒞任改學門南向

景定嚴州續志學校云州學在城西北隅始學門
屈折東出乾道五年張宣公知州始闢南向

乾道六年庚寅三十八歲

春奏免丁鹽錢絹詔蠲其半

本集與朱元晦書云朝廷蠲末等無常產之輸七萬餘緡稍寬目前但弊根不除少須更力論之神道碑云到任問民疾苦首以丁鹽錢絹太重爲請得蠲是歲半輸

答張欽夫書云欲再奏不若令白丁丁戶每歲人納一二百錢四等而上每等遞增一二百使至於極等則略如今日之數聞浙中諸郡有全輸算者有取之無藝者朝廷自合因此總會所入之大數斟酌裁損而均平之乃爲盡善

立孤高亭

本集送定叟之官嚴陵詩注云某在嚴陵嘗爲宋
廣平立孤高亭

景定嚴州續志云西山在城內西北舊有孤高亭
今廢

公與呂公伯恭朱公元晦共論胡氏知言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知言往在嚴陵時與張丈講
論亦嘗疏出可疑者數十條今觀來示其半亦相
類見與張丈參閱續當咨請也

答潘叔度書云張守論胡子知言見處極高

本集與朱元晦書云知言自去年看多有所疑來示亦多回者亦有來示未及者俟便上呈更煩一往復庶幾粗定甚恨當時刊得太早

又書云知言之說每段書鄙見於後有未是處就此簿上批來庶往復有益也近又看數段及昨日讀寄來者皆未及添入俟更詳之

又書云知言疑義前已納呈今所寄尤密

答舒秀才書云某向者受五峯先生之教浹於心腑佩之終身而先生所造精微立言深切亦豈能盡窺其藩向者元晦有所講論其間亦有與鄙見

合者因而反復議論以體當在己者耳固吾先生
所望於後人之意也如晦叔廣仲伯逢皆同志故
以示晦叔而晦叔復以示二公庶幾往返之有益
耳蓋嘗丁寧不可示之非其人其間所論有前後
之不同者蓋旋據窺測所到而言何敢執一而不
惟其是之從也若世俗之人以私意淺量觀者亦
無如之何但此議論只當同志者共細繹所疑不
當遽泛示以啟見聞者輕妄心也若左右謂以爲
成書而傳之則大誤矣

朱集答劉子澄書云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

象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皆誤如性無善惡心爲
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指頃與欽夫伯
恭論之甚詳亦皆有往復雖有小未合然大概略
同矣 壬辰

洙泗言仁錄成

神道碑云洙泗言仁錄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論語仁說見學者多將仁字
做活絡揣度了無干涉如未嘗下博學篤志切問
近思工夫便做仁在其中矣想像此等極害事故
編程子之說與同志講之

朱集答范伯崇書云欽夫近爲學者類集論語仁字各爲之說熹不欲做此工夫欽夫又說當仁不讓於師要當識此所以不讓者何物則知此仁矣此說是否

答張敬夫書云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專一如此用功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又云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恐其非聖賢發

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間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更當詳究也

又書云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爲何物卽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

答吳晦叔書云近因南軒寄示言仁錄亦嘗再以書論所疑大概如此而後書所論仁智兩字尤爲

明白

朱子語類云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
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這箇
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
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

按朱集卷二十五答張敬夫第四書稱近聞發
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又稱筵中見講何書知
屬乾道六年

五月召爲尙書吏部員外郎閏五月十七日赴召
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年譜後稱呂譜云五月除
太學博士公之召也張公亦自嚴陵召歸爲郎

嚴州圖經賢牧題名張栻下云乾道六年閏五月
十七日赴召

刊太極通書於嚴州學宮又刊二程先生遺書

本集通書後跋云太極通書某刻於嚴陵學宮末
署乾道庚寅閏月

朱集答呂伯恭書云嚴州遺書本初校未精而欽
夫去郡

本集答胡季隨書云所諭二先生遺書元晦所集
皆存元本在學者亦好玩味其間真僞在我玩味
之久自識別之耳 辛卯

又書云論及日讀二程先生遺書當平心易氣優游涵泳所讀其間談性命處讀之愈勤探義愈晦若只靠言語上求解則未是須玩味其旨於吾動靜中體之久久自別也

辛卯

又書云元晦所編遺書只是哀聚逐家所編全入之都無所刪也其間傳錄失指者固有之正要學者玩味

辛卯

是月廷對

呂集與潘叔度書云五月對劄錄去張文所對亦甚款

六月入見連次論奏

神道碑云宰相又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公因出所奏書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

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其於大義已
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昧陋畏怯又益
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
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
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陳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
容公復讀曰今但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
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
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
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
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歎息褒諭以爲

前始未聞此論

公自省中歸讀西銘寓舍與呂公伯恭所居相望八月約共爲夜課

本集與朱元晦書云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旨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爲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而其分故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欲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又書云西銘所謂理一而分殊無一句不具此意亦謂鄙意然來示亦盡之矣但其間論分立而推理一與推理以存義之說頗未相同某意以爲分立者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疏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

而後仁之體爲無蔽也似不必於事親事天上分
理與義亦未知是否

又書論西銘之論甚精乾稱父坤稱母之說某亦
如此看蓋一篇渾是此意也但所論其間有一二
語鄙意未安俟更精讀深思方報去

呂集與戴在伯書云某所居乃在舊王承宣園今
號東百官宅政與張丈寓舍相望於講論甚便

與潘叔度書云八月稍涼已與張丈約共爲夜課
公與陳君舉論學

止齋文集蔡幼學撰陳公行狀云陳君舉還過都

城始識公與呂伯恭數請間扣以爲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恨相見之晚

十一月郊祀禮成公論奏

續資治通鑑云張栻言今日君子小人之消長治亂之勢有所未定皆在陛下之如何耳若陛下之心嚴恭兢畏常如祠之際則君子小人終可分治道終可成強敵終可滅當如祀事終得成禮

十二月兼權左右司侍立官奏罷發運使職

神道碑云兼權左右司侍立官時廟堂方用史正志爲發運使公上言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

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取之於
民耳詔罷之

宋史孝宗本紀乾道六年十二月癸酉罷發運司
是月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仲冬以後凡三得對講筵開
在後月

朱集答張敬夫書云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
書最切今日之用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
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
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

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啟矣異時開講如伊川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

按誠齋集虞公神道碑云用呂原明司馬康故事薦張栻入經筵與宋史張雄傳稱栻再被召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卽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宣示並手詔言恢復當如栻所陳卽除侍講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虞允文與雄之徒不樂遂沮抑之云云語意各異

乾道七年辛卯三十九歲

二月開經筵公講葛覃篇推廣其事以進陳

神道碑云經筵開以詩入侍因葛覃之篇以進說
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
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之不存
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
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見矣旣又推廣其
言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當時興利擾民
之害詳焉

按續資治通鑑列開講於二月

三月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公連上疏諫面責虞丞

相於朝堂

宋史孝宗本紀云乾道七年三月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張栻言說不宜執政

張栻傳云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

鶴林玉露南軒諫虞丞相云南軒質責虞丞相彬

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之允文曰先丞相
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公曰先
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邪小人允文拱手
曰某服矣

是月詹事王龜齡舉公自代

梅溪文集舉張栻自代狀云伏覩兼侍講張栻學術
精深氣稟剛正久居經筵宜贊青宮舉以代臣實
允公議

六月十三日出公知袁州十四日出都過吳興七月
寓蘇八月適毘陵十二月游鄂渚歸抵長沙

神道碑云明年乃出公知袁州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某十三日被命出守次日出
北關來吳興省廣德家兄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既去
五日而張丈去國

本集跋西銘云辛卯孟秋寓姑蘇

江漢樓說云十二月朔日游鄂渚

答李叔文書云某歲前抵舊廬

作洙泗言仁序主一箴

本集洙泗言仁序云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

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
所謂仁也人惟蔽於有已而不能以推夫其所以
爲人之道故學必貴於求仁也自孟子沒寥寥千
有餘載間論語一書家藏人誦而真知其指歸者
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傳其論仁亦
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學者所當盡心也某
讀程子之書其間教門人取聖賢言仁處類聚以
觀而體認之因哀魯論所載疏程子之說於下而
推以已見題曰洙泗言仁與同志者共講焉嗟乎
仁雖難言然聖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飲食

乃能知味故先其難而後其獲所以爲仁而難莫
難於克己也學者要當立志尙友講論問辨於其
所謂難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益
明則其所造將有不可勝窮者若不惟躬行實踐
之勝而懷斬獲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聰明揣
度於言語求解則失其傳爲愈甚矣故愚願與同
志者共講之庶幾不迷其大方焉

本集主一箴云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
適之謂一嗟乎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爲箴書於
坐右且以諭同志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

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
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
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
靡宅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
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答胡廣仲書云主一箴之諭甚荷但某之意正患
近來學者多只是想像不肯著意下工伊洛老先
生所謂主一無適真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
故某欲其於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靡宅
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爲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

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爲實見得則
爲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拽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域
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
了乎箴之作亦以自警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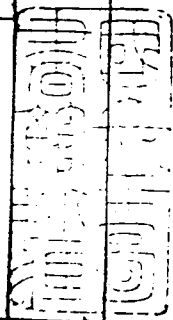
按本集答胡季隨書云歸來所作洙泗言仁序
主一箴錄去歸來似指乾道七年冬歸長沙也
又按朱集答張敬夫書云至謂類聚言仁只恐
有病卻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功蓋
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又安有此弊
蒙來喻始悟前說之非不知可更作後序略采

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似此序卽後序觀篇中
末段數語可知

張宣公年譜卷上

長譜上

三三



張宣公年譜卷下

永康胡宗楸季樵

乾道八年壬辰四十歲

公與呂公伯恭論存養省察之功

本集寄呂伯恭書云某讀書先廬粗安晨夕顧存
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覺向來工夫不
進蓋爲存養處不深厚方於閒暇不敢不勉又云
來教有云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可
見體察之功又言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於物
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尤防己意之偏好事上一

身言一
毫才過便是私意如要救正此人盡吾誠意以告
之從與不從固不可必也若必欲救正得便有偏
推此類可見

答喬德瞻書云存養體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
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
其難來論謂舊雖知有主一無適之言至臨時又
難下手夫主一無適正爲平日涵養遇事接物方
不走作非可臨時下手也

又書云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
涵養之功本立則臨事有力也

答潘叔昌書云所諭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答潘端叔云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答吳晦叔書云元晦謂略於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

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答胡季隨書云承諭夸勝之爲害可見省察之功
正當用力自克也克之之道要須深思夸勝之意
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工銷磨乃善若只待其發
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公與朱公元晦論在中之義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中字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
作中外之中未安詳蘇季明再問伊川答之之語
自可見蓋喜怒哀樂未發此時蓋在乎中也若只
說作在裏面的道理然則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

裏面乎又中庸之云中是以中形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體段也然而性之體段不偏不倚亭亭當當者是固道之所存也道之流行卽事物無不有恰好底道理是性之體段亦無適而不具焉如此看尤見體用分明

又書云在中之說前書嘗及之未知如何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恐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便曰中者性之體若曰性之體中而其用則和斯可矣

又書云在中之意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

也蓋未發之時此理亭亭當當渾然在中發而中
節卽其在中之理形乎事事物物之間而無不完
也非是方其發時別爲一物以主張之於內也情
卽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無內
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淪其
情之理然能反之則亦無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
得故也不識如何

朱集答張欽夫書云中字之說甚善所論狀性形
道之不同尤爲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
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

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卽事卽物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爲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爲無過

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又書云在中之義之說來論說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略熹所未曉更乞詳論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旣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卽事卽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

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

按朱集在中之義之說書原注壬辰冬故知以上諸書咸在壬辰陸隴其曰此書注壬辰冬而

中和舊說序在壬辰八月則此處固朱子定論也

公與學者論居敬之旨

本集與陳平甫書云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居敬窮理居敬有力則所窮者益精窮理寔明則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久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獲孟子所謂正者政此病也

答潘叔昌書云來書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

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
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
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
尙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
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
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

答曾致虛書云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
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
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
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

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言窘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於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語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某去歲作主一箴謾納呈

按本集答朱元晦書云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其書開首言積寒成疾當屬淳熙元年但書中言一二年來則爲乾道八年可知又書云某數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工覺得應事接

物之時差帖帖地但氣習露見處未免有之一
向鞭辟不敢少放過久久庶幾得力耳其書開
首云論及大學中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處屬
於淳熙二年其書又言數年來是亦指乾道八
年此爲公自壬辰以還德業日進之證

是秋定叟歸自桂林喜而賦詩

按本集喜聞定叟弟歸詩云吾弟三年別歸舟
半月程自乾道五年夏至是年秋爲三年別又
按本集丁酉與朱元晦書云此間歸長沙一水
甚便只數日陸行到清湘登舟春夏間不十日

可泊城南書院隄下所謂半月程也頸聯云秋
目聯鴻影涼窗聽雨聲則歸時及秋也

乾道九年癸巳四十一歲

正月十日偕許深甫登卷雲亭望嶽麓積雪分韻賦
詩

按涉齋集有登卷雲亭詩首聯云新元旣涉九
臘尾春未初

是年哀集繫辭說

本集答陳平甫別紙云某近哀集伊川橫渠揚龜
山繫辭說未畢只欲年歲間記鄙見於下

與朱元晦書云讀繫辭覺向者用意過當失卻聖人意脈

按本集卷二十八答吳晦叔第十二書云繫辭說已哀集並有近爲曾幹作一記語以本集卷二十答朱元晦第十三書攷之其書有二云某近作一拙齋記並言共甫之勢想必此來當屬乾道九年此爲九年作可知又按四庫全書總目列此書言託始於天一地二一章凡三卷非完本

公闢嶽麓書院教授後學鈔有南軒書說

朱集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云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故前帥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

鶴山文集張晞顏墓誌銘云忠獻薨公侍宣公護輔歸長沙留九年宣公闢嶽麓書院教授後學嘗讀書遇解釋屬君筆之題曰南軒書說君亦記南軒語題曰誠敬心法

按本集答朱元晦書云岳麓書院邇來卻漸成次第向來邵懷英作事不著實大抵皆向傾壞

幸得共甫再來今下手葺也此卽新聞之證

朱公元晦作仁說公連與書詰難釋疑

本集與朱元晦書云仁之說前日之意以爲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尺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尺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中蓋言之矣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

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爲妙也

又書云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爲心之語平看雖不妨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爲人之心似完全如何仁道難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爲仁又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爲深切愛終恐只是情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看乃可由漢以來

言仁者蓋未嘗不以愛爲言也固與元晦推本其理者異然元晦之言傳之亦未免有流弊耳

寄呂伯恭書云元晦仁說後來看得渠說愛之理之意卻好繼而再得渠書只拈此三字卻有精神但前來所寄言語間終多病兼渠看得某意思亦潦草後所答今錄呈但渠議論商確間終是有意思過處早晚亦欲更力言之

王辰

朱集答呂伯恭書云仁字之說欽夫得書云已無疑矣

答胡廣仲書云仁之爲說昨兩得欽夫書詰難甚

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卻已無疑矣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長沙近得書寄往復論仁來
又書云仁說克齋記及長沙之往來論議皆嘗詳
閱長沙之論固疑其寬

按仁說有二一爲張宣公仁說一爲朱公元晦
仁說此條所論皆朱公元晦仁說童能靈朱子
爲學攷以仁說屬壬辰而宣公與之詰難則在
癸巳故列乾道九年又按朱集卷三十二答張
欽夫書有四咸論仁說篇長不備錄

改定自撰仁說

本集仁說云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能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

於爲忮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
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
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
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
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
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爲
仁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
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
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爲能推之而得
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恭讓而有節

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爲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爲要而爲仁其可不以克己爲道乎

寄呂伯恭書云仁說所題數段極有開警別紙奉報並後來改正處亦錄去

王辰

朱集答欽夫仁說云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卽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

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更乞詳之又日已
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愛之
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
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彊爲之
也此數句亦未安蓋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
仁之體無所蔽矣夫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脈貫
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
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
公而後有也以血脈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脈貫通
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

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
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用無不周者
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
雜說卻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正如
此也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
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
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爲心耶又
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疆爲之也詳
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脈中失
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剩語並

乞詳之

答呂伯恭書云渠別寄仁說來比亦答之

癸巳

又書云仁說亦用中間反覆之意改定矣

癸巳

按此乃宣公自撰仁說据本集寄呂伯恭書仁說所題數段云云其書屬於壬辰則八年已往復論仁至九年始用中間反復之意改定有朱集答呂伯恭二書可證蓋此二書咸屬癸巳也公撰書說以酒誥寄示朱公元晦

四朝聞見錄南軒書說云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南軒

之說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並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天而天之降命者自在爲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並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

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沙泥而水之澄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按酒誥說不載本集又按本集答范主簿書云書說比寄酒誥到元晦處曾見否某近讀諸誥反復其溫厚和平之氣深足以感發人此書並論仁之說疑屬乾道九年姑綴於此

改易言仁諸說

本集寄呂伯恭書云巧言令色章前已曾改今送言仁一册去

答朱元晦書云洙泗言仁中當仁不讓於師之義
舊已改孝悌爲仁之本巧言令色鮮仁之義今已
改正並序中後來亦多換御納一冊去上呈

朱集答呂伯恭書云若洙泗言仁固多未合當時
不當便令盡版行也

又書云言仁諸說欽夫近亦答來於舊文頗有改
易然於鄙意亦尙有未安處

又書云欽夫近得書別寄言仁錄來修改得補勝
前本

按本集答朱元晦書有共甫想必此來語當爲

乾道九年

公撰詩說

本集與吳晦叔書云日與諸人理會詩方到唐風
向來元晦所編多去諸先生之說某意以爲諸先
生之說雖有不同然自各有意思在學者玩味如
何故盡載程子張子呂氏楊氏之說其他諸家有
可取則存之如元晦之說多在所取也此外尙或
有鄙意卽亦坳之於末

與朱元晦書云詩解諸先生之說盡編入雖覺泛
學者須是先教如此考究

按本集與吳晦叔書有近爲曾幹作一記語卽指拙齋記知爲乾道九年又按神道碑云它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定焉而未及也又朱集張南軒文集序云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晚嘗更定其它往往未脫藁今詩說祇載入呂氏讀詩記凡十二條至鳴鳩止蓋卽未脫藁之書也

八月重訂希顏錄

本集跋希顏錄云蓋顏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顏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

者抑鮮矣特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於來世者矣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爲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楊子

雲法言之可取者並史之所記者存之於後蓋亦
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既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
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
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
有日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
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
學其大略亦可見矣必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
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
遠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

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
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
進於聖人之門牆是錄之所爲作也

論語說孟子說稟成

本集論語說序云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
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
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
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
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
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蹟者初不

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
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
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
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
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
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南君子始
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
堯舜之道於是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
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

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厯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由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某何足以與

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首焉

孟子講義序云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自非卓然先審夫義利昏壤之判審思力行不舍晝夜其能真有得乎蓋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之慕而後爲利也此其流之甚著者也凡處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黨之間起居話言之際意

之所向一涉於徇己自私是皆利也其事雖善而
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念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
方胸次營營膠擾不暇善端遏塞人僞日滋而欲
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望及前人
乎縱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
無本之水其何益乎諸君果有意乎則請朝夕起
居事事而察之覺吾有利之之意則願深思所以
消弭之方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
也慨然有志於義利之辨將自求過不暇矣由是
而體認則良心發見豈不可識乎涵濡之久其趣

將益深而所進不可量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
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
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爲人也曰義則施諸
人者皆爲己也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嗟乎義
利之說大矣豈特學者之所當務爲國家者而不
明乎是則足以召亂釁而啟禍源王者之所以建
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
心流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生於變亂之世發揮
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
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學

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深思焉

按論語說成於乾道九年是年歲在癸巳故名
癸巳論語解朱公元晦撰公文集序稱論語說
晚嘗更定今巳別行又以朱公元晦辛丑答呂
公伯恭書攷之稱詹體仁寄得新刻欽夫論語
來比舊本甚不干事呂公伯恭辛丑與朱公元
晦書云詹體仁近亦送葵軒論語來比癸巳本
益復穩密以此尤欲見晚年論述刊定畢並與
原稿送示爲幸蓋卽別行之本也孟子說亦寫

於乾道癸巳公自序稱歲在戊子綴所見爲孟子說明年冬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從而刪正之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神道碑稱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蓋孟子說乃公未成之書又按宋本南軒集序文與今刻本異此序卽据宋本遙錄又卷三十有葵軒語解葵軒孟解二條今刻本所無孟解有此等文字豈敢云成書云十二月定叟之官嚴陵詩以贈之

嚴州圖經正倅題名張杓下云乾道九年十二月

三十二日以宣教郎到

按本集有送定叟弟之官嚴陵詩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二歲

春公疾病病後往城南結茆讀書

本集寄呂伯恭書云某前月半間積寒成疾勢極危一夕氣復蓋服熱劑灼艾之力今幸已復常病中念平日頗恃差壯嗜欲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生冷不避風寒此亦是自輕視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耳尋常忽略亦是豪氣中病痛也

與朱元晦書云某食飲起居復舊城南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焉綠陰已滿湖水平漫方於竹間結小茆齋爲夏日計雨潦稍定卽挾策其間

夏改正論語說

本集與吳晦叔書云今夏以來時時再看語孟說又多欲改處緣醫者見戒未欲多作文字近日方下筆改正語說次當及孟子

建風雩亭於岳麓書院對山

本集與朱元晦書云岳麓書院幸得共甫再來今下手葺以書院相對案山頗有形勢屢爲有力者

三三
睥睨作陰宅披棘往看四山環繞大江橫前景趣
在道鄉碧虛之間建亭其上以風雩名之

九月書樓成朱公元晦書額寄城南圖勝以小詩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九月間曾拜書送城南圖並
錄小詩去且求書樓大字書樓已成只是三間

又書云書樓欲藏書數百卷及列諸先生像

是年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

神道碑云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矣上復念公詔
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

邵州復舊學公爲之記

本集邵州復舊學記云嘗攷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歧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蓋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

講明以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
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
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今
日之復是學斯爲不虛設矣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三歲

二月二十四日公涖桂林改齋名曰無倦作記書之
座右

本集與曾節夫書云某二十四日到郡自昧爽到
日夕未嘗少暇有齋名緩帶惡其名弛惰易日無

倦

無倦齋記云予於此思書於座右以自警

是月祭舜廟舉庠亭神及唐武曩像投之江

本集與曾節夫書云春祭親往舜廟廟負奇峯唐人磨厓在石壁環視堂廡有庠之神在焉唐武后亦勦入廡下卽日盡投畀廟前江中

按朱元晦虞帝廟碑有淳熙二年春二月張侯棊始行府事奉奠進謁云云祭廟固在二月也

三月作諭俗文

本集諭俗文云到任訪聞管下舊來風俗不美事
件先行告諭

按宋本此文末行有淳熙二年三月日榜八字
六月靜江府學三先生祠成

本集三先生祠記云淳熙三年卽學宮明倫堂之
旁立三先生祠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
七月不雨公齋戒望奠

本集堯山灘江二壇記云七月彌旬不雨先一日
齋戒夜漏未盡望奠於城觀之上曾未旋踵雷電
交集一雨三日浹洽四境

是月奏請與憲漕共究一路財賦通融均濟爲久遠
計從之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某守藩倏八閱朔矣比有請願與憲漕共攷究一路財賦底裏通融均濟之計幸蒙賜可

奏改諸州息錢並減陽朔荔浦修仁三縣稅米

王象之輿地紀勝靜江府官吏張棡注云奏舊官般賣鹽從來漕司例收息六分將四分息錢與諸州充歲計自乾道四年再行官般之時鹽息以十分爲率以八分充漕計諸郡止得息二分乞更與諸州增息一分漕司只收七分以寬諸郡之力

王象之輿地紀勝靜江府官吏張棡注云奏靜江

所管十縣內陽朔荔浦修仁三縣減稅米四分以
寬民力計錢一千七百貫米三千五百石

按此奏不載本集

是月虞帝廟成奏聞並率僚屬祭之

朱集虞帝廟碑云淳熙二年二月張侯拭始行府
事奉奠進謁已事命撤而新之逾時訖事七月癸
未率其僚吏奉承牢醴俯伏灌薦

按輿地紀勝靜江府古迹虞帝祠注云南軒奏
狀云去城五里而近山有大厯磨厓刻載刺史
李昌夔修祠事今此奏不載本集

秋奉命作書諭占城國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廣馬云淳熙二年秋占城國王遺瓊州守臣書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至海南買馬上命帥臣張敬夫作書諭以中國馬未嘗出外夷乃去

八月曾節夫罷官歸盱江公貽之詩以勸學

本集與曾節夫書某方奉書遞中辱示忽聞有罷命深所歎息詳其當時差出便非好意正欲尋事相中耳它日必有能與君辯之者但辯與不辯亦不足問歸家閉戶勉學此有餘地也

四朝聞見錄述樂曷記事云節夫亦嘗登葵軒之門既而與王宣子辯其事連上三書言頗峻急王帥以爲悖而按去之其去也先生遺之詩有曰如何幕中辯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得味當復有餘師

按本集會節夫罷官寄別詩有行李秋將半之句故列之八月又按公與會節夫書中所云尋事相中固別有所指樂曷所記似難盡信

奏請推辦本路保伍飭下有司攷定酌行並奏邕州提舉盜賊都巡檢使許由本司奏辟從之

本集與曾節夫書云保伍法先行於靜江境內極得其效繼復推之一路今又得朝廷斟酌降下尤幸事也

神道碑云又奏乞選辟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

公奏改革馬政

本集與劉共甫書云某效職於此亦已十閱弦晦如買馬一事舊弊革凡數十事今先罷出剩銀正名以率之嚴法以核之必使輕重悉以實以招馬官先以此意出塞喻蠻落舊時馬至二月末方來

而羅殿又四年不來市以吏侵牟之故今方仲冬
數日前邕州已申羅殿將馬干七百疋近塞
十二月堯山灘江二壇成率僚友祭之

按本集有堯山灘江二壇記

刻石塾中庸集解於桂林郡學宮並刻范文正公帖
於桂林郡齋

按本集有跋中庸集解及跋范文正公帖咸未
著年月祇稱刻於桂林姑綴於此

淳熙三年丙申四十四歲

公定鹽法並官賣鹽價上之皆蒙准行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比復有請漕司輒增撥鹽數諸州輒增鹽價並以違制論諸州將鹽息撥入公庫充燕飲饋送等費並坐贓論已蒙如請行下又請以見在二十萬緡專椿充漕司買幹鹽本二十萬緡專備借諸州搬鹽本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廣鹽云乾道四年罷鹽鈔令漕司自認鈔錢嶺南極以爲患淳熙初張欽夫爲帥始與漕臣詹體仁協議立爲定額定直且條土之邕州官賣鹽每斤百錢

六月刊司馬張程三家昏喪祭禮於桂林郡學宮

按本集跋二家昏喪祭禮稱刊於桂林郡學宮
末署淳熙三年六月

虞帝廟磨厓成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虞帝廟磨厓已刻得有次第
近因取石鑿開一巖後臨皇澤灣當戶爲亭以瞰
之巖曰韶音亭曰南風

攝憲漕兩臺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近緣憲漕兩臺俱闕官不免
時暫兼攝雖事緒頗多然一路滯獄苛征得以決
遣獨放

刪改孟子說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所寄孟子數義無不精當某近頗得暇再刪改舊說方得十數段候旋寫去求教

又書云孟子欲再改過

是年擒劇盜奏請申嚴保伍之令信其賞罰上許之本集與曾節夫書云某承乏亦且一載積年狡盜悉就擒斃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廣右土丁云淳熙三年冬張欽夫復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上皆許焉

淳熙四年丁酉四十五歲

二月新修陶唐帝廟成奏聞並率僚屬祭之

本集謁陶唐帝廟詞序云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某既新陶唐帝祠以二月甲子率官屬祇謁祠下輿地紀勝靜江府古迹唐帝祠注云南軒奏狀云去城二十里有李唐衡岳道士李彌明詩刻

按此奏不載本集

是月既望奉詔勸農於郊

按本集有淳熙四年二月既望奉詔勸農於郊

詩

詔特轉承事郎直寶文閣再任

神道碑云上聞公治行且未嘗敘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

按本集進職因任謝表有云忽坐閱於兩秋蓋自淳熙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到郡至淳熙四年二月任滿是爲兩秋逾月卽爲再任

六月刻了翁責沈於桂林學宮

本集跋了翁責沈云劉共甫得了翁責沈眞蹟而刻之以墨本來寄乃復刻於桂林學宮未署四年六月

八月宇文安人卒子焯護喪歸葬長沙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兒子素來氣弱哀苦之後得肺疾

又書云兒子護亡室之喪已抵長沙以此月葬事卜地得之湘西山間

按神道碑稱其配曰宇文氏封安人前卒未載卒期以本集公書示吳益恭篇攷之有云於其行會予有期服不得爲之賦詩未署淳熙四年八月所稱期服自指喪耦言之則宇文安人在八月卒可知

十二月新修靜江府學成

朱集靜江府學記云靜江守臣張侯棻以斯時新其府之學畢事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未署淳熙四年十有一月是年丐祠不獲命再辭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某丐祠乃不獲命已再具請度必蒙矜允黽勉於此且三年矣

改正論語說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論語日夕玩味覺得消磨病痛變移氣質須是潛心此書久久愈見其味舊說

多所改正他日首以求教向來下十章癸巳解望
便中疏其繆見示兄閑中想得專精於文字間殆
亦天意也

又書云某比改定得語解數篇未及寫去先進以
後後來過日有可示教一一條示至幸至望

公論原說之弊

本集與呂季克書云原說中弊病似不難見如克
已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
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則天
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己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

事克之今但指吾心所愧者必其私其所無負者
必夫禮苟工夫未到但認己意爲則將以私爲非
私非禮爲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之說格之爲言
至也禮不遁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
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夫物而已獨立非異
端之見而何

答王居之書云原說前日呂季克寄來言無統紀
淺陋不足惑人李君乃類告子不動心者不知既
不窮理如何去得物蔽其所謂非蔽者未必非蔽
而不自知也釋氏之學正緣不窮理之故耳又將

盡性至命做一件高妙恍惚事不知若格物知至
意誠心正則盡性至命亦在是耳

淳熙五年戊戌四十六歲

三月史直翁再相以公薦不赴

四朝聞見錄史文惠薦士云淳熙五年三月史浩
再相急於進賢如初朱文公熹呂公祖謙張公栻
曾氏逢輩皆薦召之惟張公栻不至

按四朝聞見錄又云史浩與公父淳熙議不合
故不應召蓋泥於本朝避嫌之制云不知公固
難進易退者葉紹翁之語未免臆測

是年學舍成訪士子居之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學舍已成方敢請諸邑有行義士人入其中爲表率

改革嶺外風俗刑獄使者陸濟之子不奔喪執拘以付其家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嶺外風俗尤弊開端示漸喪祭婚姻頗有肯革者

按神道碑云刑獄使者陸濟之子棄家爲浮屠聞父死不奔喪爲移諸路執拘以付其家未署何年但稱在廣西姑綴於此

五月朔除祕閣修撰

神道碑云五年除祕閣修撰

按本集謝除祕閣修撰表稱在廣西任日伏蒙
聖恩除臣祕閣修撰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又
有進律之褒乃蒙再命語蓋除祕撰係再命與
除轉運副使同時又按續資治通鑑稱淳熙五
年五月甲午朔除祕閣修撰令再任云云再任
乃四年事續資治通鑑入五年似誤

子焯病卒

呂外集與陳同甫書云張欽夫近喪子力請出廣

遂有鄂漕之命

除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

誠齋集張左司傳云五年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

七月劉共甫卒遺奏請召用公

朱集劉公行狀云五年閏月屬疾草遺奏千餘言有云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陛下亟召用之七月疾革命取前所草奏封上之

是月劉文潛代爲帥公以吳獵薦遂去郡歸所至游歷山川在舟讀書修改孟子說

鶴山文集吳獵行狀云宣公移使湖北司業劉公
焯代爲帥問士於宣公以公對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秋涼行大江所至游歷山川
復多濡滯舟中無事得讀論語易傳遺書極覺向
來偏處取所解孟子觀之段段不可修改得養氣
數段

按本集歸舟中讀書詩有句云吾歸及新秋故
知在七月

八月至宜春記袁州學劉子澄以李季章季允屬公
成就之

本集袁州學記云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
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
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百有二
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庠陋弗克稱
至於今守乃慨然接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
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
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某謝不敏則請益堅
乃進而告之日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攷
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

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

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
方載於孔子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
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
門而行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
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
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爲記今守名杓
實某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真西山文集跋劉靜春與南軒帖云是歲淳熙戊
戌眉山參政李公甫冠其季今制闈侍郎十有八
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又屬宣公成就之

公之官過澧士子郊迎舉郡守政績還其文書躍馬去

鶴林玉露舉劉郡守云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日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啟告間閭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餽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到任首嚴緝捕之令

神道碑云湖北尤多盜公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

者罷之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破膽相率遁去
公又益爲條教喻以利害俾知革心開其黨與得
相捕告以除罪

整頓軍政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某受任上流到郡恰一月軍
政極壞義勇民兵實多強壯但久不核其籍且數
年不教其勢因循見行整頓此事帥司兵但有神
勁馬步合千人荆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
餘人非復岳侯向日規摹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荆鄂義勇民兵云淳熙初張

欽夫爲帥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分爲五軍軍分
五部

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成公爲之記

本集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記云宋有天下明
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
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春陵
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
故世稱爲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
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
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

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王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木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顛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爲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意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

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於老則入於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古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

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
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
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
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
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按記末稱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
下車之始卽議更度之旣成使來請記云云

淳熙六年己亥四十七歲

正月楚望二壇成

本集楚望記云扁曰楚望取傳所謂江漢沮漳楚

之望也於其成率僚屬以告末署淳熙六年正月
二、月經行郡圃作後祀菊賦

本集後祀菊賦云張子爲江陵之數月時方中春
草木敷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

詔與諸司議募弓弩手事公奏上之

神道碑云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募游惰號
弓弩手蓋欲以控制諸蠻而實不可用詔與諸司
平處列上公爲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詔皆施行
答陸子壽書論學

本集答陸子壽書云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

患鶩於高遠則有蠟等憑虛之憂聖人教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又言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蠟等之失

按呂集陸先生墓誌銘云荊州牧張公栻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無幾何而張公歿所云還書似卽指此書

朱公元晦築卧龍庵於廬山勝處公賦詩寄之

按朱集答呂伯恭書有云卧龍庵記聞已蒙落

筆欽夫寄一詩來當並刻之其書爲淳熙七年
正月四日此詩當在六年作

九月九日與賓佐登龍山

本集答朱元晦書云重九日出郊登龍山四顧雲
水渺然甚壯觀

朱別集答皇甫文仲書云龍山佳句可見一時賓
主之勝恨不得爲坐上客也

按本集有與賓佐登龍山詩

李仁甫守武陵奏乞度田立額事下諸司公聽其議
連名具奏上從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湖北土丁刀弩手云李仁甫
出守武陵力言括田招募不便乞度田立額事下
諸司張欽夫爲安撫使頗以仁父爲是尋連名具
奏上從之

公斬姦民出塞爲盜者數人縛亡奴送之北
神道碑云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官吏多蔽匿
弗治至是捕得數人命斬之以徇於境縛其亡奴
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

建曲江樓

朱集曲江樓記云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病其

學門之外卽阻高墉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
河

奏劾信陽守劉大辨不報

宋史張栻傳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
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栻劾大辨所招流民不滿
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
易他郡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

十一月公疾

鶴山文集跋張宣公帖云公以淳熙五年守荆七
年二月七日易簣今其十四日書云詰朝陽至蓋

六年長至正在月半則此帖距公之亡才八十四日耳其二十日帖云氣體未復不免灼艾想公之疾自此日侵

按鶴山文集作二月七日易簣似誤

十二月朱公元晦遣人候公

朱集祭張欽夫文云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

朱續集答黃直卿書云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

淳熙七年庚子四十八歲

正月疾甚丐免職不許乃以病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張敬夫遺表云張敬夫帥荊州庚子春疾甚數丐免不許

神道碑云公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乃得之

朱續集答黃直卿書云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他不數日間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

洪本朱譜云南軒卒於江陵府治疾革時弟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職莫愛他底一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按一友在左右据宋元學案卽吳倫

二月二日公卒於江陵府舍六日詔爲右文殿修撰
提舉武夷山冲祐觀訃至帝嗟悼之弟定叟護送其
喪以歸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張敬夫遺表云敬夫卒之四
日上聞知其疾病乃詔以右文殿修撰奉祠將死
自作遺表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上迄不
見也

神道碑云淳熙七年二月甲申卒於江陵之府舍
比詔下以公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祐觀

一則已不及拜矣訃聞上亦深爲嗟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靜江之人哭之尤哀柩出江陵老稚挽車號慟數十里不絕其弟衡州使君杓護其柩以歸葬於潭州衡陽縣楓林鄉龍塘之原答呂伯恭書云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蓋緣初得疾時誤服轉下之藥遂致虛損一向不可扶持從初得疾又緣奏請數事例遭譴却而同寮無助之者種種不快而然雖曰天數亦人事有以致之此尤可痛耳

又書云兩月來每一念及輒爲之泫然朋舊書來

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江州皇甫帥之子
歲前至彼見其未病時奏請多不遂且多爲人所
賣中語亦不與之團教義勇亦不與支例物錢放
散之日人得五百金而去馴致疾病端亦由此但
其身後遺奏爲人摹刻石本流傳四出極爲非便
又書云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
噎今日方再遣人往致奠臨風頓愴殆不自勝計
海內獨尊兄爲同此懷也祭文一篇謹錄呈蓋欽
夫向嘗有書來云見熹諸經說乃知閒中得就此
業殆天意也因此略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

意而歎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

又書云欽夫遺文見令鈔寫其間極有卓絕不可及處然亦有舊說不必傳者今便不令鈔矣每一開卷令人慘然只俟解印徑往哭之小洩此哀也
答傅子淵書云所示江陵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恍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間有鄙意所未安者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

祭張敬夫殿撰文云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

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
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
雪南山解袂楮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
公牧於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
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
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
觀於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遺問訊
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叱歔歔時友曾子實同我
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
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

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並矢詞以爲報尙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云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膈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

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在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

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
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
寄此醑也惟兄憐而鑒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
嗚呼哀哉

神道碑云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
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
至必竭兩端而後已蓋其嘗言有曰學莫先義利
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
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
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

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張五十丈遂至於此痛哉聞
時方餒驚愕氣通手足厥冷幾至委頓平生師友
間可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一處耳祭文錄呈
又書云荊州病中請祠亦有苦勸當途令從其請
者亦以向來之嫌畏人議論不能容之遂堅不肯
從但作帥與小軍壘不同但須內外至誠相與首
尾相應乃不誤事既非心相與則有首尾衡決處
如來教數條皆是也符節在身不得擅去此所以
憂而至於病病至於死每誦量而後入不入而後

量之語爲之泫然

又書云荊州之赴深思渠學識分曉周正如此而從游之士往往不得力記得往年相聚時雖未能盡領解渠說話然覺大段有益不知其他從游者何故迺如此蓋五十丈不能察人情虛實必如某之專愚毋它其教誨迺有所施耳若胸中多端者雖朝夕相處未必能有益也

又書云張五十丈遺文告趁郡中有筆力早寫一本見示極所渴見不必待編定亦不以示人方其無恙時謂相見日長不曾鈔錄今乃知其可貴重

也

與陳同甫書云張荊州不起此自有所關繫豈獨游從之痛哉使其不死合點檢整頓處甚多至於不自是不尙同則相識中未見兩人也

祭張荊州文云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資澁訥交

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
席之際傾倒肺肝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
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爲
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
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
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
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勵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
立己不黨同胸懷坦然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
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
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以虛

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則爲社稷生
民之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我無所復
望矣雖然有一於此公在三之義上通於天養其
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沒爲二者
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
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
近爲閒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
靡宅至於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
先生之言暖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
在睽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

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
謝子產乎不敏豈復能文直寫胸中之誠以告公
而已

張宣公年譜卷下

張宣公年譜附錄卷上

永康胡宗林季樵

誠齋集順寧文集序云余紹興己卯之冬負丞丞之
零陵偶過張敬夫敬夫曰有帥桂林者秦太師之客
也一日集府庭曰秦成驛有光屬天某願與諸君賦
之不賦者二人其一則子駒也 己卯

朱集跋胡五峯詩云紹興庚辰熹卧病山間親友仕
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招之或傳以語
胡子胡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
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

詩以箴警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
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 庚辰

誠齋集和張欽夫望月詞序云欽夫示往歲五月詠
歸亭侍坐大丞相望月詞予於辛巳二月既望夜歸
讀書於誠齋甲夜漏未盡二刻月出於東山清光入
窗欣然感而和焉 辛巳

跋張欽夫介軒銘云欽夫之文清於氣而味豕吾見
之多矣而猶恨其少讀此銘詩欣然殊慰人也君子
之於水木竹石愛之與眾人豈異也眾人之愛水木
竹石也愛水木竹石而已矣欽夫愛唐氏之石而得

乎介又以其得而施及於唐氏則其愛也水木竹石而已乎有來觀者其愛與欽夫同不同未可知也一笑而書其後所以一笑者予欲書而忘其書也 壬午

朱集答何叔京書云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太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

朱續集答羅參議書云時得欽夫書聞其進德之勇益使人歎息

又書云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

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
皆不我欺矣

又書云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
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某近乃覺
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 以上丙戌

朱集與曹晉叔書云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
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

與劉共甫書云今日氣象大根大本被羣小壞八九
分在長沙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 以上丁亥

答石子重書云去秋走長沙欽夫見處卓然但天姿

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
太高湘中學子一例學爲虛談又言欽夫見得表裏
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
商量也

答何叔京書云欽夫之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
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
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足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
論自可見矣

與曾裘父書云敬夫得書否比來講論尤精密亦嘗
相與講所疑否 以上戊子

士金 一
三
答林擇之書云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
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尙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
蓋乍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

答何叔京書云欽夫臨川之除薦者意不止此亦係
時之消長非人力能爲也近寄得一二篇文字來前
日伯崇方借去已寄語令轉錄呈其間更有合商量
處也

嚴州圖經學校下云紹興七年知州胡寅盡徹舊屋
自嚴堂廊廡齋舍煥然一新但門徑屈折而東出乾
道五年知州張栻悒然不滿屬學之南有志負廢尼

寺故址悉舉以廣學宮於是學門南開

以上己丑

朱集與林擇之書云得欽夫書論太極之說竟主前論殊不可曉

又書云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覺應事恂恂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

又書云元履適過此云得其子九月末書南軒求去不獲數日甚撓此極知其必然不知渠又何以處之呂集與學者及諸弟書云張守議論平正舉措詳審且又虛心從善在今士大夫中極難得也如財賦寬其苛細者其餘則拘收甚謹簡省宴會裁節用度

元宵

罷出游止州治中皆遵柳守之舊凡政事皆詳究本
量點燈數百而已

末反復熟議而後行繩治胥吏之欺罔者
首決三都吏人甚快

之而恕其不及大抵不墮一偏蓋皆爲學之力也已
入奏爲嚴州百姓減免丁錢果若得請則一方民力
甚寬亦非細事

又書云張守引進士子孳孳不倦又此間諸公問學
者亦多張守館客

答潘叔度書云張守議論甚平正且虛心從善在今
士大夫中殊不易也如極稱重劉賓之而以王龜齡
爲未至論胡生知言見處極高而文理密察之功頗

有所未到論朱元晦妙理幾微亦未以爲然者其他長處亦甚多

又書云壺範張丈甚愛此書欲便刊板易只依次序不編家人卦在首此乃張丈之意此說甚長也

又書云燒丹事適以問張守迺翟倅閭中病於蘭谿醫者燒丹張守之內亦虛怯故附燒一兩耳傳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事警省渠甚感年兄見愛之意也壺範張守小女皆誦

又書云朝夕朔望奠禮數此禮節目兩日來與張守同議頗似穩當

與潘叔度書云每與張丈說上高明開納如此若常
得正人吉士啟沃浸灌事安有不回之理所恨此氣
脈不復接續耳張丈門庭甚靜干請皆截斷

與劉子澄書云幸張丈鄰牆得以講磨此公學問端
的親切而中無私主進進不已恨吾兄未得親近之
也

誠齋集與張敬夫書云方眾賢聚於本朝而直閣猶
在輔郡何也某無似之迹直閣推挽不少矣其如命
何三逕稍具徑當歸耕爾鄙性生好爲文而尤喜四
六近世此作直閣獨步四海施少才張安國次也某

竭力以效體裁或者謂其似吾南軒不自知其似猶未也

宋元學案云一日奏事帝問天先生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監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續資治通鑑云公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向輒有所隨順

又云六月公上言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請託之罪並及徐申罷之英斷赫然臣爲諸臣言陛下懲姦不私

於近有君如此何忍負之又言謀國當先立一定之
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於成上
庚寅

朱集答林擇之書云欽夫春來未得書聞歲前屢對
上意甚向之然十寒眾楚愛莫助之未知竟何如耳
又書云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乃如此渠在榻
前儘說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彼眾我寡難
支撐耳

答范伯崇書云欽夫得行所學吾道之幸但此事大
難不可喜而可懼近復如何得正月書亦未有異聞

也論學依舊有好高傷快之弊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既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聞以漕渠淺涸尙濡滯蘇常間今當已沂江南下矣

又書云知言疑義比與張丈訂正者既已埒去今復有欲商推者謹疏於後

與張敬夫書云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兩年承教可謂浹洽

梅溪文集與張左司書云比聞盜竊樞柄甚於陽虎
取寶玉大弓公首摧其奸與先正忠獻公斬范瓊曲
端等何異天下無賢愚遠邇莫不稱快知大賢之有
後況我輩耶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真可爲社稷賀也
與虞丞相書云忽聞左司張棧差知袁州不覺驚駭
朝廷除授固自有意非某所得知第以棧之學問操
履舉皆過人在今朝列少見其比使之密侍經幄必
能以直道啟迪聖君使之治劇剽煩亦能處紛擾而
不亂况其直聲已著中外稱賢一旦外除有識無不
短氣朝廷舉內修外攘之政正當愛惜人才相公以

道事君尤宜留賢自助敢乞於榻前力賜主張令棧
且留舊職庶幾釋中外之疑伸善類之氣

誠齋集上壽皇乞留張栻黜韓玉書云如前日樞臣
張說之除在廷之臣無一敢言獨栻言之人皆以爲
成命之難回而陛下卽爲之改命是時天顏之喜聖
語之褒行路之人皆能言之以爲堯舜之舍己從人
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一旦夜半出命
逐之遠郡民言相驚以爲朝廷之逐張栻是爲張說
報仇也臣以爲不然陛下如惡其人必不聽其言陛
下旣聽其言必不惡其人然天下之人難以戶曉此

意未必出於陛下而此謗獨歸於陛下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爲陛下一言也

上虞丞相書云大抵君子若不足樂也久而有味小人若可喜也終必受其禍今韓玉以可喜而留張栻以不足樂而逐不特朝廷之憂也亦門下之憂也

止齋文集跋南軒四益箴云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吳之碧瀾堂

宋史尤袤傳云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祕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眞祕書也

以上辛卯

朱集答林擇之書云欽夫屢得書有少反復議論未

及錄去其大槩曲折亦非面未易布也力行固不易而講論要是得當亦復如此之難可歎可懼渠所論如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旨亦不得也不知擇之以爲如何某則絕不愛此等說話前輩議論氣象寬宏而其中自有截然不容透漏處豈若是之迫切耶

壬辰

答呂伯恭書云長沙此三兩月不得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預以見告俟得本攷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爲害不細昨見人鈔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不知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

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版行也

又書云欽夫近得書別寄言仁錄來修改得稍勝前
本仁說亦用中間反覆之意改定矣聞其園池增闢
盡得江山之勝書來相招屬此蹤跡未自由又鄉里
饑儉未敢輕諾之也

又書云欽夫近得書寄語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
比之向來收斂慤實則已多矣言仁諸說錄呈

跋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云且惟子重之爲
是閣蓋非學校經常之則非得知道而健於文者不
能有所發明也則轉以屬諸廣漢張君敬夫而私記

其說如此云

答石子重書云南軒語解首章其失在於不會分別
學習二字又謂學者工夫已無間斷却要時習只此
二事可疑耳又言習字南軒之說正顛倒了

答李伯諫書云欽夫此數時常得書論述甚多言仁
及江西所刊太極解蓋屢勸其收起印板似未甚以
爲然大抵近日議論語孟解已見一二篇雖無鄉時
過高之失而寬縱草率絕難點檢不知何故如此無
由相見殊使人憂之長沙書來又分門編本朝事及
作論篤一書雖盜跖之言有可取者亦載其中不知

作此等文字是何意思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長沙近得書寄新定語孟諸說
來論議比向來殊深穩平實其間亦時有未達處且
夕因便當往商榷也

與陳同甫書云張文比累得書平實有味歉然益知
工夫之無窮往年豪氣殊覺銷落

與學者及諸弟書云張文常得書每見其退然知難
收斂篤實與前此相聚時大異 以上癸巳

朱集答呂伯恭書云長沙頻得書地遠難得相見此
公疎快書不敢盡言心之所憂亦微詞以見

與林擇之書云欽夫得疾之由說者多端非一朝一夕之故今日聞有靜江之除蓋近日羣小屢有變露上意必是開寤故龔實之入參時事似欲小變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云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游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爲世醇儒今乃欲以筆札之工追蹤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放棄逸與西臺之溫厚靚深其得失之算必有能辨之者鶴林玉露南軒六詩云張宣公題南城東渚麗澤濯清西嶼采菱舟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以上甲午

朱集答呂伯恭書云近桂林寄本政書後更有一二種文字已屬其別寄老兄處或可並補足成一家之書也

答吳晦叔書云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又得南軒寄來書稿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

呂集與陳同甫書云近得桂林報書甚稱益恭殊倚信之也 以上乙未

與劉共甫書云欽夫歲前得書爲政之意甚美但所請與諸司均節一路財賦者不知者以爲必侵官不知終能協濟否所論鹽法利害頗與閩中相似渠但

深排鈔法而以官般爲善不知官般果能無弊否其
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爲可恃而留
意於此此尤可敬者

與方耕道書云所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旦夕專
人候之又言居上以寬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
以猛恐非吾輩平日所講之意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張敬夫遺表云敬夫始以父任
爲右承務郎平生未嘗乞磨勘上知其任在廣西特進
二秩爲承事郎故職雖高終不得任子云 以上丙申

朱集與劉共甫書云欽夫得書云長沙傳聞某病消

息殊惡此雖非實亦竟遭凶禍可怪也又具道其經理財賦之詳但趙漕去時意象甚不平不知今相見後復如何也

書麻衣心易後云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腳跡下盤旋者而與之辨是亦徒費於辭矣

蘆浦筆記堯廟云桂林有堯舜廟堯廟在堯山下灘江中分舜廟在西岸南軒是時毀諸淫祀而獨留此二廟且修之抑不知嘗攷證其所始乎蓋堯未嘗至南方若因山而祀則予曩游桂林大抵回環之山皆

積石惟堯山則累土故此山因土而名堯恐非陶唐氏之堯若廟而祀之特此山之神可矣若曰唐帝恐成坳會以上丁酉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欽夫猶未得長沙書近有兼知鄂渚之命鄉云欲請祠猶未見文字到或傳已索逖吏未知信否今外郡猶可行志苟其子葬畢體力無它且往之官亦自無害也

誠齋集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記云予去年十月致書桂林伯侍講張公今乃得報且諉予曰宜州太守韓侯璧直諒士也初抵官下他皆未遑首新山谷先

生祠堂既成來求閣名若記棻旣以清風名閣矣子
學詩山谷者微子莫宜記之

鶴山文集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云靜春先生劉公
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所與張宣公帖也宣公時爲
祕閣修撰荆湖轉運副使過其弟端明公於宜春是
歲石林李公年二十悅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以
二公屬宣公已日異日與川中作師表非小補也
戊戌

朱集答呂伯恭書云荊州近寄一詩來讀之令人感
慨今亦錄去渠以信陽事甚不自安叔度子約書云

都下諸人頗不直果如何然世間人口無真是非未知果孰爲是也

與皇甫文仲書云左右到彼既久南軒必朝夕相見當有深趣所諭恢復規模誠不可易之論然今日亦惟南軒實做得此功夫

呂集與朱元晦書云欽夫得書亦以爲須一出爲善與周子充書云欽夫既按吏未報而復遣本州倅往攝事彼安得不猜懼

宋史趙雄傳云張栻在荆南趙雄事事沮之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之

以上巳亥

呂集與周子充書云欽夫之傳極爲之驚憂第細觀
牘尾乃二十七日距二日已兩旬不應江陵尙未申
到猶覬消息之不眞也

宋元學案云先生寢疾微吟曰舍瑟而作敢忘事上
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 以上庚子

朱別集與劉子澄書云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
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
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 辛丑

朱集答胡季隨書云南軒文集方編得略就便可刊
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確實痛

切今却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論
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
之耳 癸卯後

答呂士瞻書云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
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
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今當以程先生之說爲正則
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要一切於鬧處承當更
無程子涵養之意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
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張敬夫畫像贊云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

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豪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
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
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
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
死矣觀於此者尙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張南軒文集序云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
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
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
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
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唱

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
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
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
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
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
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
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
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
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
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

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
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
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
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
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
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
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
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
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
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

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遠取觀之蓋多鄉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

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感是則予之
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
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
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
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
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
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
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
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
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

以上甲辰

答詹帥書云欽夫文集久刻未成俗人嗜利難與語
然亦一面督之得卽納去次孟子說渠已不幸無復
增修刻亦無害恐未能使其無遺憾於九原也

答詹體仁書云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今學者多
如此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
非小病欽夫往時謂救此一種人故說有太快處以
啟流傳之弊 以上乙巳

答鄭仲禮書云示諭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
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又來諭所

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僞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爲然然亦誤以爲真希夷之師說也 癸丑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云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
酌于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
公遊登高望遠指顧茲土水竹之間謂予肯來相與
卒歲予以懷土顧謝不能其後聞公開鑿亭沼帶經
倚杖日遊其間寫景哦詩辱以寄我寂寥短韻幾篇
在吟於今幾何歲月奔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懷
舊遊顧步涕落未奠宿草姑卽遺祠玉色金聲恍如
對接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南軒墓文云惟公閔達之資聞道最早發揮事業
達於家邦中歲閒居益求其志鶴鳴子和朋簪四來
我時自閩亦云戾止更互切磨羣疑乃亡厥今幾何
俯仰一世公逝既久我老益衰何意重來獨撫陳迹
塵筵髣髴拱木荒涼錄牒散亡音徽莫紹世道之感
平生之懷交切於中有涕橫落欲推公志據舊圖新
衆允未孚唯以自愧一觴往酌並寄此情公乎不忘
起聽我語 以上甲寅

跋吳道子畫云頃年見張敬夫家藏吳畫昊天觀壁
草卷與此絕相類但人物差大耳張氏所藏本出長

安安氏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云此張敬夫與縉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令人感慨不已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以上丁巳

周益文忠公集書張欽夫祗劉文潛焯與蔣邕州書云亡友張欽夫劉文潛皆眼高四海未嘗輕以一字許人先後帥桂林聞邕州遺愛及華夷大書至數百

言甲子

道命錄南軒先生張宣公謚議云公蓋代儒生爲國
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重名功業未遂中道以沒
於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請維時帥臣列其事
於朝上卽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天光下臨雷厲風
動豈容拘常襲故實憊名浮者所可同日道哉公丞
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峰先生胡公之門人也鍾美
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慨念
孔孟旣沒正論淪鬱言道德者溺虛無尙功利者急
變詐而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世去古愈遠流靡日

激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唱明道學開迺人心由是
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俗之久安者難變理之
僅明者易微公爲此懼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采摭遺
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
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
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爽闔明白
務實求是謂克己復禮顏子所以爲百世師也作希
顏錄早夜以自警謂仗義履正諸葛忠武所以爲三
代佐也作武侯傳又爲之記爲之贊先漢人物獨許
董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爲國遠慮尤拳拳焉則其

講學之精微趨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矣孝廟
初元銳意規恢建置督府公參贊機幕閒以軍事入
奏爲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爲郎賜對
申演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備禦而無
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援古證今願上以三代之
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治要不過曰宅心爲萬事
之綱修身爲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
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視帝王盛時元
臣碩輔所以識達國體啟沃君心者異世一轍公自
以蒙被殊知圖維補報奮不顧身盡言無隱如指切

發運苛斂之病民力排樞筦除授之非據英詞勁氣
至今凜凜直道難行毀言日至公不得久留內矣越
數歲天子深思其賢俾臨藩屏公誼存報主不以內
外爲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略廣西也所以復
於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爲本及制置荆南也首以
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義則爲不敢顧避諄諄爲上
言之公惟誠於爲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聖賢
之訓故游更二鎮凡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恐
不及如鹽莢如馬政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末立奏
罷行會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黠聰

上亦嘉其忠實璽書勉勞有志大用而公已屬疾矣
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
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某
讀公遺編至此廢卷永歎竊謂公平生大節所以蔽
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蓋理
之實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充此理任重道遠
無彊自然講於己者爲實學復於君者爲實德建於
利者爲實利篤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以行之夫
是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
者有益於人之國信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歟謹按諡法體和居中善聞
周達曰宣沈涵道眞見理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成
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
其惠非善聞周達乎節行壹惠請諡曰宣太常博士

孔燁上

甲戌

先是嘉定七年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衛涇奏
爲南軒先生請諡得旨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諡議云公以堯舜君民之心振
一世沈溺以孔孟性理之學起一世膏肓君臣都俞
師友講習載在方策莫不家藏其書人慕其學昧者

識所趨嚮識者得其指歸習與性成天理昭晰豈小
補哉汝明生晚居僻每想其人恨不得執鞭爲御聽
警誨以開茅塞今清朝特采公論以易公名申賁後
學適茲承乏考績竊以爲公之應諡所不待議將盡
南山之竹不足以發幽潛尙何所措詞惟公之學根
原於中庸大學之奧旨參訂於濂溪二程之微言漸
漬於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峰之師說豁此心於天
地充其仁於萬物辨之明毫釐必計行之力食息弗
違故其在講筵在宰屬猶是心也在州郡在藩鎮猶
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槩見知上有尅復神州之

志則以稽古親賢爲請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悅
人心充士氣爲言其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己私以明
大義正人心其召還奏對則請先務實以修德立政
用賢養民論史正志爲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實論
張說僉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漕
司抑賣州鹽之法申諸州按習效用之令息洞酋之
譁革綱馬之弊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
正淮民出塞之罪行義勇量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
自所學流出經曰天不愛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
出於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

至孟子厥後罕傳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宋興百年濂溪二程發明於前呂謝游揚扶持於後義理貫徹夙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爲師友於是演迤溥博丕闡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多今晦庵朱氏已諡曰文公沒三十六年始議其諡時則後矣諡之曰宣尙與朱氏相參用見羽翼孔門之意諡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之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美聞周達迹古以驗今博士議是

請從謹議嘉定八年口月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
兼權考功郎官楊汝明上奉聖旨依乙亥

景定嚴州續志賢牧張栻下云乾道五年以直祕閣
知州其治不嚴而威不疾而速大抵以教化爲先務
奏蠲丁鹽錢絹民以蕃庶旅名山斥淫祠至今遺老
猶能誦張閣焉景定辛酉旨封華陽伯秩於從祀

辛酉

張宣公年譜附錄卷上

張宣公年譜附錄卷下

永康胡宗楸季樵

朱集答胡廣仲書云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

答方賓王書云敬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論後覺其誤卽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加模刻爲害不細往時常別爲編次正爲此耳然誤爲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佳甚可恨也

答曾致虛書云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

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
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
爲誠也

答林擇之書云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
言語不能無病其大體莫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
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
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
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
截工夫也

又書云敬夫寄得書論二先生事實中數段來改正

謬訛所助頗多但記二蘇排伊川處只欲改正云同朝之士有不相知者又欲削去常夷父張茂則兩段以爲決無此事他議論亦尙多不能一一及之
答胡季隨書云南軒集誤字已爲檢勘其間空字向來固已直書尤延之見之以爲無益而賈怨不若刊去今亦不必補後人讀之自當默喻也但序文後段若欲刪去卽不成文字

麗澤論說集錄云張荊州之教人也必使人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復求之聖賢語言朱子語錄云欽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

有病

又云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略南軒疏略從高處去伯恭疏略從卑處去

又云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切寫去與他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說得是都改了孟子說不曾商量

攻媿集朝請大夫曹君墓誌銘云張栻尤知君引置簽幕舉詞有云直論敢言不肯詭隨有足嘉者

輿地紀勝永州景物下云雙鳳亭在州門石上有文隱然舞鳳之象南軒張栻爲之記

鶴林玉露德行科云楊廷秀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
此何足惜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廷秀大悟不復
習

跋南軒與坐忘居士房公帖南軒遺墨謂其拔於流
俗謂其剝去華飾其白首守道凜然如霜松雪竹者
嗚呼其賢矣乎

跋南軒帖云厥考以宗社生靈爲己任厥子以聖門
事業爲己任然則士之以訛覽詞章哆然自足者其
待己亦太涼矣夫

跋南軒所與李季允帖云南軒受學於五峯久而後

得見猶未與之言也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
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予之今帖所謂無急於成
乃先生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耳

湘鄉蕭定夫佐師友堂銘云佐之先人事五峯先生
與張宣公爲同門友佐由是亦獲拜宣公於長沙宣
公授以居敬一言

跋張宣公帖云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三子以學問
爲羣儒倡雖其才分天成功力純至然亦不可謂非
師友切磋之益

師友雅言云嘗見宇文挺臣自言某向嘗親登張南

軒之門面傳遺言凡作文字須從源頭說來

直寶章閣張公墓誌銘云輪對以其伯父宣公告孝宗語告上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

楊伯昌浩齋集序云予嘗觀衡山胡子所以告張宣公者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也非格物者不能知之未嘗復行至勇也非居仁者不能張子得之服行以終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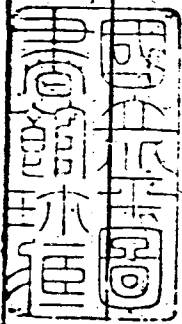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云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張宣公謂工

夫並進相須而成

又云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爲非

永樂大典二寘多士下引張南軒集乞廣取士狀云
國家設科以羅多士雖日考之以文詞而真才實能
往往由此而得

張宣公年譜附錄卷下



宋東萊呂成公外錄卷之一

滇南阮元聲

溫陵史繼任

年譜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

是歲公外王父曾文清公

幾

為廣西轉運使公

皇考倉部時在桂林甥館三月十七日

時公生

紹興八年戊午

紹興九年己未

紹興十年庚申

紹興十一年辛酉

紹興十二年壬戌

紹興十三年癸亥

紹興十四年甲子

紹興十五年乙丑

紹興十六年丙寅

是歲年十歲倉部爲江東提舉司幹官公隨侍于

淳陽十二月八日公祖駕部終于婺州

紹興十七年丁卯

隨侍在婺州

紹興十八年戊辰

四月以祖駕部致仕恩補將仕郎

紹興十九年己巳

紹興二十年庚午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是歲倉部爲浙東提刑司幹官公隨侍于越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有賦真覺僧房蘆詩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是年春倉部為福建提刑司幹官公隨侍于福唐

三月從三山林先生少穎

之奇

游

先生時待次汀州長汀尉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是年年二十歲應福建轉運司進士舉為首選十

一月九日如臨安於是林先生入爲祕書省正字
是歲有許由清曉出郊城樓夏夜諸詩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是春試禮部不中赴銓試

中等第
三人

四月七日授進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因如天台省外祖六月二日

自天台歸福州十月倉部任滿公隨侍歸婺州十

二月十六日如信州二十九日親迎于韓氏新知

建州建安縣

元吉

之女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四月二日公歸自信州以韓夫人廟見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十一月初四日女華年生

紹興三十年庚辰

四月嶽祠滿六月赴銓

上等第
二人

倉部亦以祠滿赴

闕授岳州通判館於伯舅糧料院曾公原伯蓬寓
舍於是籍溪胡先生原仲憲爲祕書正字汪公聖
錫應辰爲祕書少監公皆嘗從遊八月歸婺州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正月十三日授嚴州桐廬縣尉二十三日子岳孫
生兩旬而夭是歲五月王公十册為大宗正丞十二
月林先生少穎出為提舉福建市舶皆過婺來訪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正月八日公如信州於是韓公

元吉

為司農寺主

簿公以夫人歸寧三月二十八日歸自臨安四月
倉部用從臣薦差如黃州六月初七日子齊孫生
是月十二日倉部之官黃州公侍母夫人如越中
外家時伯舅通判紹興府事六月二十三日韓夫

人卒于臨安是日公自越如臨安八月以韓夫人
之喪歸娶九月二十六日葬韓夫人於武義縣關
招山所生男亦天冬如越是歲發兩浙轉運司解
第二
人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春試禮部

奏名第
六人

四月十二日賜進士及第改左迪

功郎又中博學宏詞科六月七日特授左從政郎

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

制詞勅左迪功新差
南外敦宗院宗學教

長呂某唐之科目雖多而輕故有食餌小魚之
然適中者亦寡矣此青銅錢所繇取譽於當世

也需爾科皆優選宜有以旌其能資叙超升是亦
常典可特授左從政郎差遣如故中書舍人錢周
行材

隆興二年甲申

四月公如黃州八月侍倉部赴闕奏事九月如越
十一月如浙西閏月歸婺州

乾道元年乙酉

八月倉部之官池州公侍母曾夫人以十二月至
郡

乾道二年丙戌

是年年三十歲十月倉部自池州召歸爲郎先如
臨安公侍母曾夫人歸至建康十一月一日夫人
以疾終於舟中公護喪歸婺

乾道三年丁亥

正月二十二日葬夫人曾氏於明招山倉部謁告
歸會葬四月如臨安省侍五月復歸明招山冬在
明招山學子有來講習者

乾道四年戊子

秋自明招山歸城於是倉部出知江州侍次尋改

知吉州冬授業曹家巷始有規約及左氏博議是歲修東萊公家傳。

乾道五年己丑

二月從吉如宣城省外氏三月四日還自宣城五月如德清因遊靈洞有戴衍字序二十日親迎於韓氏實元妃之女弟六月初六日除太學博士待

闕制詞勅左從政郎呂某首善自京師而教化原於太學博士員又所以駕其說以誨諸生也惟選既重宜擇其人以爾讀書業文無它嗜好由門蓋得官而一日連中兩科聲華籍甚士論稱之茲用擢爾重席上庠爲之誦說使夫博古通經之士輩見於時則爲稱職可特授依前左從政郎太學

傳士替王信年滿關
中書舍人胡沂行 八月十一日歸自德清以韓

夫人廟見二十五日改添差嚴州學教授以近旨

中都官待次者補外故也二十七日如三衢見汪

公聖錫十月七日歸自三衢十八日之嚴州二十

一日交事是歲有巳丑規約及謝遣初學約束五

月九日又有巳丑課程巳丑所編至嚴有春秋講

義

乾道六年庚寅

廣漢張公 斌 爲守公有爲張公作乞免丁錢奏狀

及訓表又編次圖範張公爲之序五月初七日除

太學博士

制向勅左從政郎呂某朕追懷故老慨想遺風惟粟業之相門有一時之才字

爾學優多士各擢兩科準易草經獨守揚雄之志

下惟授業共尊董相之風茲召自於泮宮俾入齋

於學省以慰諸儒之望庶幾師道之明尚副予知

益推所學可特授依前左從政郎太學博士權中

書舍人

王拒行 閏五月四日公自嚴陵歸癸八月會諸生

于麗澤有規矩七事九日復還嚴陵遂如臨安是

月倉部之官音州十二月十九日兼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計官公之召也張公亦自嚴陵召歸

爲郎兼講官與公同恙居吳興芮公燁爲國子司

爲郎兼講官與公同恙居吳興芮公燁爲國子司

業與公共修學政

明年春蔣公為祭酒劉公焯為司業

是歲有輪對

劄子及太學策問及為門人定喪葬禮

乾道七年辛卯

四月二十二日螺女生五月十三日韓夫人卒六

月請告歸葬十七日葬韓氏于明招是月倉部自

吉州奉祠七月六日公如龍游迂倉部八月待倉

部歸娶與宰相書請祠侍親不許是月二十四日

以通歷任四考改左宣教郎召試館職九月十六

日除祕書省正字兼職如故

制詞勅左宣教郎正字兼職如故

英俊之林卿相之儲也博采時名復試焉而後拔
選任如比不巳精乎而某連中儒科有窺古之學
爾哉世濟名德有康時之心其往觀未見之書沈
浸涵泳以就遠器朕將收其用焉可依前件中書
舍人趙雄行是歲祭酒芮公太史劉公夙詹事王公朋

皆卒公有祭茵祭酒文王詹事挽章及為宰臣虞
允文恭書御書崔寔政論下方又有李濟伯侍御

母挽章

乾道八年壬辰

春為省試考官在試院聞倉部屬疾請告歸癸二
月四日丁憂復修喪葬禮定祭禮十一月三日葬

倉部于明招山是歲螺女亦天

乾道九年癸巳

是歲諸生復集講尚書有癸巳手筆七月薛常州
季宣卒八月劉子澄及陸子壽來十月陸子壽復
來公與同觀實錄有實錄節

淳熙元年甲午

正月以韓尚書

元吉

守婺散遣諸生始編讀詩記

閱春秋左氏傳有標抹本劉子澄來三月如明招
四月從吉五月十三日如三衢二十六日陸子壽

自臨安來六月一日歸自三衢是月二十三日
管台州崇道觀八月二十八日如越潘叔度偕行
九月二十七日歸自越有入越錄十二月過烏石
是歲魏元履卒有挽章又有哭芮祭酒十詩薛常
州墓誌喬德瞻墓誌及左氏手記

淳熙二年乙未

春在明招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訪朱編修元晦
潘叔昌從舊月餘同觀關洛書輯近思錄朱編修
送公于信州鶯湖陸子壽子詩劉子澄及江浙諸

友皆會畱止旬日歸至三衢又畱旬日迺歸有入
閩錄七月自明招如武義之上構會葬因遊劉氏
山園有綠映亭諸詩八月一日復歸明招閱通鑑
有標抹本學子多來講習者閏九月五日還城是
歲有乙未手筆十二月十六日端明汪公卒

淳熙三年丙申

是年年四十歲正月十二日如三衢哭汪公有祭
文十八日歸自三衢是月二十五日磨勘轉奉議
郎三月二十三日女華年歸于潘景良二十八日

往會朱編修于三衢四月十日歸自三衢七月十

日選塾于右司宅復編讀詩記八月十七日遊靈

洞九月十九日遊赤松十月一日如越二十六日

由明招歸是日除祕書省祕書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討官以重修 徽宗皇帝實錄用禮

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李燾之薦也

制詞勸奉議郎呂某士君子之所履觀易之履蓋
矣安素分而守正館閣儲才所期在此以爾守有
言庭學有架箋醇靜朴茂亦聞于時為郎司編修
賈學創必有可觀更思履道當知制行之為難養
名之不易也可特授依前奉議郎祕書省祕書郎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權中書舍人

卜案 年譜

行 十月二十九日如臨安十一月五日供職是歲
有林安之邢邦用墓誌

淳熙四年丁酉

三月九日實錄院進 徽宗皇帝實錄二百卷四

月二十九日以與修實錄有勞轉承議郎罷檢討

仍兼史職

制詞奉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呂某右可特授

承議郎試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勅奉
議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兼權司封郎官傅伯壽等昔唐開元實錄
厄於興慶殆無存者其後搜得一二雖相繼有以
家藏來上亦豈無遺事耶惟我徽祖臨御寓內二
十有六載禮樂廢事同不備其

進故經典問哀集成書尚多闕畧朕下明詔復加纂修爾等皆以奧學良才博聞強識緒業其間豈特文直事核而比舊增多百卷斯亦勤矣恭閱奏篇爲之歎嘉咸進文階以示褒勸可依前件權中書舍人劉十一月二日娶芮氏故國子祭酒燁之孝懸行

季女九日被盲校正聖宋文海公請一就刪次斷自中興以前十六日有盲從之是歲有輪對劄子

二首林先生少穎卒有祭文

作文在明年夏

淳熙五年戊戌

春爲殿試考官三月十三日磨勘轉朝奉郎四月

二十三日除著作佐郎兼史職

制詞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兼

史院編修官呂某在可特授依前朝奉郎行祕書
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勅承事郎試祕書
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太子侍講鄭
鑑等中祕圖書之在明承明著作之廷爲郎其間厥
選惟重以爾鑑有志心於世持論不阿爾某積學於
身信道甚篤靜重則敏於事若曾臣西蜀之莫諒
直而濟以文若邛立有三吳之秀或褒序於在位或
簡擢於它官持載於筆之三長典異書之四部惟茲
成命既叶於公言副我虛懷更恢於遠
業可依前件權中書舍人劉孝遵行
六月十三

日兼權禮部郎官以與修中興館閣書目書成進
御減二年磨勘九月十二日

車駕幸祕書省觀書賜宴翌日內出近體詩一首

賜羣臣

比以秋日
賜丞相史

臨幸祕書省因成近體詩一首
浩以下王軸牙戴煥寶

列傳 職 承 光 宴 閣 共 閣 儀 風 盛 空 對 蓬 山 逸 興
稽 古 右 文 懸 菲 德 禮 賢 下 士 法 前 王 欲 臻 至 治 履
器 洽 夏 盛 嘉 承 相 以 下 皆 進 詩 公 進 和 篇 一 首 及
賦 為 賚 襄

代宰臣恭書御製下方又代宰臣作謝表二十七

日以幸省恩轉朝散郎

制詞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兼權禮部郎官呂朶右可特授朝散郎依前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勅承議郎秘書丞並兼權吏部郎官黃洽等列職圖書之府參聯史氏之官皆極一時之選儲為異日之用也朕仰遵太上皇帝之眷謨舉行紹興甲子之繹典載臨秘閣以鈔閱寶儲延見羣士賜宴賦詩以侈榮寵居官其間進秩一等稽之彛章允為異數朕之所以稽古右文禮賢下士之意于此見矣爾其精自一心圖厥報稱以永有辭可依前件權中書省舍人鄭丙行

十月十七日除

著作郎兼職如故

制詞朝散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

郎官呂某在可特授依前朝散郎秘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勅具官呂某等朕聞隆興以來著記近稱整齊尚慮未盡直筆建炎以後秘藏近成輯錄尚慮不無逸編士之相語於朝咸謂爾某爾郊爾介者粹美有蘊淵源有學正而不矯通而不流有用之器也朕聞之亦喜焉或以次遷或自它擢各修乃職尚何慮哉朕一朝而除館閣之士三其在大雅曰藹藹王多吉士乃今見之咸副所望可依

假半月將治是歲朱秘書元晦起知南康軍

淳熙六年己亥

公自歲前感疾請祠正月十一日詔與州郡

上六日又詔與添差參議官差遣免謝辭二十四

日樞密使王淮宣旨問所編文海次第公遂以

其書繳申三省以進二月三日得旨呂某編類

文海採摭精詳與除直祕閣四日又遣中使李裕

文宣賜銀絹三百疋兩公具表謝且辭免除職時

中書舍人陳騷繳公直閣之命以為推賞太優尋

奉聖旨館閣之職文史為先今所編次採取精

詳觀其用意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制詞

敬即呂某館閣之職文史為先以爾編類文海用

意甚深採摭精詳有益治道寓直中祕閣寵良多

下泉 卷之一年 諸 十二

爾當知恩之有自省行之不誣用竭報焉人斯無
議可特授依前朝散郎直秘閣中書舍人陳騏行
騏既繳駁不行故假公辭免職名至再竟不允乃
王言以寓誣詆云

拜命所進文海賜名皇朝文鑑命翰林學士周必
大爲之序三月二十四日出修門公未疾至是始
可扶持就輿四月七日買舟東歸十三日至婺二
十五日延年生公之祖駕部自南渡轉徙終於婺
州家遂寓婺佃廢地爲居公始以屋歸官買宅城
西北隅及是遷焉六月七日主管建寧府武夷山
沖佑觀七月二十八日夫人芮氏卒九月十五

癸酉氏于明擇十月陸子壽來是歲復修讀詩
及有尚書講義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七年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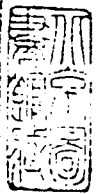
始有日記初作大事記建家廟修宗法及祭禮四
月陸子壽來十七日磨勘轉朝請郎九月二十五
日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公辭十月十二月
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又辭十一月二十
二日主管亳州明道宮是歲張荊州陸子壽皆來
公有祭張公文及陸先生墓誌周子充爲參知政

事公有與肩子充諸書

淳熙八年辛丑

定古周易十二篇編歐公本末閱熙寧奏對又
坐右錄卧遊錄七月二十九日終于正復享年四
十有五十一月三日葬明招山

宋東萊呂成公外錄卷之一 終



陳文節公年譜

孫鏘鳴 藁田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壬子公生

行狀

蔡幼學撰

公諱傅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

縣之帆遊鄉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深於

易學潔行自晦鄉里稱為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

氏贈令人

神道碑

樓鑰撰

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縣帆游鄉澍村里至公

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

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遂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

文集族叔祖元繼壙志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勸儒鄉擢秀

里徙溫州瑞安縣帆游鄉固義里

按長溪今為福甯府福安縣宋屬福州對村在今邑三都

尚仍舊名

按行狀神道碑墓志撰葉適俱不載公生月日惟神道碑云

鑰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攻媿集二送陳君舉舍人

東歸詩與君幸齊年先後才九日攻媿以丁巳九月十五

日生見攻媿集百十一北行日錄日錄云十一月十五日丁卯晴生朝作湯

餅會時乾道九年也後攻媿九日則二十四日也宋史高宗紀紹興

七年十一十二兩月皆不書朔日八年書正月戊子朔逆

推而上七年十二月當是戊午朔十一月當是己丑朔二

十四日則壬子也公己未生朝謝莘叟兄送梅詩壬子恰

同身墮地庚申還值國開基宋史寧宗紀慶元五年己未

十一月己丑朔二十四日亦值壬子故公詩有壬子恰同

身墮地語庚申還值國開基蓋謂太祖開國以庚申己未

之明年又在庚申也

余姪詒讓曰張世南遊宦紀聞一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

年四月正月望日即後九年十一月戊午推得後九年紹興

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得二十九月己丑朔八年正月戊

言朔(本紀)得三十日世南紹定間人此就其時所行曆法

不朔甲子一奇之一

按錢辛楣疑年錄謂公生紹興十一年辛酉卒開禧三年

丁卯皆大誤又云史無卒年据葉適撰墓志不知葉志並

不誤錢氏精考證之學而有此乖舛不可解也

十五年乙丑九歲朝請公徐令人相繼卒公幼孤能讀書夜達

旦

按文集承事郎徐公墓志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

陳文節公年譜

二

敬鄉樓叢書

早孤不逮事父母又乞祠祿展墓焚黃狀伏念臣九歲而
□□□貧賤養生送死皆有永恨前此幸值郊霈始得贈
父□□□又云萬一溘先朝露卽兩親竟不霑□□□澤
据墓志僅言早孤乞祠祿狀有九歲之文而其下字佚不
存然以上下文義考之前兩缺處皆當連言父母故後有
兩親語則朝請公徐令人皆是年相繼卒也

又按文集族叔祖元成墓志傅良嘗聞之祖妣吳舊廬蓋
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舍而改作府君遂得有
其西偏與先君共一礎傅良幼也孤能讀書夜達旦府君
故見愛一日挈傅良手至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
否乎傅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歎曰吾固期汝之有志
也當卒以歸汝舊廬之全府君之賜也据此則公幼時尙

逮事祖母吳而公之孤苦勤學亦見於此

又按文集跋爾雅疏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命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螿蟻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歎以爲博也又跋胡文定公帖余記爲兒時從鄉先生學同舍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鋟板往往多手鈔誦也以上二條公自記幼學時事不詳何年姑系於此

三十二年壬午二十六歲是年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

按神道碑興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爲司戶參軍攝學官得公程文以爲絕出公之年甚少而名已高劉之識公不詳何年考福建通志及水心集十六著作正字二劉公墓志朔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擢甲科調溫

州司戶時朔兄夙爲臨安教授會朔迎母游夫人於永嘉夙因乞與溫州教授莫冲易任便親從之孝宗卽位召夙試館職是復之來爲司戶當在紹興末其攝學官卽其兄夙召試館職時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二十七歲授徒於城南茶院從者數百人墓志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盪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詞楸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糜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又文集曹叔遠序云執經戶外方履闡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

吳子良林下偶談四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

數百人又文集林安之壙志余在城南時羣居累數百

康熙溫州府志南湖塾在府城茶院寺東毛密延陳止齋講學蔡尙書葉水心陳潛室繼之今廢

乾道二年丙戌三十歲薛公季宣來過城南書社

文集薛公季宣行狀傅良丙戌丁亥間授徒城南公間來教督之

三年丁亥三十一歲

按水心集十六林正仲墓志余爲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牖洞達表以梧柳檻以芍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能斂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請陳君舉爲師一州文士畢至又文集林懿仲墓志云懿仲自城

陳文節公年譜

四

敬鄉樓叢書

南書社從余又云間嘗虛所居東偏江月樓之下集其疇
人以待余卒業元章卽正仲懿仲之父所謂新造廣宅以
銘祠望江之宅考之蓋在邑城西南隅望江橋側今尙有
前明林氏祠是公初授徒茶院其後邑人林元章又延致
於家皆此數年中事

四年戊子三十二歲屏居仙巖僧舍師事鄭先生伯熊薛先生
季宣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

行狀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
聞於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脩弟子之禮一日與薛
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獨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
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弗造其極致弗措也又文集薛公
季宣行狀傳良丙戌丁亥間授徒城南公間來教督之明年

謝徒束書山間屏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己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卽詔曰宜若是神道碑薛寺正士龍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薛氏又文集祭薛常州文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潭謂何其要日損自易論語餘勿挂眼

按龍圖爲景元之兄景元生建炎四年長公七歲則龍圖當不過十年以長耳良齋生紹興四年長公僅三歲浪語集六送鄭景元赴秀州判官詩序云走歸自武昌始獲交於景望景元二鄭兄弟居數年景望召爲國子丞又兩踰時景元赴由拳從事未注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據此良齋自武昌令歸正在此數年間而龍圖赴召則當爲二
年冬公之請見求益或在未召之前歟

按文集曹序云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遂於乾道之丁亥今以公自撰薛公行狀考之則屏居梅潭乃丁亥之明年曹序丁亥當爲戊子之誤

五年己丑三十三歲游新昌寓石氏藏書房又館黃文叔家是冬薛公季宣差知平江府常熟縣往從卒學

文集林安之壙志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藏書房又脩職郎呂公墓志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爲大余嘗館黃度文叔家得與石呂二氏游其子弟多從予學

按文集與林安之書云比來新昌亦欲漸與人疎稍回鞭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爲未便然每念呂后劉歆輩視張子房揚子雲眞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据此公之屏居仙巖又去而客游新昌皆謝絕舊

習覃思絕詣之意故新昌詠歸詩有回頭三十二年非木
落霜空水見涯萬事自憐多譽早半生猶幸一官遲語

行狀薛公客晉陵公往從之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相與考
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政刑損益同異之
際蓋於書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別去文集薛公
季宣行狀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區漏上卒學茅茨一間聚
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其中

六年庚寅三十四歲東還過都城與廣漢張公枻東萊呂公祖
謙友善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將命爲學諭以非故事辭
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雁宕間益究其學

宋史本傳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
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枻爲多神道

碑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斂衽下風行狀還過都城始識侍講張公栻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間扣以爲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之晚是歲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雅聞公名親訪公於所隸齋見其二子且以公爲學諭俾爲諸生講說經義公以非故事固辭芮公不可公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雁宕間益究其學又文集洪居士墓志余初入太學芮公祭酒挾二子下交於齋序余懼弗堪走天台之國清寺西庵者數月

林下偶談四止齋初赴補試纔抵浙江亭未脫草屨方外士及太學諸生迓而求見者如雲吳琚貴公子也

按琚字居父
憲聖太后猶

子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又云淳熙間永嘉英俊

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

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呂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
新俊不可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
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
也遂皆中榜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
按陳呂二公慕名相悅理則有之漏示試題必無其事此
蓋當日被黜者妄爲臆測誹謗之辭耳曾謂東萊之賢肯
以是示私於公而英邁如公又必藉此以進身乎偶談載
此無識甚矣

七年辛卯三十五歲樓公鑰來爲溫州教授與公游是歲張氏
令人來歸

攻媿集五十六遺老堂記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五十一止
齊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鑰自客授之初卽從止齋游

文集令人張氏壙志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永嘉人草堂先生小學錄輝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矣以乾道七年歸於我

八年壬辰三十六歲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神道碑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爲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瀟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爲一時之盛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行狀孝宗銳志事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爲人於是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陛下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一年於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且

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覆規諷其言深婉切至有司奇之
將請實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其文
流入夷貊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文集曹序博交徧
驗洞礙融窒對策初第懇盡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辰

南宋館閣續錄七陳傅良乾道八年黃定榜進士及第治詩
賦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止齋早以春秋應舉與門人蔡幼學
行之游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賦
與進士詩爲中興冠

孫奕示兒編陳舍人君舉未第作省題詩極一時之妙

林下偶談四其時止齋有待遇集板行人爭誦之既登第後
盡焚其舊藁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濟之

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曩時異

九年癸巳三十七歲江西運判龔公茂良以書幣招不赴是歲七月薛公季宣卒公爲經營葬事

神道碑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

按文集祭薛常州文雪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羈鞅會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禛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爲此契闊矧今爲虐復我中奪據此常州守湖時復招公往不及赴而常州先歸未幾遂卒也公爲料理葬地并爲其子法求志墓書丹碑額事見東萊集與陳同甫周子充書中

淳熙元年甲午三十八歲十一月訪東萊呂公於金華

按東萊集四與周子充書前月末偶陳君舉來相聚山中數日殊不落寞又集五與陳同甫書君舉相聚數日近方回永嘉也東萊與子充書有比聞趣召之命竊想徒御既次近道語考周益公年譜淳熙元年十二月召赴行在二年正月公離吉則公與東萊相聚當在元年冬也

二年乙未三十九歲

三年丙申四十歲以參知政事龔公茂良薦除太學錄

神道碑會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爲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之則人自服矣上問爲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

按墓志云其錄太學也議科舉做法頗櫟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為異矣据此公為太學錄時必有科舉議而今亡矣然集中答林宗簡書及策問諸篇猶可考知其說也

四年丁酉四十一歲二月乙亥上幸太學改承奉郎

宋史孝宗紀淳熙四年二月乙亥上幸太學監學官進秩一等神道碑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改承奉郎

五年戊戌四十二歲龔公茂良既罷政力求外補時呂公祖謙在三館欲留公不可十月添差通判福州

神道碑龔公既罷政按孝紀四年六月龔茂良罷七月亦浸

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行狀居歲餘力求外補呂公祖謙方在三館謂公曰盍少留墓志云使告公將以為編脩官公曰出處之義不

敢不謹其始也添差通判福州

按文集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內翰撰進蓋卽是歲所作周益公年譜云淳熙五年得旨撰選德殿記閏六月撰進記文又攻媿集九十四周益公神道碑云得旨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內直宣對別令中使引至碑下傳旨記文詞采瞻蔚召卿觀覽既見上又有博美之稱

六年己亥四十三歲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得公喜甚以政委公

七年庚子四十四歲右正言黃洽以專擅劾公罷之歸瑞安

神道碑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贊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行狀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於公公爲之畫凡一路若郡所當興廢及訟

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回屈彊禦者不得售其私始忌且怨州人有方在諫省者論公罷之墓志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

林下偶談匹止齋倅福州聰明果決梁丞相一委聽之有富人訴僕竊盜僕詞連其主之女止齋必欲逮其女以問諸寓公營救不獲於是有傳良之謗傳良二字不可解未幾論去後止齋為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橐枵然僅餘白金數十兩以斂其子貧困謁先友黃文叔於建康頗周之止齋得謗如此至今猶有未盡知者可歎也

八年辛丑四十五歲呂公祖謙卒於金華公至明招寺往哭其墓

按文集有哭呂大著至明招寺簡潘叔度詩明招山在武

義爲呂氏祖塋東萊廬墓讀書之地卒卽葬焉故公祭東萊文有望新阡而長號語又公詩有哭呂伯恭舟行寄諸友云去年上溪船落日建安旄今年上溪船濡露金華草建安當謂龍圖鄭公龍圖卒於建寧官所据此公於去年罷倅後必由泉往哭或并護其喪以歸也然則公於師友之誼篤矣

九年壬寅四十六歲主管台州崇道觀

行狀居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

十年癸卯四十七歲

十一年甲辰四十八歲差知桂陽軍未赴日覃思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

行狀又二年差知桂陽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間旣久日覃思

陳文節公年譜

十一

敬鄉樓叢書

於六經將有所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澹然也

十二年乙巳四十九歲

三月有重脩石岡斗門記

十三年丙午五十歲

十月有重脩瑞安縣學記

按文集有病餘久不趨郡且遷仙巖書院於屋西有懷同

志詩當在乙巳丙午之間

公集詩雖分體各自依年編次題中亦間有書年者皆可按先

後而得其大略也

又答賈端老書云懿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

先人壠下以為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

矣又云近諸友為遷仙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

足以奉盞簪之歡又桂陽與林懿仲書云某凡八十餘日

始達官下一冬兩雪艱阻萬狀回憶閒居士友團聚之樂

不可得已據此則公自閩歸後從游益衆必復有講學城南仙巖之事

十四年丁未五十一歲冬始赴桂陽軍

三月有溫州重脩南塘記

文集曹序官太學倅閩府詆劾却掃勤十寒署紬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

按是歲六月公將赴桂陽擬奏事劄子四一言比者士大夫以恢復爲諱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刑賞不足以勸懲二言恢復之計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三言重斂養兵之害四言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察苛而官不盡其力丞相王淮取旨免奏事

十五年戊申五十二歲是夏小旱力講荒政民無饑者

行狀治桂陽首爲教條戒其吏以徙善遠罪諭其民以孝弟睦婣人感公德意不嚴而化蠲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凡廩藏受輸以例取贏者悉裁之明條目簡文移縣得達情於郡而吏無所容姦郡計自裕歲小旱預出錢糴於旁郡置數場以糶糶已復糶循環不乏又聽民以薪易官粟或就役於官食其力民無飢者連帥潘公峙以緡錢五千助糶公益以郡錢立式貸之約歲登償及期不復索

是歲作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十六年己酉五十三歲二月孝宗內禪稱壽皇居重華宮光宗卽位除公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奏減衡永道三州月椿補糶諸郡常平米減潭州櫛州酒課錢時率諸

生與同僚之好學者講道嶽麓

文集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余守桂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
桂陽守臣貢白金三千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懼非聖朝
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一且乞不推賞
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定叟為尙書
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其奏而賞典視
它郡

行狀光宗受禪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遮送不絕

明年就除轉運判官

按公辭免浙西路提刑乞祠申省狀云自

將漕又一歲而選按刑据此則將漕之命必先一年公辭免

提刑當在元年之秋其選將漕必在十六年秋冬誤湖湘民無

子孫者率以異姓為後吏利其貲輒沒入之公曰使人絕祀

陳文節公年譜

十三

敬鄉樓叢書

非政也况養遺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常平粟且四十萬而全永道等州數絕少無以備歉歲公曰移多益寡使者職也既掌漕猶攝庾事乃令諸州各留歲運粟以益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乏者減其送漕司之錢民輸折苗錢重爲損其直潭州櫛州市酒課歲嘗至緡錢二十萬遂以配於民爲額公攝州事按舊額頓減之民得所紓

劉宰漫塘集廿八故兵部吳郎中墓志故中書舍人陳公傳良將漕時率諸生與同僚之好學者講道嶽麓一日扣公所學以毋自欺對陳公歎曰公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吾得友矣光宗御極有旨裁湖南月椿之太重者陳以咨公公以爲封椿誠不可不減亦不可概減不減無以寬民力概減無以贍軍賦厥今惟衡永道三州自來未經蠲賦而諸縣之版

帳尤重蓋以爲先陳公喜起執公手曰便煩以此草奏公卽爲條上凡三州月椿之當減者計一萬四千五百緡報下如章民以大寬咸刻石紀上德陳不俟公請薦之朝

按吳名漢英字長卿

江陰人

是歲長子師轍以進賀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

文集令人張氏壙志令人初得女以余兄子師轍爲己子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五十四歲刺舉列郡太守治狀薦湖廣遺材吳獵蔣礪楊炤宋文仲秋改兩浙提點刑獄辭免乞祠不允文集湖南提舉刺列郡太守狀末注紹熙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有旨趙謐王公弼各減二年應勸施廣文與宮觀又薦士狀有旨吳獵蔣礪楊炤宋文仲並赴都堂審察辭免浙西提

陳文節公年譜

十四

敬鄉樓叢書

刑乞祠申省狀十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依已降
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文集曹序起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滌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
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熙之庚戌

二年辛亥五十五歲以奏事赴闕留爲吏部員外郎朱子書來
論學

神道碑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鬚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
歎曰幾年陳君舉尙可使外補耶奏留爲吏部員外郎

墓志公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

號曰老陳郎中

按宋史本傳作去朝四十年蓋
即採用此志而誤倒其文也

按公至行在年月宋史及文集均無可考然以去朝十四
年推之公自淳熙五年戊戌由太學錄外補至本年辛亥

拾得十四年也國朝畢沅續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二書於
紹熙元年三月誤矣

按王懋竑

張熙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朱子年譜紹熙二年與陳君舉論

學引洪譜云先生往聞君舉嘗有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遣
書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欲
以雅頌之音簫勺今集作消錄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

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
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
相切磋未見其益先生答書以爲某之自信已篤向來之
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
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又
引與君舉第二書云前書所扣未蒙開示考異以爲君舉

蓋未之答考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考亭注毛詩盡去序
文止齋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爲考亭辨且自言未嘗注
詩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又文集與朱子書有必須請見
究此衷曲不數月還浙可圖卽償此願之語是公之遺書
在庚戌未離湖湘時而朱之答書則在此年也

三年壬子五十六歲便殿賜對上問所著書以周禮說進六月
以吏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旋除秘書省少監辭免不允
神道碑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
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
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殿延見郎吏有
郎白首色夷而氣溫僣者贊其名則汝傅良也朝列傳誦實
黃公裳之詞也

宋史本傳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者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

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

文集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第三末注云是日上殿方奏臣不肖蒙恩爲郎幸得賜對上云卿去國幾年朕欲見卿久矣讀劄子至寬民力上曰莫急於此只爲處置難奏云臣第三劄子是處置大略容款曲敷奏天顏甚喜讀劄子畢褒嘉再三奏容下殿謝恩上云且說話聞卿在永嘉從學常數百人奏臣無所長只與士子課習舉業過蒙清問不勝悚懼上云

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呂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按陳呂二公慕名相悅理則有之漏示試題必無其事此蓋當日被黜者妄爲臆測誹謗之辭耳曾謂東萊之賢肯以是示私於公而英邁如公又必藉此以進身乎偶談載此無識甚矣

七年辛卯三十五歲樓公鑰來爲溫州教授與公游是歲張氏令人來歸

攻媿集五十六遺老堂記乾道辛卯客授來東嘉五十一止齊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鑰自客授之初卽從止齋游

文集令人張氏壙志令人姓張氏諱幼昭字景惠永嘉人草堂先生小學錄輝之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姊蓋登進士第三世矣以乾道七年歸於我

八年壬辰三十六歲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神道碑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爲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瀟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爲一時之盛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行狀孝宗銳志事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爲人於是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陛下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一年於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且

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日上呈翊善其一日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爲言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跽謝而退

南宋館閣續錄九陳傅良三年六月以吏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是月爲秘書少監十二月爲起居舍人

續資治通鑑是年正月即

以起居舍人
緊銜亦誤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上不朝重華宮公上封事辛卯上朝重華宮

宋史本傳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妒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

陳文節公年譜

十八

一敬鄉樓叢書

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儉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

按本傳所載以文集考之乃除起居舍人後直前劄子也

有臣待罪
右史語

先一月長至駕不出公上封事末自記云是時

壽皇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呈忽長至日駕不出宰執以下不勝憂懼是日却付出聖政序內翰李

燾獻之所撰也翊日丞相進呈上云可別令人撰入

水心
集題

陳中書孝廟聖政序
既進入宸翰遂出於是過宮

既進入宸翰遂出於是過宮

十二月癸卯壽皇聖政書成詣重華宮進讀命轉一官旋除起居舍人又辭免不允

攻媿集三十五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壽皇聖政轉一官勅具官某朕惟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二十有八年傳祥非躬懼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謹以事繫日之書又掇其大端可以爲法於後世者別爲一經追儷二典真我家之盛事也爾以一代名儒晚登郎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篇來上奉之慈極從容進讀冠佩儼然茲焉論賞盍先於衆命增一秩以示儒者之榮尙惟欽哉

按文集寄僧嗣清詩序云晚爲秘書少監聖政書成被旨詣重華宮進讀首篇壽皇色甚康頤視良久以宋史及館閣續錄二考之在是歲十二月四日癸卯公除起居舍人當在十二月下旬以辭免申省狀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也

四年癸丑五十七歲正月兼權中書舍人辭免不允九月甲申上將朝重華宮皇后止帝公引裾力諫不聽十二月遷起居郎復辭免不允是歲兩乞補外又乞祠祿歸展墓焚黃皆不允

宋史本傳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自謂深切陛下亦旣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於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

按下殿徑行乃明年五月反覆極諫不聽後事史蓋終言之也

宋史二百四十三光宗慈懿李皇后傳是日百官班列俟帝

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

罷還宮

按此事互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及周密齊東野語

行狀給事中兼嘉王府翊善黃公裳以封還除目改兵部侍

郎公言給舍封駁是謂官守若以爲是則當聽從若以爲非則當罷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不

謂清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

五月初四日奏

入留

池州副都統制率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專橫培

尅士伍咸怨准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之逢原懼而自劾方詔放罪不應信宿之間遂有遷擢詔依已降指揮公

復繳論之

十二月二日奏

陳源除入內侍省押班給事中駁之

不可已書讀矣公言源僭侈專橫得罪高宗投竄遠方籍入

家產及許逐便以來間有恩命則臣僚相繼論奏悉蒙開納

今瑣闥迫於天威勉書讀臣必不敢奉詔草詞

七月二十五日奏入

不報內批張子仁除節度使公言留正輔相初政於今五年待

罪郊外而去留未決趙雄以前宰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

恤典不及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擇將不可不謹恤終不

可不至而屏去申奏以爲失實當此時也乃遂加恩於勳舊

之家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爲聖明惜之詔子仁係勳臣

子可與書行公又言報答勳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爲親矜憐

後裔孰與專帥闔者之爲重陛下儻下察末議少霽威嚴天

意豁然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賜施行憂在疆場則亟須

處置庶幾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八月十三日奏雖不報然陳

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果授鉞按公為舍人遇事不可輒

虛月此數事尤其犖犖大者

攻媿集三十八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勅具官某言動之

屬史官固有左右之異朝廷之用賢士豈以日月為功試之

加詳旨則有在爾窮百氏之學發六經之文身方在於布衣

名已傳於海內外庸既訖眾望愈歸比再入於修門寢擢居

於清貫叩其著述之業登之記注之司螭陛直前善開明於

朕意鳳池共能震耀於王言執義不回秉心無競稍遷厥

職以重此官庶幾朝宁之間猶見儀刑之舊載纂高皇之典

仍陪元子之遊益啓乃心毋忘忠告

文集曹序召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邸次第蘊

陳文節公年譜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畫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

五年甲寅五十八歲正月壽皇不豫四月丁巳請以親王執政

或近上宗戚一人充重華使不允

按公再乞致仕狀云自今三春四次請對頗竭忠

上章乞守本官致仕不允五月四日復反覆極諫即面納休致劄子繳上告勅出城待罪

神道碑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嘉邸爲中宮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會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三宮之

歡則臣等講讀皆爲空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於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爲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盡事節犯顏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挂冠之奏上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卽申省致仕宰輔留之不可

文集奏事乞休致劄子末自注云五月四日讀前奏事劄子畢卽面納休致劄子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解官繳納告劄五件申尙書省樞密院

文集跋皇子嘉王賜贖金劄子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閒佚啓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充贖儀輕浼爲愧指留幸甚乍遠倍加保愛至祝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

嘗數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悟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閣門來約臣令隨衆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敷奏反復久之天意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尙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上賜贖金恩出意外攻媿集二送陳君舉舍人東歸詩皇天生人物千載非偶然冲和兼萬人始得一美賢夫君乃其人人一已百千飛黃欲追風况復勤著鞭文陣早奔放氣欲摩青天短褐東海濱名貫斗牛躔聞道更獨早自言若墜淵出登龍虎榜徑上鵷鷺聯中間幾流落清湘窮泝沿白首始爲郎一見意已傳登瀛上麟臺授簡游兔園擢爲柱下史遂居紫微垣去天真尺五

朝綱賴扶顛龍樓闕問寢萬口爭進言惟君最勇決螭頭屢
直前危言破人膽三進加勤拳天高聽亦高歸袂何翩翩高
風激頽波同列空慚顏君雖未必去一去勝九遷我欲留孔
幾有懷不得專况我自欲去何心挽歸船嗟我生何爲與君
幸齊年先後才九日相與同氣然幾年若契闊班心忽差肩
判花同代庖君思若涌泉上房草數制下房時一篇一篇輒
高妙隗始愧余先春秋隱公傳國史建隆編周官授大旨所
得俱未全聚散不可料餞別滄江邊君將處於陵我耕綿上
田君行無疾驅中途恐傳宣不然遂成別孤帆渺風煙夢魂
不可制隨君墮中川

既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嘉王府贊讀不受

攻媿集三十九起居郎陳傅良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敕具

官某漢四皓起商山羽翼之功千古稱之朕則歎焉使高帝能以卑詞厚禮聘之以輔其子則善矣爾以一世名儒羽儀於朝抗議不回引去甚亟爾與吾兒游舊矣爾既厭直承明之廬予亦閔勞以侍從之事寵之以秘撰之寓職來爲朱邸之賓僚尙遘其行庸副虛佇

按秘閣修撰之除在五月二十八日公已先一月歸矣省劄遞到溫州公辭免劄子有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語

六月壽皇崩光宗不能執喪禪位嘉王是爲寧宗七月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旋除中書舍人俱再辭不允

攻媿集四十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勅朕嗣膺大統收攬羣才朱邸賢僚豈容居外紫垣老手宜俾爲眞具官某

學探聖原文追作者論議多先儒之未發行藏惟古人之與
稽相從兩載之餘信爲三益之友謂左氏真得春秋之旨謂
周官實爲太平之書推祖宗之本心明政事之要道昔信其
說將行其言首畀故官游加新渥矧是纂承之始尤資播告
之修大老之居海濱是將焉往舊學之遞荒野其遂來歸式
遄爾驅以副朕望

又見任侍從該覃恩轉官勅朕嗣膺鴻祚祗遙燕謀九五正
位之尊何德以稱二百餘年之業得人乃興眷惟禁路之英
皆我慈皇之舊爰因覃霈首示優恩具官陳傅良學貫九流
名滿四海橫經朱邸遂依日月之光掌制西垣期鼓風雷之
號

八月命兼侍講十月赴闕供職

陳文節公年譜

二十四

一 敬鄉樓叢書

攻媿集四十六侍講陳傅良宣赴經筵供職曲謝宣答詞有制朕務明政體首闢經帷嘉舊學之來歸喜耆儒之同集其思忠告以副疇咨

又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有制首頒召命渴想忠猷聳聞講貫之詳恍若從游之舊克諧朕志益啓乃心

行狀今上受內禪三日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辭而後受未至命兼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潭州朱公燾召爲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相慶公入見首言陛下嗣守丕圖宜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美參酌兩朝治體擇其爲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詔知閣門事謝淵係皇太后親弟特給全俸今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爲給事中封還錄黃公言樓

鑰所駁允當望追寢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鹵莽之罪因言
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有陳乞往往
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自此浸開倖門願
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懼之誠凡宮禁請求斷勿垂聽

閏月孝宗將祔廟上僖祖太祖廟議兼直學士院辭免不允朱
公燾以內批除宮觀任便居住封還錄黃請留燾以慰人望

神道碑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
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鑰又執不可公從旁力
贊其決而事遂定

行狀兼直學士院會有詔朱燾與在外宮觀公請對將陳其
不可詔俟別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燾三朝故老難進易退欣
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

易內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詔朱熹進寶文閣待制與郡

十一月兼實錄除同修撰薦朱公熹葉公適自代不允

行狀未幾以公兼實錄院同修撰公以史事宜有專官再辭不許阜陵復土上始自重華宮入居大內公首請增置諫員收用恬退之士詔問民間疾苦上雅敬公每對必虛己以聽始上在潛邸察察誕日以詩為壽公與翊善黃公詩皆以開導德性冀有所規益上感二公意各親書其詩謝之於是上屢趣公為跋語刊石同進者以上眷公厚始多忌之

十二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遂歸瑞安

宋史本傳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願行出提舉興國宮

行狀知閣門事韓侂胄浸竊威福倚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章詆公者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按公泊釣臺灘下詩今歲纔餘今夜月此舟三泊此江浙蓋十二月望日也公是年五月去國十月赴闕至是又歸凡三過釣臺於是歸瑞安不復出矣

是歲次子師朴以大饗恩補承務郎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五十九歲六月以潛邸講堂官轉朝散大夫八月丙子令人張氏卒

水心集十四張令人墓志夫人諱幼昭字景惠溫州永嘉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陶染詩禮間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世之業遠近宗從登門請業通日夜歷寒暑室內常無坐處夫人獨挾一婢治爨貧甚糴米市薪行飯分茗皆

令得潔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鰥也
將繼室而不得具禮夫人曰鬻此田耳後夫宦頗遂不至乏
稍經營兄姊及他親友或一日直取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
士方窮時欲有施與云云爲大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耶過
洞庭管押者忽告曰某所行李有盜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卽
如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貧卽不失矣夫仕上皇屢諫不聽乞
致其仕下殿卽行新天子嗣統急召使至俄復罷往來業業
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曰以爲高則余不安以爲罪當
逐則宜爾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
行不曲折倣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
從其夫然而每日以子之疎且易欲以求知於天者使人亦
知之乎宜謗之衆也與夫閱士久士之品儔高下皆能言之

夫所與游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遇如姊妹憂樂皆同焉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過時而後哭之慟絕遂得疾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且午曰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與別薄暮伯氏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得無記疇昔所得於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瞑年五十某年月日葬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惠盛服出布帷問焉往曰往見子謝意屬子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墓志不得故不爲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

按是年八月癸丑朔丙子爲二十四日也

二年丙辰六十歲夏降三官罷宮觀屏居杜門榜所居室曰止齋

行狀慶元二年夏言者復交章詆公詔降三官罷宮觀公屏居杜門一意韜晦榜所居室曰止齋日徜徉其間賓至則相與講論經史疊疊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問起居公皇恐遜謝而已

神道碑言者指其學術不正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復劾其在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

四朝聞見錄止齋實爲寧皇舊學上嘗思之語韓侂胄曰陳某今何在却是好人侂胄對曰臺諫曾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召止齋立朝大節俱無愧於師友先皇以疾以北宮禮其諫諍有古風嘉王之立止齋以舊學有贊策功而阨於韓氏遂不得大拜云三年丁巳六十一歲籍僞學趙公汝愚朱公熹等五十九人公

與焉

續資治通鑑百五十四慶元三年十二月知綿州王沈上疏
乞置僞學之籍從之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
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
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
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項安世李塹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
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
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
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壬張
致遠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
蔡元定呂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戊午六十二歲

陳文節公年譜

二十八

敬鄉樓叢書

按文集戊午壽國舉兄詩云一母分身四白頭從今家事付兒流據此則公之同產凡四人至是皆無恙而國舉但知其字餘名字均無可考水心張令人志有經營兄姊語公殆有兩姊耶

五年己未六十三歲

文集有己未生朝謝莘叟兄送梅等詩

六年庚申六十四歲

文集有庚申上巳等詩

嘉泰元年辛酉六十五歲

二年壬戌六十六歲弛僞學禁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閏十二月有旨與郡辭免不允

三年癸亥六十七歲三月差知泉州以疾力辭授集英殿脩撰

疾益侵請謝事授寶謨閣待制

神道碑嘉泰

今本作定誤

三年集英殿脩撰陳公告老於朝天子

歎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

四朝聞見錄乙寧皇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卻呵殿黃衣至不之避自以補革烏浣紬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之則應以毋作聰明亂舊章蓋舊學於永嘉陳傅良嘗導上以此故終身不忘

十一月十二日丙子公卒遺奏聞贈通議大夫

行狀以其年十有一月丙子卒於家屬續酌酒與兄訣凝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男訃聞贈通議大夫

神道碑十一月十有二日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

陳文節公年譜

二十九

敬鄉樓叢書

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又云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

文集曹序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於訓傳疾疢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之癸亥

開禧元年三月庚申

按正德本神道碑作庚申與攻魏集同行狀及墓志作庚寅今杭本並改作庚寅致

宋史寧宗紀開禧元年三月不書朔以四月戊子朔推之三月無庚寅則正德本神道碑與攻魏集作庚申是也今從之

子師轍等奉喪合葬於所居前山令人之兆

行狀子男二人師轍承務郎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場

神道碑作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新光

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神道碑作監鎮次適從政郎福州連

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處州儒學教授林子熙一作次

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

張疇次未行孫女一人

按潘子順知信州上饒縣事雷煥省之子薛師雍戶部侍郎叔似象先子

林子燕直龍圖閣林季仲懿成之族廉夫子徐冲工部侍郎徐誼子宜子見文集成人張氏壙志

行狀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二頃其葬也資友朋之贖以

集事

攻媿集二十六乞錄用陳傅良之後疏故中書舍人陳傅良

以一世名儒為嘉邸直講最蒙恩遇陛下踐阼之初置之從

列爾後困於排抵幾至危殆起知泉州不及赴而卒其家索

然次子已天長子師轍窮賈孤獨曾經一任改奏京秩年過

五十栖遲逆旅所向不偶誠為可憫臣與傅良為布衣交後

又同朝俱掌內外制情義至厚真是畏友其學問文章過臣

遠甚實不忍其後之不振竊見紹熙中陛下生辰傅良獻詩

大蒙嘉賞親御翰墨寫其詩篇反以賜之臣嘗再拜而爲之
跋奎墨旣已刊之樂石敢以墨本及臣跋語同以上進伏望
聖慈俯賜睿覽與念簪履之遺特降恩旨錄其嗣子上以見
聖主甘盤遯野之思下以慰傅良沈泉之痛

黃宗羲南雷文定前集七陳定生先生墓志銘陳氏爲止齋
之後由永嘉遷宜興遂爲望族

余兄勤西甌海軼聞云今我邑澍村陳氏鮮有聞者或言
止齋無後讀定生墓志則止齋之後實徙宜興明時遂爲
望族天啓時左都御史贈少保於庭與楊左諸公皆入黨
籍少保子爲定生先生貞慧定生子爲檢討維崧然則君
子之澤遠矣

公所著書見於行狀者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

按文集曹序作詩訓義以爲未脫藁宋史本傳作詩解詁以爲行於世四朝聞見錄作詩傳亦云方行於世建安袁申儒序其傳末明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尙載有止齋詩解抄本本朝朱氏經義考一百七亦作毛詩解詁注曰佚然則公詩說確有成書曹殆未之見歟明世尙有傳抄今則不可復得而其數見於他書所引及文集所及說詩大旨尙可窺其涯略茲皆附錄於後

四朝聞見錄甲止齋陳氏考亭視爲畏友考亭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以公近與陸子靜互

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

陳埴木鍾集六止齋謂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乃以爲聖人係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卽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爲傷無王無伯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是歟非歟案以上問

詩序出於漢人不可憑據春秋傷無伯之說亦是說者之談聖人作春秋決不解主張伯道以詩序證春秋自是船上繫船但止齋之言意謂無王無伯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

由此二國致禍也

困學紀聞三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檜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檜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幽終

按紀聞所引見

文集答黃文叔書

文集與朱元晦書二來徵詩說甚荷 包所見何蘂豈向時聚徒所爲講義之類則削蘂久矣年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尊意以爲何如

又與張端士書三毛氏詩傳汨沒年久欲爲發明之因附

已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
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爲佳

又書四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何如耳
答趙南紀節推書三百篇往往爲訓詁家解駁類 淺迫

人意有遠矣謝逍遙管說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
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索之聖賢貴寡怨詩至於可
以怨必有道也

又文章策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
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有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
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爲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
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
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

虐世非止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此也

又收民心策昔嘗怪宣王咎己之急辭罪歲之缺望夫咎己之急辭生於自治之不足罪歲之缺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而中興之雅實先是詩序詩者顧以爲中興之根本何也彼其心未有係天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澤之及人者尙自淺也藏乎中甚微非力久則未易以著而澤之所及猶淺則亦難乎遽孚雲漢之旱宣王之惻怛忠愛一旦而大彰彰焉天下以是爲文武成康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業就矣不然遇災而懼漢唐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而民玩而此則速中興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之旱中興之福也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

仁亦不加益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爲之說曰商非興於解網而實興於解網周非興於扇喝而實興於扇喝宣王非興於遇災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之歸心則嘗有俟也

朱子語類八十一問器遠君舉所說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

又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

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

按此條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採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引說葛覃詩云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

又說采蘋詩云采蘋其家人之六二乎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飲食薦享而已采蘋于沼澗而用之於祭祀其未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遲以言歸而已

又說雄雉詩不伎不求云伎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伎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伎故伎者常至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己

又說泉水載馳竹竿三詩云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

又說淇澳詩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云謔而善已是中節特言不爲虐以足之耳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逞肅肅不廢離離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縱也

又說召旻詩云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於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幽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又說三頌云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

按以上彙纂所引共八條不知採自何書呂氏

讀詩記所引永嘉陳氏說則陳氏少南詩解也

周禮說三卷

神道碑作周禮進說國史經籍志作十三卷

按文集有進周禮說自序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周禮說三卷右朝奉郎祕書少監陳傅良所進也舊刊於止齋集中曹叔遠別爲一書而刻之且爲之說

直齋書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

撰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文獻通考一百八十一陳君舉周禮說三卷中興藝文志稱
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注
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
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
爲書曰微言傅良爲說十二篇專論綱領

十卷見五
海三十九

按徐筠字孟堅清
江人周禮微言凡

水心集十二黃文叔周禮序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
十二篇蓋管獻之紹興天子爲科舉家宗尙君舉素善文叔
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
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

王與之周禮訂義序目編類姓氏世次永嘉陳氏傅良字君

舉其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

邱葵周禮全書治周禮姓氏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有講義集說

按周禮說今亦未見然王與之訂義所引獨多及見於朱子語類黃氏日抄者皆可考其大略惟訂義序目謂其說有一集在經進四篇之外殆卽邱氏所謂講義集說歟余姪詒讓曰案中興藝文志謂周禮說十二篇專論綱領今以訂義所引核之其說於名物度數瑣屑繁碎者亦多考覈似不止論綱領如釋考工記車制綜貫羣經釋名辨物最爲詳審而於原目所謂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者則無可附麗其爲別有一集殆無疑義

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

按春秋後傳今刻入納蘭成德通志堂經解中章指

見未

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彰公是劉先生啟權衡意林等書考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一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迴出諸老先生上斂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

辨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卽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管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旣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旣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

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爲不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威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禱杙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

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於中邱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

勸懲著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尤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左氏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

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尙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己也
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周勉春秋後傳跋曰先生爲後傳將脫藁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出弗存也勉官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惜哉勉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睽隔函丈不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嘉定元年七月朔日門人周勉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三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

陳傅良撰樓參政大防爲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七春秋後傳十二卷

兩江總督探進本

宋陳傅

良撰傅良字君舉號止齋溫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諡文節事蹟見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傅良爲此書將脫藁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備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傳已非傅良完本矣趙汭春秋集傳自序於宋人說春秋最推傅良稱其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

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
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
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
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於聖人
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
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實况
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尙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
足爲傳良病惟以公穀合左傳爲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
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
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錄獨多空言易騁茲亦明效大驗
矣傳良於臆說濫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研求聖人之微旨
樓鑰序稱其於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

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究可謂至詳又其書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亦爲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談褒貶者庶有豸乎傅良別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樓鑰所序蓋兼二書言之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尙存梗概然已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褒錄焉

文集與張端士第二書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啓手足之前更加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怍又第四書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褻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尙欠刪潤不免就病中勉強

讀書譜一卷

神道碑
作二卷

陳文節公年譜

四十

敬鄉樓叢書

直齋書錄解題四讀書譜一卷陳傅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易書詩春秋諸經考世代而附著之共和以下始有年數文集答丁子齊書下問讀書譜近方脫稿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榷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團欒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為之敘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撥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

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一名藝祖通鑑節略讀書附志及玉海皆作十卷

按文集有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略自序即此書也

趙希弁讀書附志上開基事要十卷右朝奉郎秘書少監皇子嘉王府贊讀陳傅良所進也自建隆之初迄開寶之末亦曰建隆編曹叔遠序而刻之

直齋書錄解題四建隆編一卷陳傅良撰蓋長編太祖一朝

節略也隨事考訂併及累朝始末慶元初在經筵所上按文集自

初序有嘉邸進讀字則非慶元初所上也書錄所云蓋誤

宋史藝文志二陳傅良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

玉海四十七建隆編陳傅良撰太祖政事起建隆迄開寶書

其綱要又考累朝沿革得失疏於下凡以表見立國之初意

以建隆命編蓋繫之始年又四十九陳傅良有開基事要十

卷亦曰建隆編

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曹序作止齋集五十一卷文獻通攷

錄作五十三卷宋三山本五十五卷今未見明宏治間王環本五

十有坊刻小字安正堂本併為二十八卷國朝乾隆林上梓本

又分爲詩集五卷文集十九卷道光陳石士少宗伯刊於杭

州卷數悉照林本

陳文節公年譜 四十一 一敬鄉樓叢書

按文集曹序云凡為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狀劄子表啓

書簡序記雜著祭文墓誌行狀總五十一卷即先生燕坐

之齋以名集今正德本尚存曹編之舊詩九卷一至九內外

制九卷一至九奏狀劄子九卷一至九講筵故事一卷一至九

壬辰廷對策一卷一至九表二卷一至九啓三卷一至九

書簡四卷一至九記一卷一至九序一卷一至九跋二卷一至九

四十策問一卷一至九雜著一卷一至九祭文二卷一至九

銘四卷一至九行狀一卷一至九此云制誥集五卷文集三

十卷蓋尚未定之初本與

見於文集曹序者又有周漢以來兵制宋史藝文志皇朝大事

記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表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未脫藁

按歷代兵制今尚有傳本錢氏刻入守山閣叢書餘俱佚

四庫全書總目八十二歷代兵制八卷

天一閣藏本

宋陳傅良撰

傅良有春秋後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秦漢唐以來歷代兵制之得失於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躬定軍制親衛殿禁戍守更迭京師府畿內外相維發兵轉餉捕盜之制皆能撮舉其大旨其總論之中謂祖宗時兵雖少而至精速咸平後邊境之兵增至六十萬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漕輓服工役繕河防供寢廟養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蹙云云其言至爲深切蓋傅良當南渡之時目睹主弱兵驕之害故著爲是書追言致弊之本可謂切於時務者

矣

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又有西漢史鈔十七卷

今佚

見於玉海者又有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

經義考一百二十三注曰未見

玉海三十九陳傅良徐元德撰

朱子語類八十六於邱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精

華下半册徐元德作上半册即陳君舉所進周官說

見於明高儒百川書志者有論孟古義一卷

府縣志並作經書古義

百川書志二十論孟古義一卷或曰止齋著又曰王從之著

未詳孰是

按從之為金若虛字彙城人金史文藝傳下有傳

陳獻章白沙集七復鄧御史公輔寄新刻陳君舉論孟古義

詩云兩漢非三代人才逐世低市朝成畫虎文字笑醯鷄古

一義昭昭對終篇短短題不因歐六一爭得見昌黎

見於直齋書錄者又有長樂志四十卷

書錄解題八長樂志四十卷府帥清源梁克家叔子撰淳熙

九年序時永嘉陳傅良君舉通判州事大略皆出其手按書錄五

長樂財賦志下云往在鄞縣訪同官薛師雍子然几案間有書一編大略述三山財計而累朝詔令申明沿革甚詳問所從得薛曰外舅陳止齋修圖經時欲以爲財賦一門後緣卷帙多不果入然則此志編輯之力多出公手益信

見於明焦竑國史經籍志者又有書鈔

經義考八十一注曰未見

見於元程端禮春秋本義卷首者又有春秋類說

按程端禮春秋本義卷首春秋傳名氏永嘉陳氏下載有

章旨類說後傳三書章旨後傳前已著錄類說別無所見

不知程氏何所據也此外尚有講筵孟子講義見經義攷

二百三十四蓋卽慶元初以中書舍人兼侍講時所上已

陳文節公年譜

四十二 一 敬鄉樓叢書

入文集二十八又伊洛遺禮見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四伊洛禮書補亡見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四均非公書陳龍川集伊洛禮書補亡序中有述及公語遂致誤收又備邊十策見續通考一百七十九蓋因宋史藝文志著錄偶與漢兵制一卷相連而失其撰人名氏遂以爲一人之書高士送終禮見續通考一百七十六更不可信說並詳余姪詒讓溫州經籍志辨誤

按公少作尙有待遇集見林下偶談四城南集見文集卷末曹叔遠跋俱佚今世所傳尙有論祖五卷見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七十四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奧論八卷見千頃堂書目二十九又永嘉先生八面鋒相傳以爲公作並有明時刊本要皆當時舉業程試之用文肅所謂或混幼作

或雜真贋詭題叢帙誕彌遐陬者此類是也無關大賢述
作之旨公登第後輒深自悔而盡焚其舊藁文肅編集嚴
加釐別用熄淆亂今姑附見其目於此

文集曹序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奧會執九經百
家之轡俾環嚮以趨於一披剔文義躡藉衆糾究明帝王經
世宏模而放於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
歧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不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
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具
蓋嘗忘寢廢食審玩熟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後聖而
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輒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蛇左推
右挽旁接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於斯焉嗚
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知其能幾見

也

行狀公剛毅洞達寬博樂易其爲學先於致知充以涵養默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於躬行周於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粗不倚於一偏與同志論學必以兢業爲先蓋其所自用功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懈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藝獎予無倦士多不遠數千里樂從公游公隨其所長誘掖磨琢以成其材

墓志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爲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覆論之而呂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末內外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采

異聞一事一物必稽其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
 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
 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
 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脩取士法養其義理廉恥爲人才
 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廷爲人主一體羣
 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爲盛
 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負荷之華
 藻潤色之而已也

按以上三條皆總論公學
 行志業大略謹附錄譜末

附載止齋弟子

蔡幼學 瑞行之安

曹叔遠 瑞器安遠

陳說 瑞習之永嘉

章用中 瑞平陽

陳端己 瑞子益平陽

林頤叔 瑞懿仲安

林淵叔 瑞懿仲弟安

沈昌 瑞叔安

朱翻 瑞文昭平陽

胡時 瑞伯正清

林子燕 瑞申甫清

沈體仁 瑞仲安

陳文節公年譜

四十五

一敬鄉樓叢書

錢文子白石 陳巖仲石 林大備百順 林居實瑞安

林載瑞安 胡宗太初 周勉明叔 王綽成叟

呂聲之大享 呂沖之聲之 洪霖天台 高松福松

倪千里起萬 徐筠孟江 黃章觀復 袁申儒建陽

吳漢英長陰 吳琚居父 胡大時季隨 沈有開應先

水有慕誌二十 薛仲庚子長 賈端老 張端士

滕璘婺源 木天駿德遠 補湯建理窟

也子 達可樂清人少為陳止齋所知篤意兢省深造

徐邦憲字文子 義鳥人宋史以通史傳百憲傳少穎悟四

官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

趙希館字君錫 舊名希詰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德

宋史四百三十三本傳學於陳傅良徐誼官至安德

軍節度
信安郡公封

陳文節公年譜

四十六

敬鄉樓叢書

陳文節公年譜卷終

陳文節公年譜一卷瑞安孫藁田先生著初余友楊君志林得一寫本見詒藏之十數年今春校印叢書第二輯此寫本先付印告成矣秋九月孫君公達來滬過余談先生之孫也言行_一醫中有此書家藏寫稿余喜甚輒以印本求覆校公達所_一乃先生晚年定稿精贍過于志林所得者遠甚余因悉棄去先所印成者而公達亦樂以其藏稿假余重印卽此卷是也先生生清之中葉同治間官至侍讀學士與其兄太_一琴西先生皆篤志宋永嘉諸儒之學以啓迪後進嘗彙刻_一鄉先哲遺籍爲永嘉叢書極爲精審生平嗜學至老不倦所著尙有止庵讀書記呂氏春秋高注補正東甌大事記_一泚年譜海日樓詩文集等書凡若干卷藏於家民國十八年十一月黃羣記

象山先生年譜序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遺文大略可觀矣而未有年譜可以參考其始終之條理非缺與乎金谿李君子愿溯其淵源輯而成編麤若明備恨久而未有鋟木以傳者今年秋方得臨川謝使君奕懋刻之於郡以與文集並行及冬又知衡山黃令君應龍得邑士劉君林已刻行矣其間稍有增損似去取詳略之尤宜夫缺之

數十年而補之于一旦且彼此不約而成殆山川之靈協相斯文也使學者得而觀之猶彷彿如見其平生而親炙之豈曰小補之哉恢例承嘉命俾爲之志其本末于后懼僭越不敢然前旣辭臨川不獲而冒昧爲之矣今此同一譜亦何異辭敢以復臨川者還以復衡山可乎蓋孟氏之後千五百年能自得師大明此學而因其歷年之先後以紀其始終之條理與世之所謂

譜者異先生生于紹興己未訖乾淳之年時則
上有高宗孝宗爲明君師而當年國家治道之
所以興隆人心之所以興起者正由此學之明
耳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先生殆若特爲此學而
生者發揮啓迪開闢充拓之功大矣試觀其譜
其爲人品器識之高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
人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四
歲能思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

二字忽大有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嘗聞鼓聲
豁然以覺十七歲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千
人爲英萬人爲傑以其年考之若先生者超越
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課已之學之進也
則謂執事之敬嘗大進於掌家事之時日用之
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間深思力考究
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
或於踐履未能純一無間稍加警策卽與天地

相似以其年考之可謂學不厭矣其開發學者
之盛也在家則遠近聞風來學而中情者或至
汗下在白鹿則剖析義理著明而動心者或至
流涕在浙則從游多俊傑咸聽言而感發在象
山則學徒益大集皆聞教而屈服至若以書講
明則又無處無時無之各隨其資而切磋之不
拘於一方各因其病以箴砭之不拘於一藥莫
不明白洞達深切痛快如鋒直破的如刃解中

節使人心開目明猶醉之醒寐之寤者其感應
神速也以其年考之可謂教不倦矣其略陳於
覲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幸稍盡所懷天語甚
詳問答不敢不盡至於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
行所言則所謂將無愧於唐虞之朝於復三代
也何有其言當酬矣國家治道之興隆豈特如
乾淳而已哉其小施於牧民之日也昭示皇極
衆心曉白治化所洽久而益淳農賈安恬吏卒

抑畏盜賊衰息訟牒稀少將及期年已至無訟
使得大其所施則所謂躬行之效在政刑號令
之表者將達之天下矣豈特如荆門而已哉以
其年考之惜乎天命不假之壽天子未大其用
遂不得盡行其所學可爲發千古之嘅嘆惟其
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恢嘗妄
有隱憂遺慮焉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
學者似少夫學者路也門也知所從入之門則

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爲門以爲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導其進於深遠之地誨言具在皆可覆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弘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

有博厚高明之配合此先生之深遠處也苟或
升而未至於室畫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有
僅於入門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
先生之學哉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
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先生滄溟泰華也學者
或止涓流卷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
致有以徑捷超入之法妄加橫議而莫有能破
其橫議之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

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備
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
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不忝於先生是區區竊有
望於同門云寶祐丙辰仲冬朔後學包恢拜手
敬書

象山先生年譜序

畢

象山陸先生年譜卷上

門人 袁 燮 編集

門人 李子愿 編集

門人 傅子雲 編集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媯姓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于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通曾孫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

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
昭宗卒謚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
地於撫州金谿爲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
田第四子諱有程先生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
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戩爲第四子
趣尚清高不治生產考諱賀字道卿生有異稟端
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
禮行于家不用異教家道整肅著聞于海內贈宣

教郎生六子長九思字子疆與鄉舉封從政郎弟

梭山撰行狀有家問朱子為跋略云家問所以訓

不得科第為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為憂其慙慙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綠飾之意而

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次九叙字子儀公正通敏

時賢稱曰處士善治生捻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

墓表次九臯字子昭少力學文行俱優與鄉舉晚

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學者號

庸齋先生有文集先生撰墓表次九韶字子美不

事場屋兄弟共講古學與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極

圖說非正又因其奏立社倉之制行于鄉民甚德

之與學者講學於近地名曰梭山

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是

也號曰梭山居士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

臨終自撰終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

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次九齡字子壽生而穎悟能步移

則容止有法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淡嘗與鄉舉補

入太學已負重名知名士無不師尊之登進士第

授桂陽教授以不便迎侍陳乞不赴改授興國教
授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而卒爲時儒
宗道德繫天下重望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
達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有文集行于世嘉定
問撫州守高商老刊文集于郡治自爲序先生狀其行呂成公銘其墓
朱文公書其碑次則先生與復齋先生齋名稱爲
江西二陸以比河南二程謹序次家世本末大略
于此而先生之道德事功則表年以繫之于後云

高宗紹興九年巳未

二月乙亥辰時先生始生

紹興十年庚申先生二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先生三歲

幼不戲弄

冬十一月十五日母孺人饒氏卒

葬鄉之楊美嶺

紹興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

靜重如成人 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公笑而不

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總角誦經夕不寐不脫衣
履有弊而無壞指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厨常
自灑掃林下宴坐終日立千門過者
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

紹興十三年癸亥先生五歲

入學

讀書紙隅
無卷摺

紹興十四年甲子先生六歲

性不喜華好

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
兄復齋先生年十三舉禮經以告

乃受

紹興十五年乙丑先生七歲

得鄉譽

曾云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譽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

紹興十六年丙寅先生八歲

讀有子言有疑

讀論語學而即疑有子三章及

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等語因歎曾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如此又中角時聞人誦伊川語云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蓋生而清明有如此者後山嘗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窓櫺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

紹興十七年丁卯先生九歲

善屬文

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意

紹興十八年戊辰先生十歲

侍季兄復齋先生學

復齋入郡庠侍諸兄誦講衣冠未嘗解弛先生往侍

學焉文雅雍容衆咸驚異有老儒謂前廊吳茂榮曰君有愛女欲得佳婿無踰此郎因以為媿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

讀書有覺

從幼讀書便著意未嘗放過外視雖若閒暇實勤考索伯兄總家務嘗夜

分起見先生觀書或秉燭檢書最會一見便有疑一疑便有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

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齋季兄講書踈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先生將聖人

與門人語分門各自錄作一處看先生曰此是幼小時事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

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

與李侍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

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
食宣教公呵之遂始置而胃中之疑終在後十
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
曰宇往古來今日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
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
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
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
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

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故其啓
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道塞宇宙非有所隱
道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仁義
者人之本心也又曰是理克塞宇宙天地順此
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
故刑罰清而民服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
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
自限隔宇宙又曰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
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是年復齋
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
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
除却魯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
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窓下讀程易
至其背四句反覆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
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終是
不直截明白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

見其人無物
復齋大喜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與徐任伯書

日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

壯也嘗曰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又嘗自云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捨之不可取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借字

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

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會無志吾得與之借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學弓馬

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然留

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

中國夷狄之辨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乎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為

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作大人詩

云從來膽大曾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安

帖孝吼大嚼無毫全朝欲渤澥水暮宿崑崙巖連山以為琴長河為之絃萬古不傳音焉當為

君宣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

秋試以周禮鄉舉

初先生未肯赴舉復齋素善臨川李侍即治每為公言之

是年春俾姪煥之侍先生同訪公公觀其贊見之書大奇之留數日力勉其赴舉歸則題秋試家狀者在門閱其籍則諸家經賦咸在惟無周禮先生即以此注籍蕭節後始精考周禮求程文觀之及期三日之試寫其所學無凝滯考官王景文質批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拆號日先生偶過梭山方鼓琴捷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曲乃歸先生第四名外舅吳漸第九名見舉送官啓末云某少而慕古長欲窮源不與世俗背馳而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已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強謂先哲同是人而往訓豈欺我第則與山林之士約六經之肯使孔孟之言復闡於學者達則與廟堂群公還五服之地使堯舜之化純被於斯民云云先生嘗云

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為念場屋之文只是直
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
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又嘗云
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
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
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偽則
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者非此
之謂也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
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
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冬十月二十七日丁父宣教公憂葬饒州安仁

縣崇德鄉之毛源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

與童伯虞書

云秋試幸不為考官所取得與諸

非日有所警易荆棘陷奔以康莊之衢反羈旅
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
期於余兄子壽今又與僕相處趨向固不几近
然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
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鳥能與我歌乎
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華百
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
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舍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
一指而失其肯况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
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

二ノ身トモ言来一
ナ

喪為欣戚
感亦甚矣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

冬成嘉禮孺人吳氏始大歸也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

秋試以易經再鄉舉

考官批義卷云如端人正士衣冠佩玉論策批如其

義嘗語人云諸公答策皆是隨問答去答策當如堂上人部勒堂下吏卒乃不為策題所纏

得解見提舉書

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特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

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纔

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即位願

科詔而某獨味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

以向為舉子業云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

中選習俗之禮凡官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

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退又為啓以授之曰

大謝某竊以為舉送公也從而謝焉私也謝之

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

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以其

蒞試也是時王公為使於此某慕其賢而欲見

卷之三

一

五

而公適以召去不及見今某後在舉送之列而
執事為使於此其賢尤為人所敬服用列前之
所為與今所以
進見者為贊焉

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

春試南宮奏名

時允延之襄知舉呂伯恭祖謙
為考官讀先生易卷至狎海上

之鷗遊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
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
溱洧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
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
而膠矣擊節歎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為貴論至
嗚乎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

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
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為貴之
說乎愈加歎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內艱
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絕有學問者必是江
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併囑考官
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
會先生曰未嘗欵承足下教一見高
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

徐誼子宜侍學

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
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為貴試後

先生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
得受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
得也此乃某
平日得力處

夏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既奏名聲振
行都廷對考官意

其必慷慨極言天下事欲取冥首列及唱第乃
在末甲或問之先生答曰見君之初豈敢過直
識者稱其得
事君之體云

在行都諸賢從游先生朝夕應酬問答學者踵

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疆聽其言者興起甚衆
時求嘉蔡幼學行之為省元連日無所問難似

不能言者先生從容問其所志乃答曰幼學之
志在於為善而已先生嘉嘆而勉勵焉四明揚

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
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敬仲問

日如何是本心先生曰剛隱之心仁之端也差
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敬仲對曰簡兒時已
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九數問先生終不易其

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九數問先生終不易其

說敬仲亦未省偶亦有驚宗者訟至於庭敬仲
斷其曲直訖又問之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新
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此即敬仲之
本心敬仲忽太覺始此百納弟子禮故敬仲每
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自訟是非以答
之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
通矣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復
齋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揚簡敬仲石崇
昭雅之諸傳誠之胡拱達才高宗尚應時孫應
朝季和從之游其餘不能悉數皆壘壘篤學尊
信吾道甚可喜也先生六月二十九
日復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

秋七月十六日至家

遠近風聞來觀炙者益盛
有一生飯次繼交足飯既

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
已省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

逸也其嚴如此初以存名讀書之齋與曾宅之書云某舊亦嘗以存名讀書之齋家之東偏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又堂東有陋室西有高軒比窓南窓東有隱室又名留軒西有玉淵又近家之西有茅堂○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處茅屋稍久西南有八石寺與頗子堅書云向者在八石寺普納區區之忠先生處受徒卽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禮自莊雍雍于後至者相觀而化蓋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

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
足以救人也又曰今天下學者惟兩途一途朴實
一途議論同里朱桴濟道弟泰卿亨道長於先
生皆來問道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
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
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
字爲意令人歎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
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
已劉伯文皆不爲文字也肝江傅子淵云夢泉
向來只知道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
志知反時陳正已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
者正已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一說
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
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
領略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
心與相應胷中豁然蘇醒嘆曰平生多少志念

精力却一切著在功利上自是始辨其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箇入頭處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已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工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庵晦庵曰仙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庵曰公來問某其亦不過如此說

答諸葛受之書

略云誠之遠訪辱惠書欣懌兼至誠之力學今世鮮見好善如

此所當輕千里而告之以善者况其千里而來見耶則力之所及豈敢不自竭前者侍坐每有謙屈來示勤企復有下問苟有所見敢不盡焉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未嘗少

違為善之任非敢奮一且之決信不遜之意而
徒為無忌憚大言也誠以學昔親炙師友之次
實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藥徒以交物有蔽淪
符以亡大蔡魏平自北較策駑蹇不敢自棄今
契丈之賢乃復猶豫於此無乃反已未切省已
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儻一旦幡然沛
然誰能禦之哉

答舒西美書

路云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
尤更直截如前日今時學者若果

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
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人孰無
心道不外索患在哉賊放失之耳古人所固有惟
過存心養性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
不知保養而反哉賊放失耳苟知其如此而防
閑其哉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

條達如手足之捍頭目則豈有艱難支
維之事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基也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

春閏二月十四日答陳正巳書

略云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

者以爾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
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
非如此者特習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
書殆將食蟻蟻食其行所當博識古今興
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
心苟病則於此等事學又商聲者之想鐘鼓盲
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
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考瑄之車戰荆公之均
輸者可
勝既乎

三月十七日和王弱翁銓闈中詩冬十一月送

毛元善序

略云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古之時士無科舉之累朝夕所講皆

吾身吾心之事而達之天下者也夫是以不喪其常心後世敝於科舉所嚮日陋疾其驅於利欲之塗而吾身吾心之事漫不復講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於是常有常心者不可以責士非豪傑特立雖其質之慳羨者蓋徃徃波蕩於流俗而不知其所歸斯可哀也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

三月赴部調官過四明遊會稽浹兩旬復至都

下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

卷之二

五月二十六日訪呂伯恭于衢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

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自三衢歸陸子靜相待累日又番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文者也

與徐子宜書

略云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見李叔問與

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泣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為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

秋八月十二日子循之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歲

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于

信之鵝湖寺

復齋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

望鵝湖之同遂與先生議論致辨又令先生自說至晚罷復齋曰子靜之說是次早先生請復齋說復齋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畱情傳註讌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先生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復齋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先生曰不妨一面起行及至鵝湖會伯恭首問復齋別後新功復齋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

日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于
復齋先生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
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
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
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及至欲知自下升
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
息翌日元晦與伯恭商量數十折議論來先生
莫不悉破其說繼日九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
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厄元晦歸後三
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
關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在藍輿度遠岑舊學
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
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礪建四先
生祠堂于鵝湖寺勒陸子詩于石復齋與張欽
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
能無疑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于信

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劄子澄及江浙諸友皆
 會番止旬日鄒斌俊父錄云朱呂二公話及九
 卦之序先生因亶亶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
 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復與謙蓋復之
 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
 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
 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
 不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
 以在天地間舉錯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
 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坎之
 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
 復善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固
 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口以澄瑩而為益
 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
 然後於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
 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

二身言卷一

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與室有一縫一罅即
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
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具
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
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
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
意於學又云鵝湖之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
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
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
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
欲與元晦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
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
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其未
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去彼
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誨佩
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

冬十一月十五日作敬齋記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

與王順伯書

略云兄前與家兄書大槩謂儒釋同其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

公私其實卽義利也偏者以人生天地間靈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爲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其事於是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有死有輪迴有煩惱以爲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爲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

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
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
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為人亦安能盡棄
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
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
然其為教非為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
足為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
所憐憫者為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
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皆只在他人生死海裏
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
教不為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
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
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
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
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

有不可同者矣

再書

教然如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
 所舉愛淫繫情生死正是不免生死未出輪迴
 不向了四相者若尊兄初心不為生死不知因何
 趨向其道故某嘗謂儒為大中釋為大偏以釋
 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為不及釋為過之原其
 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
 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其本非謂其如
 此獨謂其不主於世非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
 衆聖所以經世者不道也吾儒之道乃天地之
 異於世而別有妙道也哉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
 常道是別有妙道哉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
 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

卷之六十一

不可改頭換面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
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
豈是讀華嚴經有旨發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
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常編三絕而後贊易敢
道尊兄未曾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
尊兄未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
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
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此理云

淳熙四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

春正月十四日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葬鄉之

官山

先生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嘗聞孝宗皇帝聖語陸九淵蒲門孝弟者也

淳熙五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

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

先生在滋蘭

先生因居之南五里有園林屋宇
備是名與包顯道書云今歲與朋

友讀書
在滋蘭

春聞張欽夫卒

與包顯道書云南軒物故何痛
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

渠書頗有所論
今遂抱恨矣

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

復齋臨終
云比來見

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更相與切磋見此道之
大明耳先生嘗曰復齋先生涵養深密躬行篤
實○朱元晦與林擇之書云陸子靜兄弟其門
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
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
弊只成說話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都不得毫
末氣力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之也

冬十一月望日作復齋行狀十二月己酉葬于
鄉之萬石塘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

春二月訪朱元晦于南康時元晦為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日自有

自晉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議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凡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謂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免此然塲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

志之所尚則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廩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講之熟安能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志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無負其志元晦跋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鑒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喜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

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
病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恐其久
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几
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
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
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
流涕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
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
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却說得這義利分
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
後又要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
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秋作祭呂伯恭文

略云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累

吾兄繼逝曾未期年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
巨細斯人之亡匪躬之瘁嗚呼天乎曾不是計

云云

丞相少師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

堂審察陞職先生不赴

薦云陸某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

理悟融出於自得者也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項平甫書來

略云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往得交於傅子淵警發柔情自

此歸向取誦之意始定奉親之官越土多見高第及門子弟愈覺不能自已雖未得親承於警欬然受沾汚淫亦思多矣獨念心師之父不可以及尺紙布萬一伏乞加察一二年來數鉅公相

繼淪落任是事者獨
先生與朱先生耳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

薦辭未詳

除國子正

秋初先生赴國學與陳倅書云秋初供職人事衮衮殊無暇日朱元晦在

浙東大節甚偉劾唐以正一事尤快衆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

始講書

八月十七日講春秋六章

九月享明堂為分獻官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

先生在國學

時二月初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五章十一月十三

日講春秋四章諸生叩請孳孳
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

朱元晦來書

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
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

所得爲多幸甚再書云歸來臂痛病中絕學捐
書却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汎濫真
是不濟事恨未得款
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項平甫再書

略云某自幼便欲爲善士今年三
十一矣欲望尊慈特賜指教云云

答書不傳按朱元晦答平甫書云所語六國正
語三復爽然所以警於昏者爲厚矣大抵子思
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
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
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道
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說却於

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
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
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冬遷勅令所刪定官

先生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

與問辨大信服

與漕使尤延之書

略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大

然恐不能泛然以嚴病之使罰當其罪刑故無
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某嘗謂不論理之是非
事之當否而汎然為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
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
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
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槩浙人殊賴自劾一節尤

為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祿者當少阻矣
至如其間言事處誠如來論所言者云

嚴陵詹子南侍學

云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
所言大指云凡欲學者當先

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
之問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人
而已非有為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游子夏宰
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以號名學者為萬世
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
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徼繞蔽惑愈甚不可入
道耳阜民既還鄉遂棄諸書及後來疑其不
可又問先生則曰其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
後有事在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
可識者久將自明毋耻不知先生舉孟子鈞是
人也一章云須先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
便收此心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

澄瑩中立遂見先生先生目
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淳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

在勅局春祀祚德廟為獻官

記事始末
書于祠下

朱元晦來書

略云勅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
告語者否於律令中極有不合道

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得一
可久於法令甚精可以入局中然此猶是第二
義不知輪對班在何時果得一見明主就緊要
處下得數句為佳其餘屑屑不足言也謙仲甚
不易得今日尚有此公差疆人意元善爽快極
難得更加磨琢沉浸之功乃佳機仲既得同官
乃其幸會當能得日夕親炙也浙東諸朋友想
時通問亦不過來相聚者否立之墓表今作一

通顯道遠不以爲然
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三月十三日答朱元晦書

云勅局見編類自隆
興以來寬恤詔令書

鄉成矣去番之間亦可致力建請兼類多所刪
削詔旨則直錄之著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
修諸處申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
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尤相向元善以殊局
少得相款謙仲屹然特立如故比一再見以坐
客多魚鱗而至於未得達尊意候從容當致之也
某對班尚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
以俟命耳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未得其
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
甚詳自謂真實錄未知尊兄曾見否不然後便
去當錄

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

戊申歲先生兄梭山書
士欲立社倉于青田先

生與趙監書云社倉自元晦建請幾年于茲矣
有司不復掛之墻壁遠方至無知者其在勅局
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嗟者累
日遂編入廣賑恤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
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是時又求元晦社倉規
制相與斟酌損益而行之梭山主其事至今逾
一甲子鄉民賴
其利未艾也

上殿輪對五劄

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
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

卽對○第一劄云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
問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
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
卽位之初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

成者太宗使温彦博按訊非是彦博言徵為人
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
宗使彦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
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
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
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
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
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
天錫勇智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為難而臨
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
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雍
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
仰酬酢而不倦道兩賜時若有誅誦太平之意
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
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鳳凰之所以
能高飛者在六羽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

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
 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之太宗
 誠不足為陛下道○第二劄云臣少讀漢武帝
 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
 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
 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
 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
 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
 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
 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
 邁而駭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
 海釋風雲而與鯢鯢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
 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
 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第三劄云臣嘗謂
 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

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飽
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鬻弓之怨釋拘囚而
相之韜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
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滕下蕭相國何
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
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
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
耕夫偃蹇爲人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
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
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
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
一級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知識若登梯然進
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
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
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事信
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

所敢知也。○第四割云：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昔趨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致者。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悠久此，則可以立致者。舜同公復生，亦不能一且而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同公復生，亦不能一且而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不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其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首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

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
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
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退
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
日復請為陛下誦之○第五劄云臣聞人主不
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勝之戒周公作立政
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
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
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
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
旨今陛下米監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
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
哉苟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
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則曰我不
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
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

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
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
體則苦於隔絕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
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
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肯趣之差
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
然後能遠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
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讀第一劄讀
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之間須當如此答陛下
云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有
悔連說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答此爲堯
爲舜爲禹湯爲文武血脈骨髓仰見聖學讀入
本日處先乞奏云臣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
生聚教訓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壯答如十年
生聚十年教訓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甚州貧
縣貧民貧其說甚詳上無說○讀第二劄論道

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道甚有自負之意
共說甚多說禪答臣不敢奉詔臣之道不如此
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上曰
人才用後見答要見之於前意思云云上又曰
人才用後見後又說此中有人云云答天下未
知云云天下無人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
上默然○讀第四劄上贊數甚多○讀第五劄
所陳甚多下殿五六步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
夫只在要處乃秉笏立聽更不容轉對與詹子
南書云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覆之間
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
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

講究武略

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
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

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李將使雲將家
子也與國人有勇力先生竒而教之後獲用太

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為曰雲
少時嘗欲率伍伯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

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為人矣先生平
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獎拔奇才亦多

論醫國或問先生見用以何醫國先生曰吾有
四物湯問何如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答蘇宰書云往時克
員勅局浮食是慚惟

是四方奏請近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
詳其或書生貴遊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

且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
駁朝廷清明常行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何

以當大官之膳尚方之賜或庶幾者僅可以少償萬一耳

朱元晦書

納夫一本元晦貽書云奏篇垂示得
時有言奏劄差異者元晦索之先生

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
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
首之嘆然於我何病耶詔圓意活混浩流轉益
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著

答朱元晦書

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揚獎譽之厚
俱無以當之深慚踈愚不能回互

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
撥著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高未免金注之

昏耶

改授承奉郎

以修寬恤詔
令書成也

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

段

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為之
色變舉柳子厚捧土揭水而致之廟堂之上

蒙以綏冕翼之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此也謙仲為之默然先生嘗云當時諸公見上下相安內外無事便為大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為虜人借路登泰山云耳

秋九月既望作外舅吳公行狀

未云某在童穉時為公所知後

妻以其女充延之作吳公墓誌云陸君子靜數為予道其婦翁吳公之賢居亡何有墨服踵門而求見者則吳公之子顒若也袖子靜之狀且先曰敢因子靜以請誌予不識吳公然子靜信人也其言有證乃叙而誌之夫能識子靜於童幼之中而能以子妻之其賢可知矣後敬仲作孺人吳氏墓誌云孺人諱愛鄉吳公茂榮諱漸言長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日

不忘公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先生爲國子正剛定勅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宇併假於館中饋百需先生不一啓齒孺人調度有方舉無缺事暨先生奉祠歸囊蕭然同僚共贖之還里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捐奩中物助之云云

作本齋記爲成都郭醇仁作

淳熙十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

在勅局與尤延之書

云此問不可爲父居之計吾今終日區區豈不願少

自效至不容著脚手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問又無可修舉觀見弊病又皆須自上而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曾臆對班尚在後年鬱鬱度日而已○或勸以小人闕

何宜求退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
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為去就耶

詹子南問學

子南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
日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

在勅局

夏五月作格矯齋記

為三衢
徐載書

朱元晦通書

云傳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
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

苦口恐未以為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
不以為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
劑否道理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聞見之外是
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

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
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
得從容面論未知異
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十一月

二十九日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初親明謂先生久次宜求

退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
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
班五日除監丞先生與李成之書云某距對班
數日忽有監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旣而聞之
有謂吾將白其爲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爲此抑
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
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
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旣

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巢是是非非正有若蒼素
大明既升群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
牙頰哉向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
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
望清光輪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
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和楊萬里廷秀送行詩云學粗知方恥爲人敢

世非忘世智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寬恩猶得祿
歸衡臘雪自生春君詩正似清風快及我征帆
故起蘋廷秀詩有云可憐議論常傾坐須信聲
名解誤身之句大未知先生者得和詩愧悔後
遺德堂款語數日
因聽誨大敬服

既歸學者輻輳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
城邑環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

卷之二
三三

容徒寺觀縣官為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

與朱子淵書

云寬恩異詞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鄉里俊彥繙古書講古道

舞雩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婺之憂益不能忘也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

春如臨川

先生訪倉使湯公思謙公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乍歸方欲與諸後生說

些好話此事亦由天亦由人公曰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

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其浮薄則後生從而效風俗日以敗壞公曰如何

亦由人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為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驅卒擁後者

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公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公曰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者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作朱元瑜名字說

略云暮春之初予抵城闈後生學子來游者日益衆予與

之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莫不惕然以興前輩長者辱臨教之舉無異辭余於是益信此心此理充塞宇宙誰能間之云云

登貴溪應天山講學

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舊於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

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

卷之二

二

五

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
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
無歎也

答江西程帥叔達惠新刊江西詩派劄子

劄沈

云鄉者復程帥書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
之說愚見大槩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
之變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義此所以與後世異
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稟識趨不
同凡流○包敏道跋江秦之所收劄子墨蹟云
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告往知來以意逆志者之
外蓋其精鑑如權度舉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
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於詩為然哉當程
君劄送詩至時僕在席下先生顧諸生曰誰能
代答須臾呈藁者數人先生歎曰將紙來一筆

寫就
云云

夏五月答馮傅之書

略云吾人仕進自有大義

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為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

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所謂不可

在外面擾動是矣若吟吟然顧流俗之議論則安

在其為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為

私均也非居廣居立正位

行大道則何以為大丈夫

初冬答朱元晦書

云初冬始得五月八日書前

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

劇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

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白勢

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

以害之則有之矣五月二日併所與居士兄書

併所與居士兄書

卷之六十一
三二

頗覺辭費而理不明其本欲條折以求教適此便函未暇尚遲續布

元晦答書

云所論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

承許條折見教何幸如之虚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辨無極太極始此

無營齋說

贈吳叔有

冬十月庚辰葬仲兄子儀于臨川之羅首峯下

作子儀墓誌

十一月作宜章學記

十二月與漕使宋若水書言金谿月椿之重及

臺郡督積欠困民之弊

略云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紿急兵

罷不除因以為額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浚民之端莫大於此又云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睚眦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類賄謝之厚斂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為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有耳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

先生在山間精舍

春正月作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略云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

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

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欲自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生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者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爲知公者。

乎氣之相近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
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
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
至於其氣之所近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
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
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
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
循道術必為孔孟勲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
斷人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
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
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
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
法之議舉朝謹諱行之未幾天下恂恂公方秉
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
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彘伏儉
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

理洪範九疇帝賞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
 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
 未幾裕陵出諫院距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
 今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為簡易也熙
 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
 建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
 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
 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
 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
 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
 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
 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
 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適其間稍加
 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
 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
 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六十二

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
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
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
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
王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
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
以附已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
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
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托之行人所不樂
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
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
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
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
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
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

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
 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所深
 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
 憂憂於事為之末以分異人為快使小人得間
 順投逆以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
 言盈庭宜善學前輩者哉○與薛象先書云荆
 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遠適足以敗天下
 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當時諸賢蓋有未能及此者尚一說最為淺陋
 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不當論同異異字與同
 字為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耳有同聽目有
 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
 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異
 端矣熙寧排荆公者固多尚同之說裕陵固當
 以詰荆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說裕陵乃
 不直排者然則荆公之說行豈獨荆公之罪哉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先生嘗云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
 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何嘗專
 恃此又未知戶馬青苗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
 時闕者無一人就其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
 同已祖宗之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服或
 言介甫不當言利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
 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
 利過之彼豈無詞所以卒於無柰他何也

答倉使趙汝謙書

略云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遯
 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

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愚不肖者不及焉
 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知者過之則蔽
 於意見而失其本心徇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
 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
 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
 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

矣○又書云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
語稱舜有天下而不與焉人能知與焉之過無
識知之病則此心炯然此理坦然物各付物會
其有極歸其有極矣不然作好作惡之私偏黨
反側之患雖賢者知者有所未
免中固未易執和固未易致也

易應天山名爲象山學徒結廬甚衆

勝處爲方丈及部勒羣山閣又作圓庵學徒各
來結廬相與講習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
廬者甚衆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之前又成
一閣部勒羣山其氣象亦偉云云○居仁齋由
義齋養正堂張伯強○明德張行已○志道周
孚先○儲雲伯強行已○佩玉張少石○愈高
倪伯珍○規齋祝才叔○蕙林周元忠○達誠
朱幹叔○瓊芳傳季魯馮徒馮泰卿初名梅窓

卷之三 晉文二

二

以季魯家諱先生為改今名○濯纓池浸月池
吳子嗣翔齋先生與之書云草廬在二地之間
欲名以濯纓當為書之○卦菴少石○批荆先
生書于世昌之堂各因山勢之高原塢之佳處
之為

三月與江西帥王謙仲書

社日後携二息偕數
友登山盤旋數日盡

發茲山之秘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
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
勝處為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如鉅象遂名
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
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為稱故侍
郎張南仲之居寔在山麓今張氏子弟咸來相
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為少高名之
曰儲雲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

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
及名也方丈簷馬鬣密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
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
沒之變千態萬狀不可名模兩山廻合其前如
兩臂環拱背間之田不下百畝泂流而下懸注
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
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
東山之崖有繡經石可憇十許人西山之崖有
欽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
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
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
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益勝有風洞有浸月池
有東壠有樺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
舊名之佳者北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
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峯聯絡如屏名曰
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

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下見龜峯昂首穹背形狀過真玉山之

五月與錢守伯同書

云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磔潭西有半山磔潭不

下玉淵半山可垂臥龍精舍之前兩山廻合又自為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日風練二日噴玉三日飛濤四日跳珠五日水簾六日雙練七日飛雪木石自為階梯可公以觀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誅歌其間懷吾

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
故亦樂為執事道之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故四方學

徒大集

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
馮元質云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

鼓則乘山齋至會揖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
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

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齋肅無譁首誨以收
斂精神涵養德性虚心聽講諸生皆俛首拱聽

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間舉經語為證
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

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有立崖岸自高者
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

能自達者則代為之說宛如其所欲言而
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

感激奮勵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
 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辭及古詩文雍容自適
 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
 誨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
 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
 語錄每講說痛快則顏傳季魯曰豈不快哉季
 魯齒最少坐必末嘗掛一座於側間令代說時
 有少之者先生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大率二月
 登山九月末始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
 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與陳宰書云同志之
 士方此盍簪細繹簡編商略終古粗有可樂雖
 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
 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儻得久於是山以
 既厥事是所願幸傳季魯云先生居山多告學
 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悌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

此多有與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自是虛說
此是時文之見常曰今天下學者有兩途惟此
實與議論耳毛剛伯必疆云先生之講學也先
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旣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
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
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
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翁門人乍
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
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
往往又失其本肯遂起晦翁之疑良可慨嘆或
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
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
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
不曾添一些耳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脉上
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章仲至云先生講論
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動是三

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
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
斛水嚴松年問今學者為誰先生屈指數之以
傳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傳季魯黃元吉居其次
且云浙間然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
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陳去
華省發儒持惜乎此人亡矣○朱元晦語錄云
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
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躬行皆
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
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為己必能開導其人也
○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
此去持守自見功效不
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

論解書

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庵令其精細
考索後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

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
注書柄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
不可信或是諱語或是莽制傳季魯保社中議
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是往問於季魯又嘗曰
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己見於其間傷其本
旨乃為善解書後人多以己意其言每有意味
而失其真實以此徒支離蔓衍而轉為藻繪也
又嘗曰河圖屬象洛書屬數先天圖非聖人作
易之本旨有據之於說易者陋矣又嘗曰後世
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也觀春秋
詩書易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
有病顛記禮之言多原老氏之意

論傳道

與姪孫濬書曰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
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人豈以其時之

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由孟子而來千有五
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揚王韓獨著

專場當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
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於形似假
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
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
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
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未見其如魯子之
能信其皜皜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
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詎誠行放淫
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
也道非難知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
無真實師友互相眩惑為可惜耳所以為汝言
之為此耳先生又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
茂叔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氏之死不得其傳
故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
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光明今日若不大
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叔後吟風

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錮深明道却疏通又云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則汗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至其為水則蹄涔亦水也又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惜未有承當者

夏四月望日與朱元晦書辯太極圖說

略云梭山兄謂

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二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

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
 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始未可忽也
 尊兄向與梭山兄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
 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
 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
 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空言立說使後人
 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
 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為言不言之故耶
 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
 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
 根本耶後書又謂無極即無形太極即是有
 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
 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形而上者
 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
 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且太極字

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箇
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
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日無
聲無臭可也豈可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
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穆伯長之傳
出於陳希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
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
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
同之此老子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
太極圖說以無極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
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
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下自以爲是也凡今考
訂註釋表顯尊信如

與提刑應仲寔
官以足病未供職爲林黃中

所按其說甚可駭類象先入文字留之上不行
按章復以為江西憲太學六月私試策題第一
篇亦是異論第二第三篇皆譏切元晦學校議
論如此他又可知殊令人寒心此間學者莫不
激

與趙詠道書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

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
當之不容二也今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
反有所蔽此埋去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
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
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為蔽故敢於著書豈可言
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所蔽故其
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
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秋八月遊仙巖題新興寺壁

略云老者蒼顏皓髯語高領深少者

整襟肅容視微聽冲莫不各適其適吾亦不知夫大小精麤剛柔緩急之不齋也乃俾猶子謙之慙之子持之分書同志者七十有八人邑姓名字於左方縣宰與其僚見延入學為發二南之義士民皆為之興起宰充注心樂聽良心在人如此莫不為之啓迪又以異說重蔽之豈不甚可惜哉

訪江西帥王謙仲

時帥幕邵叔誼在坐聽談命者曰吾之談命異於是伯夷

叔齊餓死於首陽之民到于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有馬千匹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此命極不好先生與齊斷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論齊景公伯夷

齊斷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

談笑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
 所見推其所為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
 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
 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
 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
 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
 此者也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心逸日
 休心勞日拙德為之辨也豈惟辨諸其身人之
 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
 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
 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
 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
 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
 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
 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

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
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
道然見謂爲曾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
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
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
能逃於曾子矣豈惟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
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
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
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
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
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
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
浮文異端轉相營惑往聖話言徒爲藩飾而爲
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虺蜴其間恥非其恥而

取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
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
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
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
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
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
悉精畢力多求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
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
知是知也後世取一物而不知者亦恥非其恥
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
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
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
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
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
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

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
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
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
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作南豐黃世成及慈谿楊承奉二墓銘先生每謂墓非

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谿二君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

十二月十四日答元晦書略云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以明理為

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見太極之真體其竊謂尊兄未會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云極者正以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如此又何必於上面加無極

字也繫辭云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
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有為萬
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
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此理乃宇宙
之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矣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
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
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
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
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論其所指
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太極皇極乃是實
字所指之理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
容以字義拘之哉至如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
為道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
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闔盈虛消
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

入行藏何往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
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
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又別幅云大傳曰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
之器見乎上者可得而見矣猶不謂之形而謂
之成象必形乎下可得而用者乃始謂之器易
之言器本於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
利如網罟耒耜車輿門柝杵臼弧矢棟宇棺槨
之類乃所謂器也昔者聖人之制斯器也蓋取
諸易之象易有聖人之道四而制器尚象與居
一焉道者天下之所由而聖人則能知之器者
天下之所利而聖人則能制之由其道而利其
器在一身則爲有道之人在天下則爲有道之

世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則爲無道矣誰能出不
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中人以下則由而不知
蓋其知識卑近所見淺末形而下者所能知形
而上者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非有知道者以長治之左右之則趨於下惟
利之見而不由其道矣上必有下下必有上上
而無下何以爲上下而無上何以爲下道之與
器未始相無不由其道而利其器器者非其有
矣負且乘致寇至此之謂也故惟聖人爲能制
器精義入神所以致用利用安身所以崇德百
慮一致道固然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
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非知道
者孰能與於此故道者形而上者也器者形而
下者也器由道者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也而謂其屬於形器不得爲
道其爲昧於道器之分也甚矣

聞朱元晦詩喜

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

如拋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

先生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朱元晦來書

略云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

有無為一更請仔細著根未可容易幾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為之為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所以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別紙末云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朱子集注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題達本庵詩

梁光結廬其親塋名曰達本求言於予敬賦是詩以助孝德詩云孩

提無不愛其親不失其心即大人從此勸君休外慕悅親端的在誠身

壽皇內禪光宗皇帝即位詔先生知荆門軍先

始欲著書常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

覃恩轉宣教郎

夏六月與黃循中書

云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廊不忘

之意然雅未有為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

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
蟲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
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
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
此也

磨勤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

昔循中不無尊師
重道之誠而家庭

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疆深
懼其汨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
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
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
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
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
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其道也夫子曰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
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
孟子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
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
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
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
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嚮一立卽無二
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
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
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
此而况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
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
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援耳

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
千有五百餘年之習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
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
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
之問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
實爲有志之士也求真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
哉非道之難知也人之難得也非人之難得也
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豈肯自恕於此而弗求
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
講學者遂為空言以滋偽習豈唯無益其害又
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
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為清明剛健一有緩
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
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
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
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

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略此不察而苟為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嚚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乎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莫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強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說說玩惕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潤憐後學詳為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資其涵養鞭策之實

秋七月四日與朱元晦書

云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

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

易學卷之三十一 五十三

兄促其條折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
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
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
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
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
之過雖微歲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
此矣願依末
光以卒餘教

八月六日元晦答書

云荆州之命少慰人意今
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
以行志想不以是為礙三
年有半之間消長之
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
止亦非人力所能為
也問象山關聖架鑿之功
益有緒來學者亦益
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奇
覽勝春之首辭氣粗
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
及矣謂必已見絕遂
不復致問今承諭詩悉甚
幸甚幸過望此正如

明道先生所謂兩分受其罪者未死之間尚幾得面論也

七日贈踈山益侍者帖

淳熙己酉孟秋中氣在

入龍底直二大星之間比下星如心大星之於
前星二日之夕微出其西三日之夕微出其東
四日益東如朝之在西則其正隱於三日之朝
矣古羲和之官甚重堯典獨詳其職後世星翁
曆官為賤有司人庸識暗安能舉其職哉因循
廢弛莫董正之是等或有所記後有治其事者
不無所助是月也予將視吾外姑之宅兆于東
漕之龍岡朔之夕發象山三日而抵予家四日
之夕發予家次夕抵大原觀六日抵龍岡事既
遂抵踈山與同行昭武吳大年里中胥必先言
曰五緯次舍有經宿可準如此者得之於所見
不可不記之治曆須積候以稽合否官之不宿

其業爲日久矣是亦可以備其搜訪也翌日
因益侍者出此紙求予言甚力且曰當寶藏之
予於是得所托矣他
日拈出當有賞音

論無極之辯與陶贊仲書

略云太極圖說乃按
山兄辯其非是大抵

言無極而太極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中言太
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
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
其圖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
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
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
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知無極之說爲
非矣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
人亦何足
與言此哉

再書

云與元晦二書可精觀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辨論之文也吾文條析

甚明所舉晦翁書辭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

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

理常理公理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論私立門戶之非與唐司法書

略云學者求理當惟理之是從

豈可苟私門戶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

同心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

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

朱元晦論學徒競辯之非答諸葛誠之書

云示論競

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
不輕扣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
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與緊著力處正天理
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於
二者之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
學者於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
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侍晦庵有學者因
無極之辨貽書詆先生者晦庵復其書云南渡
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
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
也之

秋八月十一日答趙詠道書答曾宅之書

云示

章大傳問答其義甚正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
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其

卷之二十一

五

示

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錄其語言為其不能通
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且如存誠持
敬二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
其心又曰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之
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
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
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
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
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
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於勤學之士反
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
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主在治古盛時蒙
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共生於後世學絕

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
 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共陷溺
 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易
 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
 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
 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
 大可知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
 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
 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
 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又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
 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
 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
 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夫子曰吾道
 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
 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
 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
 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
 隱之心者此理也可蓋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
 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
 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
 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
 大不習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
 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以與我
 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

我矣反身而該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
 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
 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
 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
 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
 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
 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
 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
 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
 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
 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
 此多學而識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
 無疑先行之訓子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晏
 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顧在魯子蓋可觀
 矣况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
 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

中庸卷之二
 三

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
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其
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
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
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
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歸耶？足下之不
智，亦甚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荆
棘，如在泥塗，如在圈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
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
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所主何
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
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舍，乃狃其狹而懼於
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為
智乎？夫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
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摟末節細行，以自律未
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

子猶以為門人之戒又况如今日謬悠無根而
 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
 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
 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志乃
 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不是集義乃
 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
 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
 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
 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
 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曰嚴
 祇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
 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
 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脩己以敬孟子言敬下
 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
 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

卷之三十一
 七

五

三

言者 三ノ

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
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
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已意而失其
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
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
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若只管從脫
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
心足下不幸受業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
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
來病倦不能隱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
槩幸三復而頓棄其舊則當
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與姪孫濬書

略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
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年名

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
篇正為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

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耶

冬十月朔作外姑黃夫人墓銘

自云先丈母誌銘叙次頗復明

暢云

與王順伯書

云來教謂若要稍展所學為國為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

勢然所以致此者亦人為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子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勵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天下固有不可為之時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必之以不可為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施於此也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槩至於此

心此德則不
容有不同耳

冬至前五日跋曾裘甫答屈待舉詩後三日遊

翠雲寺題名于壁

先生遊翠雲寺帖云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余寓宿許昌

朝家約遊翠雲明日劉伯協戒余朝歿許昌朝胡無相與焉伯協又誇翠雲泉石謂不減廬阜飯餘乘興一行不期而會者盈翠雲之室翠雲五題始於王文公父子六味增於吾家庸齋梭山二兄之遊乃今始得親目昔年嘗東遊會稽探禹穴西登五老窺玉淵北歲又開象山於龍虎之上遊洛半山際潭風練飛雪冰簾梔子諸瀑今秋之抄登雲臺瞰鬼谷窮石人之龍湫觀千尋之玉帶乃獨未覩躍馬鳴玉之奇可謂道在近而求之遠然則斯遊之得亦已多矣盛冬

水泉既縮又值久晴長老敏公俾畦丁決田間
蓄水大作水供陳師淵作飯供胡無相作茶供
成此一段奇事或會長少為善之意如川方增
不可不紀會者姓字具列于後童子書名象山
書翁

象山先生年譜卷上

終

象山陸先生年譜卷下

門人袁燮李子愿傅子雲編集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先生五十二歲

先生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與姪孫濬書

云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

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人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不仁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其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

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繩物之心皆
不仁也此吉也此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
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於地臨君子以教思
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趨當與先
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為先
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
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臯夔同心同
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
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
之心勝其憎疾嫌惡乃為近正汝當以此言深
思毋忽其為已
曉則當有進益

三月二十六日與包敏道書

云私意與公理利
欲與道義直是不

兩立從其大體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毋
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可掩也不可誣也

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管彘
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
人之生也本
直豈不樂哉

夏五月作經德堂記

六月旱十三日石灣禱雨十六日謝雨

時羣禱莫應鄉

人致請先生乃於青田石灣山頂為文禱于山
川方除壇之日陰雲交覆翌日致禱涼雨迎洒
旋而風雨連作十
六日復為文謝雨

秋八月二十六日作貴溪縣重修學記

略云風俗之所

由來非一日也或觀其壞而欲齊諸其末禁諸
其外此後世政刑之所以益弊至無如之何則

寢而歸於苟且玩歲月習拚著便文飾說以規
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
俗必不可復至以爲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
之時庠序之教亦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
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非有甚高難
行之事何至遠視古俗自絕於聖賢哉物之所
蔽說之所迷欲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久渝
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顧安之乎取士之科久渝
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必知患之
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
天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大
謚矣是固制時御俗者之責爲士而託焉以自
恕安在其爲士也二帝三王之書先聖先師之
訓炳如日星傳註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而
祇以爲蔽家藏其帙人誦其言而所汲汲者顧

非其事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實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爲非顧以爲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爲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懼何所繫繫而顧不擇所安決所鄉哉

與饒壽翁書

曰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

邪僻之念凡有繫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此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鞭無遲回以自取湮沒

與郭邦逸書

略云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歎鑿鑿精實非泛泛揚屋之文也君子

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背義為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辨則此義為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炯然不可渾亂則善矣

與路彥彬書

略云切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云

作玉芝歌

靈華兮英英芝質兮蘭形瓊葩兮瑤實冰葉兮雪莖石室兮宛宛苔茵兮

菁菁陰長松之偃蹇帶飛瀑之淙琤實青端而黃表眇中裁而不矜匪自昭其明德羌無愧兮

能疇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

先生在山間方丈

春二月與劉伯協書

云切謂理勢二字當辨賓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

理則理為之主勢為之賓天下如此則為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為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為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為有道之人又內帖云人家之與替在禮義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禮義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此利害間之語正謂此耳

三月三日與林叔虎書

略云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為學者道古之

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閔之
夭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之間庸何
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計以歸親
舊家庭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
喪未葬然更閱涉歷
此道益明不敢不勉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寺在象山之西北隔溪之
山間先生往來必憇焉

夏六月作武陵縣學記

云彝倫在人維天所命
良知之端形於愛敬擴

而克之聖哲之所以為聖哲也先知者知此而
已先覺者覺此而已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
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為愚
為不肖彝倫於是而斲天命於是而悖此君師
之所以作政事之所以立是故先王之時風教
之流行典刑之昭著無非所以寵綏四方左右

斯民使之若有常性克安其道者也是故鄉舉
 聖選月書季攷三年而大比以興賢能蓋所以
 陶成髦俊將與共斯政同斯事也學校庠序之
 間所為切磋講明者何以舍是而他求哉所謂
 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故能明明德於
 天下易之窮理窮此理也故能盡性至命孟子
 之盡心盡此心也故能知性知天學者誠知所
 先後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馴積月異而
 歲不同誰得而禦之若迷其端緒易物之本末
 謬事之始終雜施而不遜是謂異端是謂邪說
 非以致明祇以累明非以去蔽祇以為蔽後世
 之士有志於古不肯甘心流俗然而苦心勞身
 窮年卒歲不為之日休而為之日拙者非學之
 罪也學絕道喪不遇先覺迷其端緒操末為本
 其所從事者非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其時習
 必悅其朋來必樂其理易知其事易從不貳於

一易山言卷一

五

異說不牽於私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其久
大可以说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此古人
之學也宰林叔甫

中澣作臨川簿廳壁記季海

得旨疾速之任學者問荆門之政何先生曰

門為委曲行道之計答曰仲虺言湯之德曰以

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道義後世賢

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

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於古人者
正在於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
禮義却只是利害有縣丞問赴任尚何時先生
曰比來為得疾速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即行丞
因言及虜人有南牧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荆

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以行未免少遲若以單騎却似某有所畏忌也

囑傳季魯居山講學

先生將之荆門謂季魯曰是山緊子是賴其為我率

諸友日切磋之吾遠守小障不得為諸友掃淨氛穢幸有季魯在願相依親近

秋七月四日啓行

十一日書贈陳晉卿

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人所不見此心昭然善推其所為充是心而已晉卿

名縮特為撫州學官

九月三日至荆門軍舟車所經見豐城王允文

祭文

略云南浦維舟徑浮彭蠡覽奇康廬濯纓

遺趾長淮以西野岸曠平撰杖西風或憇柴荆

桑棗蔭塗葭蒂連汀笑談之間造微詣精黃鶴

西輻薄于開藩霜萼破菊云

入雲芳洲在目憑高傲古北轅

即日視事上謝表

吏以故例白內諸司務外諸

分日先生日安用是延見寮屬如朋友推心諮

然論事惟理是從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

得展其所懷辨爭利害於前太守推默聽候其

是非既明乃從而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先生

教民如子弟雖賤吏走卒亦論以理義接賓受

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

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循姦強暴皆得

身山言言一

六

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遠近立限皆如期即日
 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
 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惟怙終不可
 悔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及覆久之
 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惟對辨求決亦有證
 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
 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甫旬日士民甚
 愛敬受狀多只虛設嘗夜與寮屬坐吏白有老
 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
 其子為卒所殺先生判翌日至寮屬難之先生
 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
 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
 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
 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其所某人
 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
 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

卷之二

二

秀

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
尤以為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
鄰保遽集捕獲不逸一人至是郡盜屏息制卿
洪俊子中昔為荆僉嘗曰先生之學精明政事
亦如之非近時學與議論且背馳其政者比一
日急報某處有賊幾十輩突至莫測先生笑曰
特販茶者經過何足慮又遣人密訪之果然今
已去矣俊問故先生曰此無他其之來也巴熟
荆門之疆理且知鄰境所產某境有茶販之者
其境之人故經過某處而去耳俊敬謝曰不逮
又有鄉人甲乙相毆而乙被傷然未甚先生責
甲曰所爭甚微何遽傷彼今幸醫可痊若窮治
爾罪比屋之義於是益癸甲當領乙歸家療之
食之平復日同出驗甲欣然奉令越旬時甲乙
俱詣太守之庭
拜謝感泣而去

與羅點春伯書

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

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即日
交割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
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
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
而憲臺未來審覆除此牢戶可閔寂矣自外視
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
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
里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脩者不少朝夕潛究
密考略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
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
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
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迺今尚有缺典如
臺諫侍從當有啓劄今皆未辦所持羣賢必不
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何以調

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資望
日隆宜在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廣向寒為國

愛保

與漕使薛象先叔似書

云此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

視諸事皆仍舊貫到此竝無一字揭示無隨行人一榜亦吏呈舊比從之戶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於人心是問元少訟訴今至於無其血脉蓋有在號令刑政之表者惟兄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潛究密稽日不暇給外殊不見其形也財賦亦以連年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期考其實與言者殊不相應元章交割時公庫縉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僅五千緡耳歲入倚漿肆所以為來歲資者又當取諸其中軍資庫尤為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

為然不為樽節則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比閱邸報知兄未得請亦不獨屬郡之幸幸少安以惠重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吏各有借請義勇又適秋閱見逐兵吏又有未請衣服會慶聖節吏以儀式諸物弊壞舉陳當修所不敢忽子城輒工費日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纔半諸庫日支卒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而為之所荆門歲輸馬草錢二十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都錢物庫交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繫三分輸納銅錢本軍比年繫行使鐵錢地分令禁日嚴無得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渚允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為幸此間形勢正宜積粟聚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為城於此元善間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城見劉宰言元

卷之三

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耶幸有以相之子城次第秋閱畢便發手為之俟見端緒

當一一具聞也

與漕使書論民間疾苦

略云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

是稅錢役錢等令民戶分數納銅錢民以重困其一然買名錢須聞於朝與倉臺乃可至如稅錢役錢筭納銅錢乃州郡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請而盡罷之今歲計方窘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納銅錢於郡計亦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為制事以義乃當然耳

新築城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四集之

地南捍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隋郢之脅西當光
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
脅腹心之虞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數千
強壯可用而倉廩府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
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
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功
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
費五千而土工畢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
小門上至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
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

郡學貢院及客館官舍衆役竝興

初習俗惰人以執役爲恥

吏惟好衣閑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
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
人情晏然郡
中恬若無事

革稅務之弊

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

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

然後至務惟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

而取入之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姦弊而門

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罷去之或曰開議所以

防姦列郡行之以為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

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經

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

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

莫不以手加額誓以無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

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

革弊政

荆門故用銅錢以近邊以鐵錢易之而

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
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咸悅而郡
吏亦貧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
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稟給之

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

春正月十三日先生帥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以

代故事設醮

上元設醮黃堂其說曰為民祈福

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
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為之泣有講義仍

書河圖八卦之象洛書九疇之數于後以曉後
學更定圖書與今世所傳者不同所以復古圖
書之舊也先生未及著書發明
後學傳季魯作釋義以明之

二十四日與姪煥之書

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

之外百姓聽講者不過五六百人以不魯告戒
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信者又在言語之
外也此間不復掛放狀牌人有訴事不拘早晚
接受雖入夜未開門時亦有來訴者多立遣之
壓服而去見
客亦無時

二月九日夜郡火災與鄧文範書

云某在此士
民日相安所

為不至齟齬第二月九日之夜宅堂有回祿之
災大屋十餘間頃刻成燼私居行李幾為一空

幸不會延燒官府文書印記等無毫髮損失骨
肉間一時不至甚驚恐過後循省乃生驚怖旬
日乃定然比之常人之情相去亦遠持循二子
與姪孫濬當火起時頗見力量他日或可望第
目今二子終未肯進學耳是間民亦相安士人
亦有向學者郡無逃卒境內盜賊絕少有則立
獲訟牒有無以旬計然太守自無暇此間有積
年之訟皆盤錯外郡之訟諸司亦時遣至此又
有築城造屋之役適連年送迎之後計財匱乏
頗費調度近以商稅丐額之甚遂自料理頗有
增羨乃知事無不可為者始至即修煙火保伍
賊盜之少多賴其力近忽有劫盜九人劫南境
村中軟堰寺長生庫遲明為煙火隊所捕敵殺
一人生擒九人皆勇悍之盜義勇之外煙火隊
今亦可恃凡事
薛漕必能言之

與吳仲時書

云某到此將五月訟日益少庭中真可張羅士民相安田畝間巷熙

熙如也而區區獨無少暇有憂勞之實而人不見其形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去冬妄意

築子城幸天氣人心相會不兩旬而土工畢今方包砌得一角形勢頗壯而復輟皆懼費廣役

久而難成前日之役乃呼舞爭應故其功亟就而費亦省也

閱武

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

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後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

少它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它郡所無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

上廟堂劄子乞撥常平銀助城費

略云荆門素無城壁某去

上吳山全言卷一

二二

冬妄意聞于帥府請就此役尋得帥檄令委官
置局徑自脩築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
天氣晴霽人心齊一小壘縣簿會計用甄包砌
猶當用緡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
兩在常平稽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鈞慈特為
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用使城壁
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
民心有賴實為無窮之利

與章茂獻論築城書

略云有當控告廟堂者敢

去冬脩築子城適值天氣晴霽民心悅澤此邦
士女未嘗識遠村僻塢携持來觀自臘至今踵
繫不絕

答羅田宰吳斗南書論太玄

略云易古經為貺
喜知雅志今世之

所謂揲蓍之法皆襲揚子雲之謬而千有餘年
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太玄錯亂蓍卦乖
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
秦漢以來胡虜疆盛以至于今尚未反正而世
之儒者猶依玄以
言易重可歎也

作監嶽兄庸齋墓表

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

云去歲辱惠書慰

其後聞千騎西去相望益遠無從致聞近幸幼
安經由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並流士民
化服甚慰某憂苦之餘疾病益侵形神俱瘁非
復昔時歸來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期年不
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李大來此備見本末必
能具言也渠欲為從戎之計因走門下撥冗附

此未暇他及正遠切祈為道自重以幸學者彼
中頗有好學者否峽州郭文著書頗多悉見之
否其論易數頗詳不知尊意以為
何如也近著幸示一二有委併及

與總卿張體仁元善書

略云敝邑兩令皆賢教
官時有裨補自會判以

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拙者不過扶持勸勉
使其善志不替有加庶幾蒙成以免矣今農賈
安恬吏卒抑畏盜賊衰息作則輒獲訟牒之少
乃至曠旬械笞塵委五刑植立試用希闊用必
聚觀此豈迂拙所能坐致竊
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

答倉使書

末云比來訟牒益寡終月計之不過
二三紙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

荆門府帥以先生政績上薦先生與書

云備數
屬壘條

忽閱半祀粗僅守職未敢曠敗無非大府之賜
尺牋闕焉不干記史是猶涉嵩華而忘山涑江
湖而忘水揆之常情宜獲罪矣比得邸吏別報
乃知姓名首塵薦刻所以獎借之辭寵甚聞之
揚然弗稱是懼治古公道還於盛世前輩典刑
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志勉竭駑朽斯無負於
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累門下職事所
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稟劄慮勤聽覽
且恃照臨之密邇皆缺弗致今受
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答章茂獻書

云某承乏于此標焉朝夕祈于斯
民則若航海問巷熙恬訟爭衰息

相安相向不替有加同官協力舉無異志職事
過從無非講習或者指是以爲效績區區之懷
方有大懼兵家言射謂鏃不至指同於無矢今
學計者求黷之至指良不易致孟子曰掘井九

何而不及泉猶為棄井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知不至雖弗非不足賴也治不至雖不亂不足傳也服膺典訓何敢二心至其縣薄弗克自致若蹈虎尾涉于春水亦安敢徂饑渴之飲食苟以自恕教其不知圖其不逮力提而申策之是所望於同志

禱雨先生每有禱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東山禱雨文云季春之月以不雨之久為壇西

山之巔以致其禱靈應響答沛然為霖上泉取水文云是月六日於蒙泉山頂為壇致禱十有

二日又於東山望壇中致厥請自六日之期有雲油然有雨沛然東山刑鵠文云七月庚辰致

禱之後境內每有兩澤

與章帥書

云今旱勢可畏弊邑六日致禱雖未甚得霽霈朝暮致敬祠官未嘗不沾

濕也既望之朝率郡官迎致上泉
復冒雨而歸及今陰雨無曠日

八月答張帥書

比來得雨無不沾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十三日天陰與僉判

教授知縣各以一馬數卒行視田間苗甚秀發水皆盈溢陸地耕種粟豆者多稔其中自有餘矣

秋七月薦屬縣二宰併自劾狀

時姦民楊彥翼萬九成素號論

官社楊景春尤甚先生以其世惡奏乞施行因以自劾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

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贈劉季蒙

云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真為大崇無世俗之陷溺無二崇之迷

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

與伯兄致政書

云唐虞三代盛時言論行事無

有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前輩之論以為
太甲卒為商太宗追配成湯無愧而有光以其
善惡是非灼然明白非成王比也成王卒為中
才之主以流言疑周公此難以言智自此而降
周德不競矣入告出順之言德不競之驗也後
世儒者之論不足以著太公昭至信適足以附
人之私增人陷溺耳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大量徑而寡失後世
人君亦未嘗不欲辨君子小人然卒以君子為
小人以小人為君子者寸寸而度之銖銖而稱
之過也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則皆有不
可勝誅之罪
况今之人乎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冬十二月六日與姪麟之書

未云此間風俗旬日侵覺變易形見

大槩是非善惡處明人無貴賤皆向善氣質不美者亦革面正所謂脉不病雖瘠不害近來吏卒多貧而有窮快活之說

初七日丙午先生疾十一日庚戌禱雪

郡僚問疾因言

冬暖盍祈雪乃命倪巨川濟甫畫乾卦揭之黃堂設香花翌早迎往蒙泉取水歸安奉而風雪遽興辛亥日雪驟降先是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歿女兄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柰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寮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

香家事亦不掛齒雪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
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却之自是不復言

十四日癸丑日中先生卒郡屬棺歛哭泣哀甚

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僉判洪伋率寮屬祭文略云

斯道龐洪克塞兩儀孔孟既沒日以湮微賴
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瓏贖惟時先覺云云

學錄黃嶽祭文

略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

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
夫憂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
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欽等祭文

云刺史以詩書為政待邦人如子弟百姓安之何遽驚哲

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周孔之學方將公是道
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非我民得以私之也
歛此大惠施於一邦近者服其教遠者化其德
豈期天不憖遺而奪我父師之速也古之君子
所居民愛所去民思况賢刺史之亡其遺愛在
人真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將子子孫孫尸而
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張森祭文

略云惟公學古之經行通於天淵源之漸伊孟之傳自本

自根卽聞卽見見之躬行死守不變德業培深我導我夔用之斯世舍公其誰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

略云儒者之學入孝出悌人言江西陸氏兄弟

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門如古循吏有脩其綆汲深未既有恢其規游刃餘地同流滔滔

壽考且遂豈伊斯人而俾樵悴云云

江淮總領鄭湜祭文

略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

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察

湖南潛豐誼祭文

略云公稟正氣早以道鳴叱呵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朱元晦聞計帥門人往寺中為位哭

紹熙四年癸丑春正月二孤護先生柩歸沿途弔

哭致祭者甚眾三月至家鄂州教授許中應祭

文

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甲不間於燕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一何名世之稀

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魯參之皜皜而談
淫邪遁不能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免隨揣摩
之形似困聞見之支離雖勉強以力行徒爾增
附益之私公以問氣而自得歸燭乎大天淵之
無際洞乎微芒芴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委
鼎辨乎自幹而數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
裏不至乎相遠豈非合彼已於一源貫幽顯而
同歸者乎若乃察此理之公共謂先覺者為後
覺之資彼絕物者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開
見耀於蒙昧出荆棘於平夷的然類末之無計
二子亦有立於斯時即所應之有
證尚安得以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

金谿宰王有大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六月癸

丑楊簡為記

云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
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

| | | | | | | | | | | | | | | | |
|--|--|--|--|--|--|--|--|--|--|--|--|--|--|--|--|
| 絕 百 非 雖 無 私 為 昭 明 弗 遺 二 陸 先 生 撫 州 金 | 隔 不 識 不 知 匪 合 匪 離 直 心 而 往 自 備 萬 善 自 | 心 如 此 學 者 當 自 信 無 自 棄 意 慮 微 起 天 地 懸 | 心 如 此 金 谿 王 令 君 之 心 如 此 舉 金 谿 一 邑 之 | 此 子 思 孟 子 之 心 如 此 復 齋 之 心 如 此 象 山 之 | 之 心 皆 如 此 也 孔 子 之 心 如 此 七 十 子 之 心 如 | 非 神 乎 不 與 天 地 同 乎 學 者 當 知 舉 天 下 萬 古 | 外 又 倏 焉 而 窮 九 霄 之 上 不 疾 而 速 不 行 而 至 | 焉 而 聽 倏 焉 而 言 倏 焉 而 動 倏 焉 而 至 千 里 之 | 氣 非 形 體 廣 大 無 際 變 通 無 方 倏 焉 而 視 又 倏 | 同 人 人 皆 與 天 地 同 又 何 以 證 其 然 人 心 非 血 | 聖 賢 有 之 人 人 皆 與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周 公 孔 子 | 敬 禮 是 非 智 仁 義 禮 智 愚 夫 愚 婦 咸 有 之 豈 特 | 有 恭 敬 之 心 皆 有 是 非 之 心 側 隱 仁 羞 惡 義 恭 | 以 證 其 然 人 皆 有 惻 隱 之 心 皆 有 羞 惡 之 心 皆 | 心 即 道 安 親 乖 殊 聖 賢 非 有 餘 愚 鄙 非 不 足 何 |
|--|--|--|--|--|--|--|--|--|--|--|--|--|--|--|--|

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
 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
 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雜說簡嘗親聞先生之
 言自謂其童幼時聞人誦伊川先生語自覺若
 傷我者性質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破學者於
 窘宅開聖道之夷逾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說
 於胷中持萬說於胷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
 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
 百川之東矣簡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
 簡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
 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
 天地日月鬼神同王令君有大因邑人崇敬二
 君子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簡為記
 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簡雖無所似灼知
 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人心不容穿
 鑿其說以惑來者乃起敬起恭而書其略云

冬十一月王有大帥邑寮來祭前哲知言衆所

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軻齊獻替心齋切

九日壬申奉先生之柩葬于延福鄉朱陂之下

距妣饒氏孺人墓為近一云葬于鄉之永興寺山

門人奔哭會葬者以千數詹阜民祭文略云天

以淑其徒爰暨子思須臾不離孟軻親受厥緒

是承卓哉先生能自得師玩其遺編獨識其微

探原自天立其大者操而存之造次弗舍日

固亦多術其要使人反躬務實一洗世習詞說

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之善端既著日用不窮

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楊簡祭文

略云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然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

俯察乎下先生蹟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易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先生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敦思

袁燮祭文

略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排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

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克乃號於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茲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曾先生教之如橐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

足履視明聽聰式全其大不淪
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云云

傅子雲祭文

略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

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沒學絕功利
橫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
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濬哲
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
或啓于家訓或得于羣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
辨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會歸于有極始信
夫良知良能降于上帝可久可大道實簡易儻
正偽之不辨而先後之舛施則已私之是憑豈
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
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流世論一
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多
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

非而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
 吾先生即同辨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
 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
 納諸溝斯學斯志魯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孤矢不
 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
 遂今則息矣莫大於厝夜觀星象莫神於易畫
 索著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
 矣問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
 云矣云

周清叟祭文

略云天為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
 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繞繳而

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
 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

包遜祭文

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微
 先聖秘先立其大須臾不離口累月

積仁熟功熙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伊之任幾聖之時包揚作先生贊云辭莫蝕其會當一正割百家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紹熙五年甲寅春二月十六日楊簡狀先生行末

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安得而知之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亦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舌所能贊述所略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也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貴溪宰劉啓晦建翁立先生

祠于象山方丈之址

自立祠後春秋致祭惟謹臨江章茂獻為記宰朱文

公門人也於是先生門人約以歲正月九日登山會祭

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先生長子持之伯徵編遺

文為二十八卷外集六卷乙卯楊簡序

易姓

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偽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

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為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叙如右

開禧三年丁卯秋九月庚子撫州守括蒼高商老

刊先生文集于郡庠

跋云洙泗之教憤悱啓發鄒魯之書困衡作喻此學久矣

無傳獨象山先生得千載之下最為要切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黃鍾太呂發達九地真啓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游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為州鄭卿愧於簿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儻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知其所不必忌其為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衍季悅編遺文成傳子

雲序

略云先生生於孟子没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偽雜揉朱紫淆亂之時乃能獨信

實理而不奪於浮偽精別古書而不惑於近似

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故一

時趨隅以聽者莫不油然而悟良知良能至明至

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

與堯舜可為不自棄自暴之志回視曩之蔽於

支離浮偽之說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

而灼見夫在荆棘泥淖者之為陷溺也蓋先生

長於啓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

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既没

斯道之任在已病浮偽之害正渝實救焚拯溺

如已隱憂撲燄障厥功彌大故民彝帝則

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闡於世云云

一ノ卷之三十一

十二

九月戊申江西提舉袁燮刊先生文集自爲序

云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徹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而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歧望聖賢如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

秀

皆足以敷縈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
 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
 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
 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
 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
 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爨識先生於行
 都親傳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
 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
 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歟先生之
 沒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申猶在敬而觀之心
 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闕略先
 生之子持之伯微衷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為
 刊于倉司流布寢黃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
 遍言近而指遠雖使聖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
 茲其所以為後
 學之師表也歟

東澗湯文清公醵湖祭文

嘉定八年乙亥冬十月二十九日奉旨賜諡初嚴

請諡到狀云故荆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
為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千百輩
今其遺文流布海內人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
蓋其為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偽揭諸當
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
向者視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乃今知與我同本
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
病先生之功偉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
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謚號未加識者謙焉云
本州備錄申聞乞指揮施行至是奉旨賜諡

嘉定九年丙子春三月十七日宣教郎太常博士

孔熯議謚

議曰學道以聖賢為師聖賢遺言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

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

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

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

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閫

域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則又恭而安皆取

諸此也自軻既沒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徇

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

卒付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脩明其學及求諸

已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

而有功於名教者與公生而頴悟器識絕人與

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

原不為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

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

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心之大者則

孟子言行錄卷一

十一

其小者不能奪信能如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向既定明善克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逮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所見夫吾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已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禦護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途如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繇其推是學以為文則辭達而不事乎雕鏤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爾工施是學於有政

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寮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疑帶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學乎抗志弘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乎謚曰文安於義為稱

謹議

冬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考功員外郎丁端

祖覆謚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之盛者也夫六經厄於秦而士以

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是誇
 先王之道德陵遲甚矣至於本朝伊洛諸公未出
 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
 詩之二南記禮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
 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
 義理之學為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
 物之要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
 原始暴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
 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
 起之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
 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牛角時聞誦伊川
 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
 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又長而與朋友
 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
 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
 皆本於自得天資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

類

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
天性者惜乎不能盡以其所學見之事業立朝
僅丞監旋卽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
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
迂闊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
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政處事實
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循乎至理
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千
百一人一人而已奉常諡以文
安誠未爲過博士議定謹議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諡文安撫州

州學教授林恢告祠堂賜諡文

云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躬

行著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屬者諸生請諡郡聞于朝訂議太

常諡以文安聖天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諡文

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揚厥旨以覺後

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列聖相傳明若斗極自軒之亡異端藜塞公實任道季開東明排斥浮偽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牧民時稱循良天不憖遺山頽木壞惟有文辭方冊是載幸公門人佩訓不忘請謚易名達于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爰賜嘉名世世烜赫象山之學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之光

九月甲子袁燮作金谿邑庠止善堂記

略云乾道淳熙

聞象山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歸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以答告學者皆

日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
翕然推尊而其教尤著於所居之金谿今邑之
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
耻為世俗之學蓋其源遠矣

理宗紹定二年己丑夏四月江東提刑趙彥忱重

脩象山精舍

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

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陸先生云胡不
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觀
先生與學子拈有反思自得及而求之之訓有
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學是未
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
二字禪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山
空屋傾將遂湮沒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
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

日思乃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深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流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己亥江東提刑袁甫廣微

建象山書院于貴溪之徐巖先生祠侑以勸敬

仲袁和叔

初先生本欲創書院于山間拜命守荆而不果至是袁憲奏建書院以山

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陽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已向亥傳季魯聞而譏之曰書院為講古習禮之所而先聖先師北面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然已申聞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

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
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興正學山之旁近爰咨
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邈山峯環峙
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
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
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
問之大致嗣先聖之遺響警一世之聾瞶平易
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
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
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內
事與分內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
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
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
廬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
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俶
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文

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人
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
成買田
養士

冬十月已未袁甫刊先生文集

略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

刊于江右甫將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
本以惠後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
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夷莫非
大道是謂精一所謂彝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
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
神之情狀先生常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甫
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寡過未能先
生之道大矣奚庸贅述姑誦所聞附于卷末

十一月朔袁甫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告先

聖文

云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即道有宋知荆門軍陸某獨能奮

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開教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祀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惕然大懼遂卜地於貴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職守攸縻弗皇躬詣祠下心以告矣

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

云

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先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咸集

溢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
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其親者既已
格共子職而伯叔之間自為師友梭山復齋皆
為一時文人而先生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
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為師發明本心嗣續
遺響以大警後學之孽蹟天下以為真孟子復
出也言儒釋之異趨謂釋氏為私吾儒為公釋
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綱常所關尤為之反覆
致意泊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業
斯世深望焉而媚嫉者沮之雖一斥不復浩如
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為堂長主教遠近學者
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脩書院之外左
方廢寺之法
堂以處之也

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

以尚書省劄壽
諸石後浙憲陳

頃和仲跋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秘開警羣迷迺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于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楊先生索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轟于以昌我宋文明之治云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袁甫作象山書院記

略云

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既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教易名文安庸示褒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索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遐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

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
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秋七月辛未日金谿宰天台陳詠之建象山書

院于邑治之西傳子雲記初二陸先生祠堂既

高爽乃連薨建書院買田養士申臺郡禮請傳
季魯主教以發明先生之學始至講道聽者甚
衆士風翕然向善記略云象山先生稟特異之
資篤信孟子之傳虛見僞說不得以淆其真奪
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
有無支離繳繞之失而有中微起痼之妙士民
會聽沉迷利慾者惕焉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然
就說膠溺意見者疑然正反莫不知足自知仁
足自守勇足自立猶出珠壁於泥淖而濯之清
泉脫鴻鷗於密網而游之天衢挾浮雲之翳日

以開東明而有目者快幽隱纖微之覩也豈天
以啓悟斯人之徒俾先生微覺其天與之善非
有讖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速之效固若是耶惜
乎天嗇之年志旣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見往
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
著誠息僞興起人心亦可謂有光於孟氏矣

理宗皇帝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旣望泉使陳璘

刊先生語錄自爲序

云孟子沒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擬然

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
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羣心詔後學其教不務
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
塵破意見之窻使聞者渙如濯如知知之心之
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
丘阜之嵩華歟頃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茲滿

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治道由書院瞻
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
入梓咸以為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銀勒焉或謂
頃日近世儒生闡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搜
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子之所得不
甚解約乎頃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
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錄而刊猶
以為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
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
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青田陸氏
來自邯鄲

其四世諱道卿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於家
家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
素無里產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
總家務次九叙治藥療次九臯授徒於家塾以

東脩之具補不足率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
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於貴溪之應天
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
彬乎儒門州縣以其義聚謹具表進

淳祐二年壬寅秋九月勅旌陸氏義門

皇帝制曰
青田陸氏

代有名儒在謚典籍聚食踰千指合爨二百年
一門翁然十世曩微惟爾能陸族之道副朕理
國之懷宜特褒異勅旌爾門
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

青田義門家長陸冲進謝恩表

十世義居旌表
已頒於廊廟九

天申命勅書復昇於門間乾坤之露澤新承里
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臣聞脩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
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謨以來至

我宋彭氏程而下懷終始羣居之義乃荷蒙聖
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先知
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既以千
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奎之間詩禮相
傳褒殮合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
垂却邑爭先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
恩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需
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處唐
虞之治比屋可封土遵洙泗之傳里仁為美遂
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
聖益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
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云

淳祐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門閭

初淳祐五

年九月漕使江萬里奏撫州金谿青田陸氏義
居十世閨門雍肅著于江右是為淳熙名儒文

達文安之家揆之令典蓋表宅里以勵風化里
士合辭以請于郡郡下之邑耆老子弟具以實
對越三歲未報後漕使曾頴茂再剡上事下有
司考狀諏律僉謂宜俞所請於是丞相白上可
其奏是日命始下撫州守趙時煥大書曰
道義里曰旌表名儒之家令刻石于門

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恢撰旌表門閭記

略云

門閭之高不惟其人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
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
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
以師表一家大學知至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其在是矣陸
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

立更剞祠堂增葺書院

初三先生祠與槐堂處乃命王宰以七月六

日鼎新祠于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焉記略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祠于學宮者其風化之所繫歟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宁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

秋九月葉夢得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

于郡學之東以袁燮和叔傅子雲季魯侑

淳祐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恢撰三陸先生

祠堂記

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

無而僅有歟梭山寬和疑重復齋深沉周謹象

山光明俊備此其資也固皆近道矣若乃論其

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篤信聖經見

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

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

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大志浩

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

為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

大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

惜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脩整備

禦湖寇之侵執紀綱肅而橐弊之悉革誠意乎

而人心興起然而為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

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

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

祠堂記

二十一

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
強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
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
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
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
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彼世之以虛
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已就實以
課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
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
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
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已之妙其
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已者信也由善信而克
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
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
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
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

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
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避爲善之任者非敢奮
一旦之決信不敏之意而徒爲無忌憚大言也
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
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
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
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采學者輻輳先生明於
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
其膏肓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爲多
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
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
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辨歟且道義之門
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立異門戶乎故其說
曰宇宙卽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曰學者惟理
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魯
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

戶與人爲私尚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
隱適天地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已人與天
地竝立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
生之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謂之別
爲一門何耶釋氏之說自閔闞以來無有也豈
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
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
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爲中正道
無復有毫髮之遺是者矣曰方士禪伯真爲太
崇無此迷唐則無滿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
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說亦明矣而或者
指以爲禪學又何耶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
考究磨鍊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際終
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候以考曆數
因笛聲以知律呂復齋嘗問其用功之處則對
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日所明

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窮於方冊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爲學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爲學卽是讀書而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反說爲證以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虛說爲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常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已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順此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爲教哉抑或謂其惟務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曾不知其有曰惟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而禦之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者則如彼

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謂其惟尚捷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魯不知其有曰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其嘗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卽此是實學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矣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略見於秦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圓活混浩流轉見其所造深而所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荆門惟其以正人心爲本而能使治化孚治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答筮不施雖如吏卒亦勉以義此乃識者知其有在於刑政號令之表而周文忠

以為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
 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
 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又暫
 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
 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年聖
 域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
 用非曰小補者亦其所優為也孰謂其年僅踰
 中身而止知命哉迺其旨與梭山未同者自不
 慙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
 是其說於魏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
 善之持則亦無間然矣逮論其文則嘗語學者
 以窮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
 之不進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
 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梭山諱九韶
 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諱文達象山諱九
 淵字子靜諱文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

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
之公卽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
趙與翰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肇造
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四直舍又
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地地外有竹竹間
結庭內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
嚴事之禮歟左侑以袁公燮以其爲先生之學
而嘗司庠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侑以傳公
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學焉是學且
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傳公之傳而山者也
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
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二ノ多レ公上
三ノノ

象山陸先生年譜卷下
終

文安陸夫子沒門人高弟日遠而年譜猶缺友人
李子愿恭伯始哀彙歷年相與討論稍備然未敢
定浮湘至衡得劉君應之嘗從傅曾潭學者栢純
父游聞象山語恨莫得詳見是欣然悅亟請傳於
來世愚謂時多尚談說而文安教人務在朴實自
求故希專門者或且隨聲是非盍徐待其定應之
對曰人心大同若此及覩是編可百世俟聖人而
不惑遂題其論反復叅訂質諸先覺遺老以成其

美志豪傑之士聞而興者殆將有考於斯文應之
名林其先代陽朔人今居南嶽趣尚古雅併識其
後寶祐四年丙辰孟冬朔後學南城黃應龍敬手
拜書

道無在無不在也陸安文公曰建安無朱元晦青
田無陸子靜朱文公曰南渡以來理會著實工夫
者惟某與陸子靜而已道果二乎哉皆所以明孔
孟之道也特在乎學者會歸而自得之者何如爾

朱文公文集年譜久矣竝行陸文安公雖有文集
而年譜獨闕焉寶祐乙卯秋中因訪諸令君黃立
軒欲搜遺文以補其闕而立軒出示李君所集藁
本適契此心細加校定刻於家塾始於是年之冬
訖於丙辰之春僅成全集以與學者共欲觀朱陸
請質譜後學劉林拜手書於卷末

右象山先生年譜一卷爲當時門人所集弗傳於
世久矣應祥巡歷撫州謁先生墓得抄本於其後

齋訛闕漫不可讀乃取諸家文集語錄命新建學
生齊昇校正之遂刻焉夫世之論先生之學者不
曰太直截則曰近於禪以故凡先生之書皆置而
弗看以愚觀之先生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者非
先生之言也孟子之言也而槩以直截病焉則孟
子不足法歟先生嘗與王順伯書曰儒者雖至於
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
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則先生於儒釋之辯可謂

嚴矣且所謂禪者以虛無寂滅爲樂無所事事者也先生在勅局治荆門其施爲明效亦略可見禪者固如是乎是蓋未嘗細讀先生之書而惑於傳聞者之過也學者試取是書而虛心以求之當必有知先生者矣嘉靖甲申秋八月朔旦後學吳興顧應祥謹書

| | | | | | |
|--------------|--|--|--|--|--|
| | | | | | |
| ノミ ト ニ | | | | | |
| ニ ニ | | | | | |

重刻象山先生年譜跋

道統之傳有自來矣肇之唐虞堯以是傳之
舜歷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孟軻沒不得其
傳焉有宋象山陸氏起于千五百年之後而
學先立大實繼孟氏而得其傳者後世不得
其說互和雷同詆之爲禪其亦無足怪矣姚
江夫子爲之辨之旣又釐其全書刻于荆門
以俟學者之自擇其有功於斯道也猗歟休

哉中丞吉陽何公得緒于姚江者也來撫江
右慨然以明道開來爲己責以金谿爲先生
梓邑其成書刻于郡邑者已就湮誤頌之荆
本命相刻于是邑視姚江之功一也然年譜
一書又先生終身履歷之詳前刻未備者相
乃爲之重刻而與學諭劉君應魁司訓胡君
良璠張君汪暨諸生劉初孔東儒王救辜彥
卿黃文豹詹鷄葦校其舛訛詳其提分以爲

成書噫後之學者不必觀其全刻而以此求之則亦可以信道統之有在而於學也其庶矣

嘉靖己未九月甲子知金谿縣事後學晉江張喬相跋



ZW 21181888772571

S
K82-64
17(30)

象山年譜跋
畢

ノ
ミ
ニ
三
言
ノ
一
五
二
一